



# 轉變



洪



一千九百二十年夏天。頑固的中國的一個農村。村離熱鬧的S埠，約莫一百里的光景。未經騷擾的平靜佈滿全村。中午，炎陽驕照下的沉默，悠悠沉沉地像未經人類踐踏過的 *Dismal Land* 一樣。村外池塘，水草照着細長的影。一個肥的螃蟹偶然用牠的巨螯銜着這柔細的草葉一下，兩下，便又匆匆地蕩到他處去了。

村裏的狗因為太愛靜了，所以大都埋着頭睡；只有一隻有點英雄慾望的

癩皮狗在那兒揚着頭狂吠。母雞許多垂着兩翼，把頭鑽入翼裏面去。全村只是被沉默佔領着。

在這村裏，有一家中戶人家。家主是個小商人。他有人生所應有的一切工具，——老妻，兒子，住屋等等。他的住屋是坐西朝東，一廳二房，左手旁毗連一間廚房。

這時，在這毗連廚房的一間房中，有兩個青年男女在依偎坐着。這男的約莫是二十歲的光景，瘦稜稜的臉龐，顯然地爲情慾所激動而漲紅。他的態度很斯文，一眼便可以斷定他是個多愁善感的人物。那女的，年紀好像比他輕了一些——約莫是十七八歲的樣子。她的身材稍爲豐滿了一點，一雙媚眼，十分迷人；她的像櫻桃一般的小口時常溢着一種嬌怯的微笑。她的態度好像浮士德劇中的瑪甘淚一樣，全身都表現着貞靜而蘊蓄着的美。她穿着一

在農村中流行的深藍色洋布衣服，臉色像桃花一樣嫩紅，髮漆黑而散亂。

他和她同坐在一隻廣不盈尺的小木椅上。小木椅前擺着一隻尺多來高的木橈。那木橈的面積約莫一尺見方，是他們所共有的書床。這床上放着一份筆墨紙硯，那男的肉貼肉地坐在女的後面搭着她的右手教她寫字。

這種功課，大概他倆都還感到有興味吧。那女的時常轉過頭來向着男的望，兩人的臉上都溢着甜蜜而羞怯的微笑。男的頭部幾乎全靠女人的肩膀了，他的兩隻灼熱的眼睛儘睜着女人的粉頸發呆。他有時因此失神了，拉着女人的手在紙上畫着一條大蚯蚓，引得彼此都笑了。全村是籠罩在靜默裏面的；他倆也是籠罩在密脈的，陶醉的，不能透氣的混亂狀態裏面的。

「叔叔！這樣學習下去，不知道到那個時候才會白手寫字呢？（白手，不用臨摹，不用被人家拉着手寫的意思。這是他們的方言。）」

『嫂嫂！很容易不過的！包你一兩個月便可以成功；因為你是個格外聰明的人呀！』

『聰明？我才是蠢貨啦！叔叔！我因為生長在鄉村裏面，而且家境平常，沒有得到讀書的機會，真恨煞哩！哎喲！叔叔，我在我的鄉間有時看見一二個從城市出身的女學生，她們又活潑，又伶俐，真羨慕哩！』

『這只是環境問題；她們因為有錢而且生長在城市，風氣開通點，故此得到讀書的機會。因為得到了這種機會，便可以活潑，伶俐些起來了。可是，我所說的是聰明的問題；我覺得她們像你這樣聰明的，實在很少呢！你如果和我這樣在一塊兒學習下去，包管你不用幾個月的工夫，便自己會寫字會看書起來了！』

『真的麼？叔叔！』

『怎麼不真！我在城市間讀書，總算馬馬虎虎的認識了幾個女學生，但是她們像你這樣聰明的，實在一個都沒有呢！』

『可是叔叔不久便要到外面去了！誰又會來教我呢？』

『唔！』

『……………』

這是他倆在這功課中的對話。

這男的名叫李初燕，是這中戶人家的家主的兒子。他是C縣G中學畢業生，——這暑假前剛畢業的，——回到家裏來，日常在預備應大學考試的功課。他的家不很有錢，他讀書的用費雖然節省得很，但仍然是時常要捱他的老子的毒罵的。……

這女的名叫秦雪英，是李初燕的二嫂嫂，——是他的二哥的繼室。她是

一個農家女，她的家距離這農村不過五六里路遠。她嫁給他的哥哥不過七八個月的光景，還是一個新婦呢。

李初燕的父親年約五十餘歲，名叫李繼孔，是個前清的不第秀才；他的身體很高大，臉上的表情，像前清的武官一樣。他的思想，性格，行動，不失是個拘滯的古君子的模範人物。他的母親的年紀和他的父親一樣，是個虔誠，慈心，善於操勞的婆婆。他有兩位哥哥，大哥比他大十歲，二哥比他大六歲，他的大哥是個好心腸而放蕩不羈的人物，他的二哥的性格比較溫和勤謹得多，心腸亦是很慈善。他的姊姊比他大兩歲，已出嫁了，她是鄉村間的最美麗和最能幹的一個女人。他的小弟性格蠻野得很，年紀比他小四歲，現時在高等小學唸書。

他生長的這個農村因為離S埠和C縣城都很遠，交通又是格外不便利，



（因為牠四面都有溪山障隔着。）所以民氣閉塞得很。這兒的居民，大體上還是保留着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的上古時代的淳樸風尚，雖然實際上他們已經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兩重壓逼下掙扎着，呻吟着了。

他和其他的村童一樣，在泥濘的，不潔的，幾乎凍餒的狀況下面養活起來。——他的家境現時才比較好些，兒時實在貧寒得很。——他的皮膚和筋骨都和其他的村童一樣的在風霜，雨露，烈日裏面煎熬過，炙煉過。他現在雖然是因為受過中小學的教育，態度比較斯文一點，但骨子裏總還有一點『野性』。他的質樸的，粗糙的，率真的，*Rude and Rustic Manner*，在他的整個的 *Personality* 裏面，還佔了一個重要的位置。

九歲以前，他鎮日跳着，滾着，叫喊着，鬥打着，就和一隻小猴子一樣。九歲至十三歲，他在私塾裏面唸書，成績比較還不壞。他很聰明而且很

肯用功，他的塾師們都稱讚他是個好孩子。

他是個兩重性格的人。一面他是柔和的，怯懦的，怕羞的，服從的，孝順的。另一面，他却是急躁的，勇敢的，不顧一切的，反抗的，叛逆的。這種性格在童年時已經約略可以看出，不過並不至於十分明顯罷了。

前一種的性格是他表現出來的性格；後一種的性格，却是他潛伏着的性格。他兒時為一般人所稱許，大概也是這個原因吧。

十四歲至二十歲這個期間，（他的父親比較發達了，他在○縣城裏面開着一間小雜貨店。）他在○縣的中小學受足七年教育。他在學校中，時常是個受儕輩敬仰，受教師看重的學生。因為他的學問很不錯，尚且性情，脾氣都好。一方面因為他受了童年樸厚的環境所溶化，一方面因為他的 *Parental* 德性的遺傳，所以他直至中學畢業這個時代，人家都稱呼他做道學家。

他是個早熟的人，他在十歲時，便以為和女人一起睡覺一定是件微妙不過的事情。但他當面看見女人時，卻很怕羞。他很少把女人正視過，因為那樣看法，時常使他的脈搏跳動得太厲害。他慘澹經營的想和某一個或某一種女人見一面的時候亦很少，因為他頗能節制。他的道學家的名稱，大部份原因也就是起於此的啊。

他是個多情得了不得的人物，但他未嘗向任何式樣的一個女人用情過，這當然是因為他的環境的關係。他的十四歲至二十歲的年華完全在一種陰暗的，嚴肅的，駭怕的，傷心的狀態裏面淹沒了。他把他的活潑，天真，稗氣，完全消磨在他的父親的監視之下。他在C縣城肄業中小學時，是個走讀生；他跟着他的父親在一間不透明的，愁慘的雜貨店裏面住足了七年。

他的父親篤信五行，八字，風水；對於新式的教育完全外行，不了解。

但他的自信力却是強得很。他認爲自己的學說是對時，別方面的人便永遠沒有道理可說。他給他的兒子讀書的見解也是特別得很，他不是希望他升官發財，更不是希望他怎樣得到新教育，他只是以爲他的命根太苦，要把讀書折磨他！因爲他的五行和八字都壞得很，他的父親相信他一定沒有福氣，故此對待他特別不高興。

他的父親自然很看不起民國。他很有些亂邦不入，危邦不居的感慨；但因爲沒有法子想，只得在這民國的旗號下住下去。他對於學校的制度完全不贊成，他始終還是不能忘情於科舉。不過，他因爲住在城市久了，也懂得一點時髦，因此便給他的兒子入學校讀書去。但，他千番囑咐，萬番叮嚀，都是要他的兒子能夠遵守孔孟之道！

李初燕不知在那個時候，變成一個多感善哭的孩子。他時常給他的父親

痛罵，當前不敢則聲，背後總是偷偷地抽咽，一抽咽就是好幾個鐘頭；或者更在被窩裏灑了通宵的眼淚。因此，他在他的父親面前總是嚇得變成一個傻子，由他的父親擺佈。他的父親因此更加看不起他，有時簡直把他當成一個白痴。但，他因為孝順得很，因此，他在家中，大體上也還得到一個好兒子的名稱。

他不怕皮條，不怕鞭尺，因為他的皮膚和身體都是很結實的。他最怕的是當他的父親的脚步聲一步步走近他的身邊，那些脚步聲好似一柄劍，鋒利異常地插向他的稚弱的心靈上去！他最怕的是當他的父親站在他的面前，粗而長的眉毛，有威稜的雙眼，緊咬着的嘴唇和牙齒，憤怒的神氣，像雷霆一樣的聲音；這樣罵着：『逆子！呸！氣死父的！呸！呸！』當他得到這樣責罵時，像萬箭穿心一樣，一股熱氣從他的足心，經過臟腑，一直透過他的腦

門！他的臉上變成青白色，他的眼淚濛罩着他的眼睛。在那幾個剎那間，他覺得比死或者比入地獄還要痛苦！自尊心，高傲性厲害得了不得的他，要是受到他人這樣作踐他時，他一定會即刻走上前去和他決鬥的。但，……在這樣骨肉間，他有什麼話可說呢？他待向誰人告訴他的不幸呢？……

在學校裏面，他是個高材生，是個有學問，聰明，能幹，勇敢，和善於談吐的領袖人物。他的態度是多麼和氣，但不至於失了尊嚴；他的性情是多麼溫謐，但不至於惹人輕視。教師們和校友們都說他是個多麼有希望的人材啊。

在這種矛盾和兩重人格的狀態下，李初燕度過他的二十歲了。他從未嘗和一個任何式樣的女人戀愛過，他雖然多情，可是他的情只是含著，含著，未嘗濫用過一次呢。但，他的父親說得不錯，他這個人真是永永沒有福

氣的啊。他在去年寒假回家時，遇見了他的嫂嫂了！他遇見他的嫂嫂秦雪英了！

他倆一見面便暗暗地相愛起來！她生得怎樣美麗啊！在李初燕的眼中，她像一朵幽花，像童話裏面的女仙一樣。她喜歡穿一套紅色的外衣，那外衣貼肉地披在她身上，不知增加了她多少婀娜的情調。她行路時的姿勢，說話時的姿勢還是稚氣的，任意的，不費力的。她雖然是人家的媳婦，但還留下些女孩兒的氣息。

他和她相見後的確相互地愛起來。但，這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體啊！他的理智告訴他說，他不應該和她戀愛。但他的痴情的，內在的心之叫喊，却時常使他陷落下去。……

他和她相識後，簡直是天天站在斷頭臺之前了。他自然是不敢想佔據

她，不敢和她太親密；但他的耳朶裏留下來的只有她那比音樂還要諧和，還要美好的聲音。他的鼻孔裏粘着的只有她那比玉蘭還要清甜，還要銷魂的肉香。他的眼睛裏攝取着的只有她那比仙子還要佳麗，還要可愛的情影。他的夢魂裏記着的只有她那比慈母還要體貼，還要周到的慧心。他的確是醉了，但他同時仍然很清醒。他和她的關係，好像在萬仞的巉巖上在貪看着眼前迷人的風景，再進前一步便會跌入無底的深潭去一樣。

在這個暑期中，他和她相處十多天了。他住在廳上，她住在房裏，兩人相隔的只有一重牆，這一重牆又是有了橫門可以相通的。他的兩個哥哥都在城裏的店中做生意，一個月回來不過一二次，一次只是一天半天。他的母親有許多時候到鄰家去了，或者在巷上做她的日常的工作。因此他倆放膽談話的機會多得很呢。



有一天，她和他兩人都在廚房裏面坐着。她坐在灶前煮飯，火光熊熊的照耀着她的面部和全身，這使她愈加活氣，愈加輝煌而美麗。那是午後三四點鐘的時候了，狹長的巷上閃着黃亮亮的日影，瓜棚上的瓜葉在微風裏掠動着。從這廚房裏望出去，只見了一角晴碧的天，天上正飛着一朵朵的雲影，那些雲影像棉花一樣的柔而且白。

『叔叔！』她說，手上正拿着鐵箝在撥動着灶裏的火，身上圍着一條圍巾，——這是在煮飯弄菜時慣圍着的，——眼睛緊緊地望着他。『做人家的媳婦真是不容易呀！』她的眼上忽然罩着水點，這些水點像露珠一樣瑩潔，一滴滴爬過眼眶，在她紅霞般的兩頰上滾着。

『嫂！……』李初燕說，他手上執着一部納氏文法第四冊在看着，身上穿着一套白洋布衣褲，坐在一隻半尺來高的小椅上。他的面貌很清瘦，眉眼

間帶着一些清怨。他說着這個嫂字是用氣力說出來的，他的臉上因此漲得通紅。他是個幻想力很強的人，他時常張着眼白天作夢。這時候，在他的想像裏，他是臥在千株桃花之下，正和一個少女在調情；那兒人蹤不到，也無禮法，也無名教的。

「唉！……」她嘆了一口氣，嬌怯怯的唇上微微翕動着。

「嫂！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叔叔！做人家的女兒，天翻地覆都可以不管；一天從早到黑都自由自由。我的父親，母親又都很痛我，我便任性些兒也不罵我。在家中我鎮日有說有笑，有玩有鬧；我自己住着一間房子，白天二三個跟我要好的姊妹都來伴我。我們都說不要嫁哩！嘆！誰知這幾年來都嫁出去了！自然，我還算好，嫁到這兒來；有吃，有穿，丈夫也不是怎樣痴呆，比不上人家的。她們

可就悽慘了！唉！……』她站起身來，在看鍋裏面的米羹熟了沒有。過了一忽，她又坐下去。

『她們出嫁後沒有一年半載都死去了！有的走去跳溪！有的走去懸樑！……唉！所以我說做人家的媳婦很是不容易做的啊！』她說到這裏，眼上又是濕了。『便拿我自己來說，這種生活又那裏不是很難過呢！媽媽時常罵我懶惰，我也不知道要怎樣做她才歡喜我！你的哥哥，他只是記念着他的死了的妻，他對待我終有些不滿意的地方。我的姊，——二哥的舊妻，——的父母對待我亦很淡漠。實在說，他們很不高興我哩。唉！做人家的媳婦真是不容易做啦！』她把頭俯在她的手腕上，抽咽着。

李初燕想撲上前去擁抱着她，想把她澈心澈腸地安慰一陣。他想向着她這樣說：『雪英！我們一同逃走吧！我們一同逃到人蹤絕滅的地方去吧！你

也不必再做人家的媳婦了！我也不必再做人家的兒子了！我們手攜手地離開這污濁的人間，到天上去吧！……」

可是他終於沒有這樣做，沒有這樣說；他實在是沒有這樣的膽氣啊！

她是個農家女，一個字都不認識；李初燕便開始教她讀書了。這種功課給他們多少接近的機會啊，他們從此真是耳鬢廝磨，親密個了不得呵。……

這午，李初燕又在教着她寫字。他因為和她坐得太近了，他的心便格外震得厲害。

——豐滿的乳部！豐滿的臀部！腿腰間的曲線！——李初燕一面教着他嫂嫂寫字，一面在偷看着她的全身，他的頭腦有點發暈了。這是一個來得太厲害的刺激，他幾乎想把她扭轉過頭來接一個長時間的吻。

——髮的香！脂粉的香！從女體發出來的悶膩膩的香！——他想避開

她，同時他想佔據她。

『唉！我若是和她……是多麼幸福喲！』

『魔鬼！狗彘不若的禽獸！』暗地裏似乎有一種聲音在叱罵他。恍惚間似乎有一種鬼影在癡笑他。他的理智斷不容他有這麼壞的念頭。他的精神上經過一度劇烈的掙扎，面上都漲得通紅了。但，他卻故意地表示出一種從容不迫的態度離開她，站起身來了。

『叔叔！』他的嫂嫂向着他笑着說；『這個入山深淺去的深字終是寫着不像樣，請你再教我寫過一個吧！』

他的幾分鐘間掙扎着的結果，又歸失敗！他又繼續地坐在她的後面去教她做着這種有興趣的功課了！

初燕和雪英愛好的狀態，家庭方面並不給以什麼告誡。一方面因為他們似乎還能夠以禮法自持，一方面因為他們偶而有了太親密的舉動時，旁人並未嘗注意到。

『春天的花，含笑含羞，是美的象徵，是愛和力的總和。她能使宇宙一切美化，歡樂化。當她特別把美照到牧童的額上，把愛和力送到牧童的心裏時，這牧童不得不為她陶醉！』初燕和雪英有些過乎叔嫂部分的親熱時，一方面自己覺得十分痛苦，一方面默念上面這幾句話，強自慰解；這幾句話當然是他自己發明的。

這晚，初燕的村中演着一臺鑼鼓戲。母親和嫂嫂都到戲場去了。好靜的初燕，托故溫理舊課，單獨地留在家中。門外瀟瀟雨下，一天漆黑。牆外的草蟲，——他的住屋的牆外是一片曠野，——似乎也感到寂寞，開始在喊出牠們的心聲來。水溝上一條臃腫的蚯蚓，正在蠕動着，一種笨拙而孤獨的樣子，令人發笑。黑色的蝙蝠在巷裏飛來飛去，倏忽間又是不見了。雨聲，蟲聲，黑色的蝙蝠，臃腫的蚯蚓領導下的夜景，十分淒清。這時候，預備全身的力量去和夜的寂寞對抗的，全村上怕只有初燕一人。

對着一燈如豆，人影像巨人一樣高大的他，這時還是挺着前胸，高聲朗誦。他把一陣陣襲來的寂寞都打退了，最後，他像百戰歸來的老將，感到疲倦。他把燈吹熄，靜坐一忽，便偃臥榻上。於是寂寞的大陣，又向他百般襲擊。他這時已是無力迎敵，不久便變成寂寞的俘虜了。簷際，屋角，依舊掛

着雨聲。夜漸深了，寂寞之心也漸悠沉了。

在這樣百靜之中，他忽而從寂寞裏感到性的苦悶；像夢遊病似地，驟然離開睡榻，站起身來。他像做着一件不可告訴人的事一般地，躡足走入他嫂的房中。他在黑暗中立了一忽，全身的血都沸了。他覺得他便要暈去。過了一會，他便摸摸索索地，在梳粧檯上摸了一盒火柴，擦了一下，把燈點亮着坐下。和他嫂共坐的那小木椅，那書床，和那寫字簿都在他眼前躍現，越發令他覺得難捱，他把各物擁抱了一會，深深地吻了一遍。他的眼睛裏閃出火來，他的心不住地在跳動着。

『啊！啊！我這個時候，簡直變成一隻野獸了！我完全給痴情和肉慾支配着，把理性全部失去了！唉！……』他嘆息着。

他想冷靜一點，把手按着他的心，把頭掛在一隻小書床上呆坐了一忽。



可是，他的全身只是發熱，他的腦神經只是紊亂得很；無論如何再也不能鎮靜下去。他帶着一種犯罪性和自縱性在這房裏面滯留着，不忍離去。

他走到鏡檯前去，燈光下，照出他自己的痴獸的面孔來。

——鬆亂的頭髮，像文學家一樣鬆亂的頭髮，像 Julius Caesar 一樣廣闊而有力的額；像女子一樣的一雙含情含怨的雙眼，的確是美麗得有誘惑性和吸引力的雙眼；雙眉像兩柄利劍，倒有點英雄氣象；他的鼻很高，——當然沒有像白種人一樣高，——因此他的面部不至於太平坦；他的耳朵和他的鼻成了一個平行線，很是勻稱；他的唇，朱紅；齒，潔白。他的整個面部的輪廓比較瘦長；全部的表情，顯現出斯文端正。這時候映在鏡中，兩頰漲紅；他不禁暗暗地笑了一陣；這種笑分明是顯出孩子氣的，自己滿足自己的相貌的，色情狂的。

『我的嫂不至於不痛我了！一定的！』他自語着，搖搖擺擺，情不自禁。忽然又是一陣騷動，他走入他嫂的臥榻上去躺了一忽；他把枕頭緊緊地抱了一回，吻了一回。『我的寶寶！我的心肝！我的肉！』他亂哼了一陣，眼上一熱，忽然流出眼淚來。

他像中了魔似的，急忙跳出她的臥榻，呆呆地在她的榻前立了一忽，全身都在抖戰着，就好像中寒一般。他把眼睛緊閉着，靜默了幾分鐘，喊了一百聲上帝。終於用全身力量把燈吹熄，逃也似的，走回廳上他自己的睡榻上睡下去了。

是晚上十一點鐘前後的時候了，雨聲已經沒有，蟲聲却鬧得更加淒切了。犬聲亦鬧得很是怕人，好像荒林裏的吠豹一樣。李初燕這時心上仍然是跳突得很厲害，無論如何再也是睡不成的。他張着眼睛望着門外的夜氣，只

見一兩點螢火在簷角飛來飛去。他默默地唸着：

『夜深風露闌中庭，

惟有孤螢自開闔！』

天上的星像都映着鬼眼在戲謔着他。廣闊的天宇，悠沉沉地像大海一樣。他  
想在這樣的天宇上建築一座愛的宮堡，這宮堡無拘無束，任他和她在那兒度  
了豐富的，微妙的一生。

『我相信人間是沒有快樂可說的，快樂就只在不可實現的夢境裏面。』  
他對着不可測度的天宇，只得這樣想像着。

過了一刻，他尚未成眠，忽聽見巷裏有了一種女人的腳步聲。他的血卽  
刻又是沸着，因為他知道那一定是他的嫂嫂回來了。真的，他的聽覺的確是  
很銳敏，他嫂的特別有節奏的腳步聲，他無論如何是不會聽錯的。

「嫂嫂回來了！好得很啊！」他心裏即刻這樣想着；但究竟嫂嫂回來有什麼好處呢，他的確是說不出來的。正在這種心理狀態下面，他的嫂嫂果然回來了。和她一道回來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鄰婦。火把照耀下的嫂嫂，更加皎豔，她這時候穿着一套淡綠色碎花的衣褲，臉上施着脂粉，正像一朵開放着的牡丹花一樣。那鄰婦進門後，和李初燕搭起了幾句便走了。

她說話時的聲音，像黃鸝在枝頭百轉，像綠綺在夜半輕彈。她的心情像月色一樣瑩潔，像幽花一樣韻膩。她的性格有點太過狹介，有點聰明太過，不能容物的樣子。她用着一種原始的，不做作的，極懇摯的心情去愛着李初燕。她把她的一切苦痛，一切歡樂，都告訴他。她把她許多不能告訴她的父母，她的丈夫，她的女友的說話，都告訴他。但，她的態度是純潔的，天真爛漫的；她的態度斷不能說是有罪的。不過，她的一顆血紅的，熱烈的心，

時常在夜闌人靜時偷偷地爬到他的心頭去；他倆的兩個心便擁抱起來了，這或許有點太過放縱吧！

「嫂嫂，爲什麼這麼早便回來啊？母親呢？」

「今晚的戲太沒有意思了，實在壞得很啦！我不願意看下去了，便跟着那位嬾嬾一道回來！咦！媽媽嗎？她正看得入神哩！怕不到天亮，她是不回來的呵！」

「哎喲，她老人家的精神還算不錯呀！」

他們都在廳上坐談着。他嫂這時只穿着一件內衣，把面上的脂粉都洗乾淨了。他一面和她談話，一面儘偷偷地看着她。她的態度亦是帶笑含媚，沒有絲毫羞澀和不自然。

「叔叔，你這麼喜歡讀書，連戲場前也不去走一趟！獨自個人在家裏，

不會寂寞嗎？」

「寂寞是寂寞得很的！但我的性格很是孤癖，我不喜歡到熱鬧的地方去！」

「我是——恐怕你太寂寞了，才早一點回來伴你呵！……」

「呵！呵！……」

「不知道爲什麼，在熱鬧不過的戲臺前，我老是寂寞得很！我老是在記望着你呵！……」

「呵！呵！嫂嫂！我——很——感——激——你——……」

他們的臉部都漲紅了。像豆一般大小的燈光放射着牠的軟弱的光線，無意間給一陣微風吹熄了。

「哎喲！……」

『不要緊！我找火柴去！……』

『嫂！小心點，不要給門限絆倒下去！……』

『不！這裏的路我是走慣的啦！』

——走上前去把她攬抱着吧！跟着她走到她的房裏面去，把她一推，推在榻上，撲在她的身上，把她緊緊地壓住！……嘎！魔鬼的念頭！我的老天爺！我的主！我的上帝！……——李初燕神經有些錯亂了，他亂七八糟的想着。

當一個溫柔的女體在他的懷裏擦過時，他的全身都變成冰冷了。他的全身都麻木了，喉嚨都乾渴了。

他呆呆地擠着那女體，連呼吸都沒有了。過了約莫一二分鐘的光景，他嫂再把燈點亮了。兩人都把頭低下來，不敢相視。

「嫂嫂，你困倦了麼？……」

「不！我們可以再談一會！」

他見她的眼睛裏閃着一層光波，他不禁起了一種痴想。他想要是她的眼睛化作一道長河，他願化身爲魚兒在河裏面游泳着。

「嫂嫂，我的肚子餓了！你的肚子餓不餓呢？」

「我不餓！你的肚子餓，不要緊，我即刻煮飯給你吃！」

「你自己也要吃一點才好啊！你不吃，我也不想吃了！」

「好啦！呵！呵！……」

他嫂到廚房裏煮飯去，他跟着她在她身邊踱來踱去。星兒落了，蟲聲寂了，夜已闌了。他有點疲倦了，但終離不開她，獨自睡覺去。他覺得和她坐在一處時，他嫂是他所有的，她的笑，她的鬢，她的羞怯，她的密脈，她的



一切都是他所有的。可是在睡覺時，他可就被拋棄了，他可就覺得荒涼起來了。

他倆不停地談說這個，談說那個，直至天色黎明時候還未曾停止。那些話頭在他人聽起來，或許全無意義；可是他們却是覺得靈異不過似的。

後來，在他的母親未曾回來之前，他們終於各自安寢了。他頭腦漲得滿滿，剛倒在榻上，便即刻睡去。他睡得很沉，身上好像壓着一塊石頭似的，不易動彈。忽然，在黑影裏他看見他嫂全身裸露的走來躺在他的身邊。他嚇得遍身冷汗，只是不敢做聲。朦朧間，他又好像和她定了終身之約。他和他正在談情的時候，忽然，他的哥哥在他們面前顯現了。他的哥哥怒睜着眼，手上執着一柄大刀，向他嫂嫂頭上斫去。一股鮮血即刻從她的頂門冒出來。她全身抽搐着，即時撲上他身上來。他的哥哥好像又是飛走去了。他失聲大

喊：『嫂！嫂！』即時驚醒了。

『叔叔！你着了夢麼嗎？哎喲，你剛才忽然大哭，而且叫喊着我的名字啦！』雪英站在他身邊說，她手上還持着一枝小洋油燈，態度像慈母一樣溫  
萬慈憐。他望了她一眼，幾乎想哭出來。他的臉上漲紅了，她的臉上亦現着  
一段春意。這時，天還未亮哩！……

### 三

過了十幾天，初燕的父親從C縣城店中回來。家有嚴君，情形也倍加嚴重起來了。父親的時代，是代表古典的，禮義的，道德的。兒子的時代，是代表浪漫的，反叛的，毀滅的。母親是超出時代的。母親是愛的結晶，她能

愛端正嚴厲的丈夫，同時也能愛浪漫反叛的兒子。

父親回家了，初燕當然很快樂，同時他的心頭却覺得有了一層很嚴重的壓逼。在他的父親面前更加覺得他自己是個值不得生存的人物。他的父親對於初燕近來老是住在家中的確也有點不大滿意。初燕本來打算在家裏預備點功課，月間便可赴K省城的高等師範的入學考試的。但，這時候K省城仍有戰事，這於他升學的前途似乎是一點暗礁。他的父親的意思也不想叫他升學，他老早便要他設法找個小學教師的位置混飯吃去。所以他剛回家，第一眼看見他時便這樣說：

「燕！你真奇怪！像一隻貓似的，老守在家中有什麼意思呢？職業是要自己去尋求的，牠永遠不會跑到家中來尋求你的！……」他向他說這幾句話時，臉上露着一些不屑和怒意。

李初燕鼓起勇氣，駁着他的父親說：

『你不是已經答應給我讀書嗎？現在爲什麼又要我找職業去！』

『讀書！誰要你讀一輩子的書！我老實對你講，我只能把你養大，不能把你養老的啊！……哼！讀書！』

他的父親的嚴厲的回答，終於使他沉默了。他覺得滿受了恥辱和負屈，但是不敢做聲。他知道他的父親的思想，還是『君要臣死臣當死，父要子亡子當亡』的舊得不堪的思想。在這種人的面前，那裏有什麼道理可分訴呢？他等他的父親到外邊去的時候，才跑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哭泣去。他想做人真是沒有意義的呀，社會上的人對待得太冷酷時，還可以說他們是沒有關係的人，用不着操心。只是父子間也要煎逼，那未免太令人覺得可憐起來了。

『唉！究竟父親說的也不錯！他自然也有他的道理！』他忽而轉一想，

對自己說。他這時正在僻靜的曠野上走着，那兒天雲寥寥，稼穡蔥蘢地滿佈着地面。他的鼻孔裏塞滿着一種樹林裏吹過來的香甜甜的氣息。鳥聲在蘇蔗林中吱吱的叫着，似乎在安慰着他一樣。『我今年二十歲了，雖說在中學畢業，的確唸了幾句書，可是實在是謀生乏術，衣食之費依然是要他老人家操心呀！他老人家受了經濟的壓逼，悶氣兒沒有發洩的地方，怎得不找他的兒子出氣呢？唉！我還是歇了讀書的念頭吧，我應該幫忙家庭，應該找一件職業去。……可是，我的學業從此壽終正寢了！不！從此夭折了！唉！……我覺得學業便是我的生命！我可以死，但我不能夠活着不努力去求智識！……而且，照實際說，我的家境現在也不窘，我的父親如若願意，升學的經費，終不至於感到困難的！……唉！這一層意思，還是向母親訴說的好。在父親面前，我簡直變成一個啞吧了！……唉！悲劇！我對我的父親心裏是多麼愛

敬啊，可是在他的面前，我終是不敢說話，終於變成一個啞吧了！」

晚上，他回家的時候，兩眼腫得胡桃似的。他的母親迎面便這樣的安慰着他說：

『燕兒，不要難過！天氣炎熱得很，在家裏比較總涼快些。回頭你的父親回來時，待我向他說，橫豎把你留在家裏多住一月半月。尋找職業緩一點大概也不是什麼要緊的。』

他的母親年紀五十多歲，眼眶深陷，額廣闊，臉部瘦削，身材高高的。她的性格慈善得很，全鄉裏都知道她是個慈心腸的婆婆。她很虔誠的敬禮菩薩，很敬愛她的丈夫，很恤撫她的兒子，很憐憫貧困的人們，時常儘她的力量去幫助貧困的人們。她治家很是勤儉，勤儉得可以說是無以復加了。她說話的聲音很細，她的身體似乎很弱。但她每日操作的時間却是驚人！她日常

都是早上二三小時便起身，一直忙到夜黑才得停息。她最鍾愛初燕，在她的幾個兒子裏面。

李初燕在他的母親的面前，像一隻馴良的羔羊一樣。他自從呱呱墜地一直到現在，對他的母親的態度始終是服從的，孝順的。他自己本來不迷信，但當她要他到廟裏拜菩薩去時，他表示得很踴躍。他自己本來十分不滿意風水，八字，五行之說，但他永不會在她面前發表過這些意見。他的思想是太偏於柔順方面了。他以爲他的母親完全生活在舊社會裏，她有她的信仰和她的安慰。他不忍去做她的這種信仰和安慰的破壞者。所以，在這個農村間，有很多人都稱讚他是個孝子！

吃過晚飯以後，他獨自一個人在毗連廚房的那條小通巷上，閉上巷門，對着一條破舊的小書桌（那書桌的壽命已經有了三四十年；牠是這樣不健

全，體黑，和不美觀。牠被放在這小通巷上，專給初燕每晚讀書之用。一邊流淚，一邊在看着他的應入學考試的功課。他的父親的性格，他是很知道的。他是個言出必行的人。他在吃晚飯時向他說，要他明天一早着跟他到縣城去。他是沒有什麼理由不答應的。他終於酸着鼻，負氣地答應了。這時候，他越想越淒涼，他覺得過了十幾個鐘頭，便要和他嫂離別了。他想到這離別兩個字，眼前便是一陣昏黑，心頭便是一陣悽酸。這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回，他的心裏又急，又惱，又恨，又悶，他不知道這是什麼意義。

他心裏老是覺得對不住他的嫂嫂。他覺得明天離家去的真切的意義，無異是拋棄了她。真的，他倆怎能夠分開呢？他把一月來和她兩人間的親密的情態，一件件的回憶起來。他越咀嚼越有味似的，老是在一種甜蜜的，而又苦惱的；浪漫的，而又悽惻的回憶的狀態中沉默着。他的全身都在抖戰着。



了，他的臉色青了一陣，白了一陣，他的淚，熱滾滾的只是奪眼眶而出。他不能夠忍耐了，他手裏的那部平面幾何學，字裏行間，只是跳蕩着月色，粉臉。他嫂嫂的有誘惑性的肉體都在那兒閃現着了。……

他想起他的一個月來，完全是在一種詩的，夢一般的情境裏生活着。晚間照例由他嫂遞了一套整潔的衣服給他。他拿了那套衣服便獨自一個人跑到野外的池塘裏沐浴去。那池塘有二三十丈寬廣，四面有一碧如油的秧田圍隔着。在那無際的晚風翼着新苗之中，在那十里蔚藍，寂寞得連微雲飛動的聲音都似乎可以聽見的天空之下，他高歌狂嘯，在池塘裏面放浴，就和白鶴一樣清快。當他浮到水面，仰臥着在看天雲的時候，他覺得全宇宙間就只是他一個人享盡清福。當蛙聲嘈雜，鳥聲在樹林裏吱吱格格的爭集時，他便照例的，浴罷歸來，索性在田野間亂跑一陣。

到家了，照例地便是在她的房裏，燈光下，噉噉喳喳的教着她讀書；有時便搭着她的肥滿可愛的手，教着她寫字。有時，在月色下，他倆都索性拋棄書本，在月蔭下幽幽地談心。有時在淒雨之夜，他倆便再不能照常的上課了。他只管望着她，她只管把他呆呆地瞟着。天知道，這裏面，是包涵着什麼意義呢！……

以前她每早起身，總要由他的母親喚醒她。『媳婦呀，起身呀，天快亮了！』這是他母親每晨向她的第一句說話。可是，自從他教她讀書後，她便完全改變了！她每早都很早便起身，起身後，便一面在梳頭，一面在溫理着功課。以前，她午間總有一場午睡的，現在她的午睡的時間，也完全給熱心的，拚命的用功代替着了。她家裏的母親使人來叫她回家看戲去，在平時，看戲是她最踴躍的。可是，這回，也被她回絕了。她只是一心一意地在跟着

他學習她的功課。因此，李初燕覺得明天便要離開她，這未免有些太對不住她了！……

是晚上八點鐘的時候了，那露天的小通巷上，在燈光下撲撲地飛來許多青色的小飛蟲。在氣死風燈上打得丁丁作響。天上已經有了月亮，那月亮四周繞了一圍濕氣，好像剛在那裏灑淚一樣。李初燕在這月光和燈影交照之下坐着，淚痕滿面。他把和他嫂間的往事一一追憶，只是覺得悵惘，迷失，煩惱，恐怖。他開始覺得有些不支了，只得丟開書卷，把頭枕在臂上，伏在破書桌上假寐。

『格！格！……』這是打門的聲音。他立起身來，把門開了。幽幽地走進來站在他面前的，正是他的嫂嫂！她隨手把門關上了，便挨在他的身邊坐下。

『叔叔！』她叫了他這一聲，便跟着他難過起來了。她面上的表情又是嬌怯，又是沉默，又是有點悽怨。她呆呆地望着他，把她的含情的眼波儘向他安慰。

『叔叔！……』她萬分想安慰他，可是哼出這兩個字以後，又咽住了。她全身都和他擦在一處，兩人的體溫都增高了。

他的心跳蕩得很厲害，又是感激，又是銷魂，又是漲滿了別離的情緒。

『嫂嫂！雪英！我的愛人！你別要這樣對待我！我的靈魂似乎是太受罪了！我不該和你這樣親密！唉！你的眼睛爲什麼要這樣望着我，你這樣望着真是令我迷失了，不能自持了！唉！你的臉上爲什麼要這麼蒼白，你的唇爲什麼要這樣褪了顏色！唉！你教我真難受了！……』他腦裏充塞着這幾句說話。

她終於把他勸慰了一陣，她的特別悅耳的聲音，總算溶解了他的悲哀。她勸他保重身體，勸他不要記起他父親的說話，勸他早一些休息。……最後，她要他教她讀書。——虎豹居山中，能食獸，又能食人！……這一課，她今晚硬要他教她。……

過了一會，他們各自歸寢了。他睡在靠門的一隻小榻上，離他的父母親睡着的地方不過幾尺之遙。他的父母親只當他睡熟了，開始在談論他。

「燕兒喜歡在家多住幾天，便給他多住幾天吧。怪可憐兒的，他老是這樣瘦損，這幾天來才覺得稍爲圓潤些兒呢。」這是他的母親的聲音。

「他在家住得太久了，腦也昏了，世事也不識了。我看他近來更加愚蠢鹵鈍了，怕終是一個沒有出息的兒子呢！」這是他的父親的答語。

「爲什麼住在家裏便會愚蠢起來呢？我很不解！我想，他的身體太單弱

了，他讀書又是太用工，我很不放心他到外邊去哩！」

「照這樣講，你想養他一輩子嗎？唉！真是慈母多敗兒的啊！」

「他今天和我說，他願在家裏預備入學考試的功課，他還想升學呢。」

「升學！還想升什麼學呢？今年生意不好，還想升學！這未免太沒有良心了！哼！」

「……………」

「你們婦人們真沒有見識，只管溺愛兒子！不知道這種溺愛，最是貽誤兒子不淺！我看他神情恍惚，氣色不對；他和他的嫂都是年輕，住在一處，究竟有許多不便啊！……………」

「……………」

在榻上不能成眠的他，聽了他父親這種鄙薄他的說話，覺得比萬刃攢心

還要加倍痛苦！他的眼淚把枕頭濕透了，但他不敢做聲。他把他的手，緊緊地按在他的胸上。他鼻孔裏只是酸了一陣，辣了一陣。過了一刻，他的父母親已經停止談話，好像是睡去了；他便幽脚幽手地走出門外來。

月亮淒寒得怕人，她的臉一點兒血色都沒有，白得像銀一樣。她高高的站立在天宇上，俯視萬戶千門，把她輕紗一般的銀光灑遍大地。李初燕像幽魂一般的，在這月光下躡來躡去。他的胸上像火一樣的在燃燒着。他只是覺得憤恨，但不知恨誰？恨世界？恨宇宙？恨人生？恨他的父親？恨他自己？恨他的嫂嫂？都不是！然而他恨！

已是夜深時候了，村裏的人們都已熟睡。他越哭越傷心，終於獨自一個人逃到村外去。在那兒，林木蒼鬱，鬼火溜着，荒墳橫輪着。他放聲大哭，覺得他是天地間最孤獨，最不幸的一個人！

——鬼火喲，我羨慕你，從這林端溜到那林端，你的樣子好像是無思無慮！荒墳喲，我羨慕你，你始終是這樣安安靜靜的躺著，你是多麼暇逸喲！——他神經有點錯亂了，他耳畔嚇嚇地聽到這個聲音。不久，他便開始覺得這聲音是從他口裏發出來的。

——我要犧牲我的名譽，犧牲我做人的資格，犧牲我的生命，才能夠解除我的悲哀！我只有冒天下的大不韙，從我的哥哥手裏把她奪過來，才能夠解除她的悲哀！然而，我不敢這樣做！我還是趕快離開她，好吧。……唉！唉！……——這是他的一場獨白。

他站在一望草水際天的水田前面，他的瘦長的影定定地照在水田裏。他望望月色，望望鬼火，荒墳，聽聽村裏的吠犬，聽聽草際的鳴蟲；他覺得一切都完了。他的靈魂上像中了一柄毒箭，他知道他從此以後永遠沒有歡樂的



日子了。

#### 四

明早，曉日照着高林，露珠凝着細草，鳥聲啼碎綠陰。一片片紅雲，照耀着全村。村中的農夫早已和着他們的牛一道到田間去，農婦們正在忙着炊飯。兒童們四處打滾着，跳躍着。雄雞有些飛在石榴樹上，振翼長鳴。母雞有些正帶着一隊一隊的雛雞，四處覓食。空氣在流蕩着，日光在照耀着，一切有生之倫都在動作着，全村已在熱鬧中了。

初燕夜來失眠，侵晨乍起，在美麗得眩人的朝陽下站立着，一方面覺得陶醉，同時卻有些頭暈了。他的母親已經把他應用的衣裳摺疊好，他自己的



書籍，也已經收拾清楚；只待他的父親的動員令一下，便要起身了。他的胸際，覺得沉重得很。他想起昨夜的情景，在曠野上大哭，回來已是夜深了，偷偷地走進自己的榻上躺着的情景，覺得又是傷心起來了。

他用了全身的力量，冒險似地，走進他嫂的房裏面去。他嫂正在縫衣，面前卻安放着一部初小國文讀本在看着。她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面色變得異樣灰白。她的吸息開始有些不均勻起來了，一抽一送，像有些不容易了。

『叔叔！你的心裡難過嗎？我的心不知怎樣地只是跳動着！……』她，把她的手按着她的心，面色變得更加灰白。

她坐在一隻小木椅上，平放着的兩隻足踝上披上一件正在縫紉的白夏衣。室裏面不大明亮，從屋脊上的玻璃窗透過來的微弱的光線，一半投射在她的身上。景象是淒靜極了，她的那雙善於表情的眼睛，那雙大而靈活，在

閃射着神秘的光耀，傳達着情愛的火星的眼睛像兩柄利刃似的直刺入初燕的靈府裏面去。

「唉！……」他朝着她語音微弱地歎了這麼一聲，再也說不出什麼說話來。

「叔叔，到外面去，身體要保重些！媽媽說，你的身體單弱得很呢！你要是住在店中還好，要是離鄉別井到外面教書去，那就沒有人注意你的起居飲食了！……唉！祝你出門後一路平安！……」她上氣接不到下氣的說，面孔連一點兒血色都沒有。

「嫂嫂！不要耽憂吧！到外面去我倒覺得沒有什麼，橫豎我是不能一輩子住在家中呀！……這一個月來，我教給你的這些功課，你要自己緩緩地溫習。給你預備下的習字簿，你也要緩緩地習寫着。我到C縣城去，若還有閒

空時，我總要再來多住幾天的！……」他剛說到這裏，喉頭早已咽住，猛不防就是滴下幾滴眼淚來。他逃也似的，跑到房外去，把眼淚偷偷地揩乾了，才又走進她的房裏面來。

他到她的房裏時，她早已把頭伏在腕上，腕攔在書床上（那隻他們共同發明的小書床。），她的眼淚有幾滴滾在書床上。他眼前一黑，心上即時在打着冷戰。他呆呆地站在她的身旁，思索了一會，只是尋不出一句什麼話來安慰她。

「燕！跑那裏去？……」這是他的父親在廳上呼喚着他的粗壯的聲音。他急遽地撇下她，走到廳上去。他身上的血都變成冰冷了。他不敢看他的父親一眼，恭恭敬敬地站在他的身邊。

他的父親身上穿着一套藍布長衫，手上執着一把蒲葵扇。他的有威嚴的

臉上充滿了怒容和怨氣。他的頭髮黑得像煤油一般，而且鬚曲，他的額很有些皺紋，他的一雙濃眉，像戲臺上的大花臉一樣。他的眼，很有神氣，而且威猛得很。他的嘴巴，滿滿的都是鬚子，他的聲音，平時倒沒有特異的地方；可是當他發怒時，却像旱雷一樣地驚人。他的心地很和善，而且人也很忠厚；可是他的脾氣壞得很，他的性情可算是頂暴躁的了。

他有時候却很喜歡和他的兒子們談話，可是他的兒子們都怕他，見了他便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有時，他的兒子們正在談得熱鬧時，他一走上前去，他們便都靜默了。『你們在談些什麼話啊？』他有時含笑這樣問着。可是他的兒子們都不約而同的向他說：『沒有！』因此，他老人家時常感到寂寞，他時常在他的老妻面前埋怨他的兒子們的不肖！

『他們都是沒良心的賊！他們對待我都和對待仇人一樣！唉！我的命苦

得很啊！我的命苦得很啊！」這幾句話，他在他的老妻前說了又說，不知說了幾多遍了。

他這時照例地問着他的兒子說：

「幹什麼？」

「沒有！」他咽着淚答。

他照例氣惱起來，可是他卻沒有責罵他，只是咳聲嘆氣。

初燕像個犯人似的站在他父親的身邊，候他發落。他一心在記罣着他的嫂，用着全身的氣力去支持着他的抖戰着的身體。一面，他暗暗地咬着牙齒，忍淚吞聲。他覺得他的父親的這種剛直是一種殺戮，這種殺戮，比較剝皮，碎肉，折骨還要難捱。

在這樣的狀況下，他終於和她離別了。

## 五

一月後，因為他母親從中勸說，他的父親終於允許他到五省升學去。他的前途，因此有了一線光明在照耀着了。

他的父親住在店中，日常的生活都是躺在炕床上閉目養神。他的習慣是翹起他的兩隻腳，口裏不斷地『嗯——嗯——』的低唱着。有時，他也唱出一些風水，五行，命運的書本上的句子來。有時，也拉長聲音讀着二段古文，或者讀幾句『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的四書句。有時，他便幾個鐘頭靜默着，只是躺着養神。晚上照常有三幾位或者五六位朋友來找他談話。談話的範圍，關於風水一類的最多，其次，五行，其次，八字。有

時，高興也談起世事來。他談論世事的時候，總是很神秘而且很武斷。他絕對不看報紙，——因為他絕對不相信那是真有的事，——他的所得的消息，大半都是由於臆造。他最服膺劉伯溫，把他的「燒餅歌」唸得爛熟。

「宣統三年，民國四年，大亂十八年，以後便有小天罡下降，掃除海內而太平！」這幾句話是他唸得爛熟了的結論。

他所以答應給初燕讀書的原因：一因為他三十歲才上運，在這未上運的期間，最好是用讀書來磨難他。二因為他相信，絕對的相信，大亂十八年以後，一定有真主出來，那時候一定科舉重興，他的兒子便可以去赴科舉。他所以特別注意初燕的書法，要他寫得端正圓潤，預備將來可以寫朝考卷。

他日來特別地向初燕訓話了好幾次。他的訓話的內容是：

——總之，處世立身，還是以孔孟之道為正！現在的世界，形形式式儘



有；你要稍一不慎，定會誤入歧途。……

李初燕身上穿的是一套破舊而且不入時的白仁布學生制服，——這套制服是他的父親在舊衣店裏用了兩塊錢買來給他的，——他的舉動有點笨拙，態度有點拘滯，言動有點不自然。在他的父親的勢力範圍下，他的確是有點侷促而不安。他自到C縣城後，鎮日在黑暗的環境裏面生活着；他的父親的枯燥的訓話，神秘而背叛時代的訓話，弄得他腦裏一團糟。同時，他每天又不得不預備去受他的弟弟的悶氣。

他的弟弟名叫李初霸，渾號野牛。他生得虎頭燕項，聲如洪鐘。他的五行，八字都是好得很。他的父親特別的溺愛他。他的父親很相信他將來能夠做大官，他自己亦有了這層確信。他的性格奇怪得很，他是十足粗暴的，野蠻的，荒唐的，然而是一個有良心的人物。他的生活是沒有條理的，放縱的，

任性的生活。但，這在他的父親看起來，卻正成了『放蕩不羈，英雄本色』的口味。他的父親每次見他，眼裏都照耀着歡悅的火星，便是在罵他時，他的面上也還時常溢着笑容。他穿的衣服，差不多都是新的。而且，他對每一件衣服只高興穿了幾天，以後便不要了。他有許多自己不要的衣服，都讓給初燕穿。初燕對這一切都是不講究的，他真是破衣敝履，略無愠容。（實在呢，他也喜歡穿新衣服，但總是沒有機會。）

李初霸所穿的衣服，永遠未嘗摺疊好，只是亂丟；他所有的書籍，有些散失，有些毀壞；上課時，他便隨便搶了他的班友的書去聽講。在學校裏，他成了一個頑皮不過的孩童，他鎮日和他的班友鬧着打架尋仇等事。

李初燕和他同住在他父親店裏面的後房，差不多天天忙着替他摺疊衣服和檢拾書籍。有時，他便站在兄長的地位上去說他幾句。可是，他便大鬧起

來。結果，他的父親終是跑出來，埋怨着初燕，失了爲兄之道！他的弟弟的胆從此愈加壯起來了，他簡直是看不起初燕。

.....

在這C縣城中，他的惟一的避難所便是到他的一個要好的朋友家中去。這朋友姓張名子曠，和他是個同學。這張子曠面貌生得帶有幾分女性，膚色白潤，眉目俊秀。他性格却是十分狷介高傲，有點像 *Shelley* 一流人物。他的父親是當地的一個名士，風流倜儻，胸懷曠達，有些晉人風味，他有三個妹妹，都一樣生得圓盈柔潤可愛。他的最大的妹妹，今年已經十八歲，性情很是溫婉，模樣兒又生得特別超脫，舉動亦比較的豁達。他的住宅離李初燕的店不過百幾十步之遙，很是幽靜整潔。李初燕在店中抑鬱到不能吐氣時，便時常上這裏來。

他因爲天天都到這裏來，而且他們都對待他很好；所以看起來，好像是變成他們家庭中之一員了。在這兒，有一種和平，疏放，閒暇的空氣在流蕩着。父子兄妹之間，有說有笑，各人都顯出活潑，歡樂，自由的神情來。這種神情，和這種空氣，時常使得李初燕由羨慕而生出傷感來。

張子曠的大妹子名叫張麗雲，長得眉目俊秀，體態婀娜。可是，她的神色間總像是含着一縷幽恨。她的風琴彈得很好；她唱歌時的聲音，異常哀怨而悅耳。她剛在中學二年級肄業，程度很不差。她的性格異常嬌憨，沉靜，畏羞，同時，卻又活潑，天真。當在月色幽淒之夜，她披着漆黑的頭髮，一雙秋水般的媚眼定定的在望着天宇，兩隻手插在她的腰上，身體呆呆的立着不動，那是多麼令人迷惑的一種姿態啊！她雖說是嬌生慣養，但她對於家務卻很能幹。她對於縫紉，烹調，應接，都有一種出色的材能。她在家庭間，

顯示出是個重要的角色；因此，她的渾號被人們叫做『小總理』。

李初燕和她認識了四年之久，兩人間直接的談話，計算起來，大概總不夠一百句的樣子。可是埋在他們心頭的，好像有了一段相當的好感。這當然也是他喜歡到她家裏去的一個原因。他的那種憂鬱的，被刺傷的靈魂；那種被壓制的，憔悴悽惶的心，只要默默地坐在她的面前，便能得到一種深的安慰。她叫慣他做『燕哥』！他每次聽到這個稱呼時，血都沸了。他覺得他自己的名字實在是很可寶貴的，因為這個名字時時都在她的朱紅的唇上跳動着

啊！

但他自己因為身上的衣服太過不入時和破舊，舉動有些腐儒氣象，——這自然受他的父親的影響，——所以不敢和她談着多一點的說話。他的心裏一天一天的越愛她，他的形跡却一天一天的和她疎起來了。有許多時候，他在想

像裏把她比擬做一個天仙。想像裏的她一天一天的美麗起來，他自己却更加自慚形穢。因此，他和她見面時，除了一笑之外，照例，便是逃也似的避開她，把他的臉部葬在一本什麼書上。人們都以古君子視他，他的內部的火花却正時時刻刻地在尋着牠的噴裂口呢。……

他是個耽於幻想的人。他的朋友們都這樣的說他。他的快樂，好像只能在雲影，雨聲，水色，山光，夢境，幻覺中求之。他對於現實的生活覺得是多麼呆板，陰闇，平凡和單調啊！關於這一點，他時常在他的朋友們之前公開地發表他的意見說：

——現實是貧弱的，惟有幻想能夠使我們豐富。現實是枯燥的，惟有幻想能夠給我們一點趣味。現實是呆板的，惟有幻想能夠給我們一點活躍的景象。現實是散文的，幻想是詩的。只要我們能夠有發狂的，不合邏輯的幻

想，我們的生命便能夠充滿新鮮，安慰，喜樂，神秘的印象；現實怎麼樣，實在可以不用打理着了！……」

## 六

兩個禮拜過去了。李初燕，張子曠和他們的同鄉鄭貧滋，郭忱逸一道的住在玉省城，大塘街，一東學旅裏面。這學旅距離高等師範學校不遠，是一所湫濕不潔，黝暗無光的旅舍。學校考試的結果已經發表了，李初燕和張子曠都中選，只待學校開課便可以搬進去。鄭貧滋和郭忱逸都是這師範學校裏面的老學生，鄭貧滋是校裏數理化部的二年級學生，郭忱逸却是校裏英語部的二年級學生。他們以前都在G中學和李初燕，張子曠同過學的。這回，他

們爲了友誼上的關係，便和李初燕，張子曠住在一處，以便照顧。

五省城是一個十分繁盛的都會，是南中國一個首善的區域。這兒，有越王臺，息鞭亭，花冢墓，……許多古跡。這些古跡把這城加上若干朦朧的詩意。這兒有長堤，珠江，花地，白雲山，……許多名勝。這些名勝把這城加上若干明媚的風調。這兒，有大新公司，先施公司，海珠，明珠，……各遊戲場，各戲院。這些遊戲場和戲院把這城加上若干淫蕩的意趣。這兒，有舊總統府，舊督署，舊將軍署，……有驚魂動魄，照耀歷史的七十二烈士埋骨之場，這些，這些，都把這城加上若干政治上的莊嚴。……這城是個名城，是個有詩意，有花香，有政治意味，有都會色彩的名城。李初燕到了這兒以後，處處都感覺得新奇，有趣味；同時覺得他的前途燦朗而有希望，他鎮日跳來跳去，整個在快樂裏面浸醉着。



可是，這種時候也正是他的懷鄉病害得最厲害的時候啊！

他在那帶着病的色彩的黯濕的小旅館中，對着那淒黃不明的電燈光，對着那特別有一種霉臭的氣味，對着那時不時便滂沱，便淅瀝的夜雨，他害着懷鄉病了。他的童年的回憶，他的每件瑣事的追思，那些夢一般的田園的風景，煙一般的家庭生活的恬靜，……都使他惘然若失。他想念着他的特別溺愛他的母親，想念着他的特別不高興他的父親，想念着他的已經出嫁了的姊姊，想念着他的放蕩而友愛的大哥，想念着他的和平而質直的二哥，想念着他的野蠻的弟弟。最後，他想念着他的嫂嫂，眼裏包着甜蜜的苦淚地想念着他的嫂嫂。

他在一種朦朧的想像裏，在一種莫名其妙的直覺裏，像已經知道他和他的嫂嫂兩人間的 Romance，一定會變成一場悲劇。他極力想忘記她，極力想破

滅他腦裏所留下來的她的印象。

仲秋時候，蔚藍色的天空，一天一天的高遠起來，像葵扇一樣大小的梧桐葉，也一片一片的掉下來了。李初燕跟着張子曠，鄭貧滋，郭忱逸幾個人搬進高等師範學校宿舍裏面來也快兩個星期了。這兩個星期中，李初燕用着貪婪的，不管消化怎樣的態度，拚命讀英文書。他讀完了一本 *Tales From Shakespeare*，又讀完了一本 *Sketch Book*，然後他又開始一知半解地去讀莎士比亞的劇本了。只這短短的兩個星期，他給他的同班班友的印象很深。他們都用着敬意的戲謔，見面時便這樣的叫着他……“*Mr. Lee, you are a book worm.*”

可是，一方面他雖然是致力於書本，另一方面他的懷鄉病卻也一天一天的厲害起來了。他是個十足神經質的人，他的心靈脆弱得很。每晚，從宿舍

對面的軍樂樓傳過來的一種不成腔調的笛聲，弛緩的，悽顫的聲音，真是令他難於忍受。在那種聲音裏，他老是這樣想像着：

——嫂嫂終歸是嫂嫂，照理我只能夠敬她，不能夠愛她，尤其是不能夠這樣帶着犯罪性的愛她！唉！我顯然是受了魔鬼的播弄了。爲什麼累萬盈千滿街在走動着的女人，我不會和她們發生愛情？爲什麼我的愛情的萌芽，偏植根在我的嫂嫂身上？唉！我是多麼不幸啊！……文學家都說沒有愛情的生活便是一種空虛的生活。但，像我這種不合理的，帶着犯罪性的生活又是一種什麼生活呢？唉！這簡直是一種病的生活吧！……然而，唉！上帝啊！（假使是有上帝的話頭。）假使這種生活是犯罪的，你教我怎樣解脫我的生活呢？我沒有這種力量，請你把這種力量給我吧！……——

他近來時常這樣自訟，心理上異常的苦悶。

這種自認的結果，時常使他失眠和做着惡夢。他的幻想一天一天的豐富起來，簡直把他的身體弄疲乏了。現在，他在路上看見年輕而且帶有幾分姿色的女性，便即時想到他的嫂嫂身上去。他從這些一瞥的女性上想起她的頭髮，想起她的豐眉，想起她的媚眼，想起她的粉頸，想起她的酥胸，想起她全身的曲線。直至他的神經已是混亂了，這些影片依舊是在他的腦海裏活躍看。

夜間，他時常夢見和她睡在一處；醒來時只是聽着滂沱的雨聲，聞着霉濕的氣味，看見淒黃的燈光，他便傷心起來了。

他想起和她臨別時，她的灰白的臉色，她的傷心的抽咽；想起，別後她的怎樣寂寞，怎樣難過，便覺悽然，悵然，惘然。他想寫信給她，但他知道她認識的字還是很少，很少，一定沒有程度來看他的信札。而且，在這樣的

社會裏面，一定不許他和她通信。因此，他的相思，實在無處告訴，只有訴之明月和流水了。

有一天，月明的晚上，他獨自個人走到大沙頭去。在那兒有幾百株搖綠的柳樹，那些柳樹都是蔥蘢可愛的。在那兒有個廣大的草原，那草原在乳白色的月光下照耀着，像一片渺無涯際的大海一樣。在那兒，草岸靠着珠江，輕波微沫和柳色，草色映照着，景象十分清幽。他穿着一套破舊的白仁布學生制服，踏着一雙破舊的黑皮鞋，獨自個人走到那兒去。

他坐在那兒，望着月光，望着江水，呆呆地過了幾個鐘頭。他想一縷縷的月光，定會照臨到千里外的她；一滴滴的江水，一定也會經過大海流到他的故鄉去；他便幽幽地向着月光和江水訴起他的心事了。他把他的心事訴到淒涼時便眼淚汪汪地哭起來。他是一個多麼痴情的人啊！

——我已經是被我的朋友們和我的家庭忘記去了，我是個孤獨的浪子。我好像是躺在一個四面病葉，不見天日的山谷裏面，而這山谷是永遠隔絕人世的樣子。——

不過，他的學校生活，的確是使他感到多少興味。在教室裏面，他雖不大喜歡聽書，（他在中學時的習慣便是這樣。）但他對於教師們和同學們的各式各樣的神情，却也感到有趣。尤其是對於女學生的聲音笑貌，他要特別的注意。——他是用着多麼不莊敬的心思去對待他的課室生活啊！

在宿舍裏面，他便埋首案上做個蛀書蟲。在教室裏面，他便像個小說家一樣地在考察教員和同學們的一切滑稽狀態。在閒散時，他便害着懷鄉病。這是他近來的生活的真相。再進一步說，他的態度是太浪漫的了；所以，無論讀書也好，聽講也好，閒散也好，他的態度總是任意的，不受拘束的，沒

有系統的，沒有紀律的。

兩個月過去了，他的生活照式照樣的度過，沒有什麼變動。惟有他的性格跟着他所讀的文學書的質量，一天一天的浪漫起來了。這時候，影響他的性格最厲害的，要算莎士比亞的劇本。Tempest 他讀過了，Mid-Summer-Night's Dream，他也讀過了，Romeo and Juliet 他也讀過了。他的腦根還是簡單得很，閉着眼睛便是做着夢。這些夢，都是有花，有愛，有光明的。

同時，他的反抗的意識也漸漸的明顯起來了。他讀過一本中文譯本的易卜生集，內面包含着傀儡家庭，羣鬼，國民公敵等篇。這本書，對於他的思想有了一個很大的影響。他回憶他的過去的生活，只是使他覺得恥辱，被污蔑；他對他的父親有了一種敵意了。

這天，是個禮拜天的下午，他正和張子曠，鄭貧滋，郭忱逸幾個人住宿

舍裏面談天。他們從天氣談到K省的風土人情，從K省的風土人情談到男女戀愛問題，從男女戀愛談到怎樣組織新家庭。他們越談越起勁，好像即刻便要實行起來一樣。

『那麼，我們便這麼決定了吧！明年暑假，我們回家去，便一道到縣城西門外買一片曠地，馬上蓋起四座洋樓來。我們各人的樓前都要留着一片草地，Football ground 和 Tennis ground 都一定是不可缺少的。……』鄭貧滋說。他的態度，像煞有介事似的。他的年紀約莫二十四五歲。身材比較短小，臉作紫黑色，鼻端有幾點斑點。他有點科學化，但有時神經亦很衰弱。他的辦事才很不錯，但除了對於瑣碎的事比較熟悉一點之外，亦沒有其他的長處。

『我們的錢在那兒呢？我們的主婦在那兒呢？哈！哈！哈！』郭忱逸說



罷，便大笑起來了。他是個漂亮得很的人，儀容——或者可以說是丰度，——俊美，談吐特別有風趣。他的文學的天分很高，是個傷感主義者。他的年紀約莫二十五六歲。

『我們先要有計劃。有了計劃之後，什麼事都好辦呢！』鄭貧滋用着一種堅決的態度說。

他和張子曠也在這場談話會中。也跟着發表了許多議論。他覺得他的前途委實葱蘢而有希望。

就在這一天的晚上，他接了他父親寄給他的一封信。信裏面是這樣說：

『燕兒知悉：連接來信四封，知我兒近况尚佳，心滋慰也。所

云匯錢一節，一二星期後如有款項，便當匯去；我家家况非佳，

諸事務當節儉為是。現有一事告兒者，本年寒假須要回家，緣你

「父已爲你定下一姻事，屆時當爲你完娶也。此示。父繼孔諭。」

他讀完這封信，臉色登時變成青白，他的心在劇跳着。他把他的手亂抓着他的頭髮，一聲不響地輪下榻上去。他的腦開始地爲血所漲滿，他的眼上滿擠着熱淚。

「一切都完了！」他心裏這樣想着。

過了一刻，宿舍裏面電燈光亮起來了，宿舍外邊的樹上的鳥聲也吱吱地譟起來了。灰黑色的天宇上映着些鬼眼般的星光，玉蘭樹的樹蔭倒映在宿舍的牆上，顯出寂寞，淒涼。……

他忽而從榻上跳起身來，走到他自己的書桌上，操筆直書。他一口氣寫完了幾張很長的紙，裏面都是一些解釋婚姻制度，抨擊禮教，主張自由的話頭。他最後是要求他的家中即刻把這個不合理的婚約取消。他也不再踟躕

地把這幾張紙摺入信封裏，貼好了郵票，即刻拿到郵政信箱投寄去。

他的心頭覺得鬆解了許多了，他想他的父親雖然頑固，但總不至會拒絕他的要求吧。

「思想雖然不同，但既然是父子，我想他總應該有憐憫我之情吧！實在呢，我便犧牲了終生的幸福去和一個不相識的女子結婚，這在他又有什麼利益呢？他便聽從了我的說話，把這件婚約取消，這於他又有什麼損失呢？」他這樣的想着。

可是，過了一會，他又心傷起來了。他想起他父親那張衛道的面孔，想起他的那種奇怪不過的脾氣和性格，想起他平時對待他的那樣本能地憎惡，他又暗暗地哭泣起來了。

## 七

現在是一九二一年，四月的時候了。李初燕的行動和去年完全不同了。他現在書也不大讀了，教室也不大去了，他已經下決心地在過着一種沉淪的生活了。在這時期中做他的沉淪的伴侶的，除張子曠，郭忱逸，鄭貧滋外，還有他的同學熊於通，李圭，黃敵煙幾個人。

自從去年他寫了那封信給他的父親之後，過了十幾天的光景，他的父親將他的原函批回，像林西仲註古文一樣的，將他那篇信前中後下了許多註解。他的最扼要的意思便是罵他不仁，不義，不孝，無禮，無信。他的結論，說他非人也，是禽獸也；並且聲明從此斷絕父子的關係。

接着，便是他的弟弟寫了幾封信來把他大大的教訓了一場。他的意思，最重要的是說，父親是他們兄弟幾個人公共的，如果他擅自把他氣死，他向他剴刃復仇的必要。

從那個時候起，他便害起神經衰弱症起來了。他差不多天天都是恣意哭泣。他覺得家庭對待他尚且如此刻薄，將來到社會去所受的待遇一定愈加慘酷。所以，他對於『人生』便根本上起了懷疑。他覺得做人真是沒有什麼意義啊。有時，他亦想振作一番，去和萬惡的舊社會，舊制度作戰，但他的毀滅的傾向實在是太厲害了，他更提不起作戰的興趣來。他極端的羨慕死，但他所羨慕的死，是一種 *Easyful Death*，而不是一種劇烈橫暴的死；因此，他便決心實行他的緩性自殺了。

他的生活絕對的不規則和不合衛生。他不是幾天幾晚不睡覺，便是一睡

三五天不起。不是幾天不吃飯，便是一吃十碗八碗。有些時候，他十幾天沉默得像死人一樣，一句說話也不響。有些時候，他興到了，卻像流水一樣地滔滔，只是說個不竭。他的臉色完全變成青白了，易於興奮，也易於疲倦。他的心時常刺痛着，他的血時常沸湧着，他的筋肉時常抽搐着，他的腦神經時常漲紊着；但他的臉上卻時常溢着一種苦悶而且甜蜜的微笑，（那種笑自然比哭還要悽然，和怕人的，）他的靈府上還時常幻着美麗，神秘，高超，偉大，驚奇的影子。……

好在他的學校一切的學費，宿費，膳費，都可以不用繳交——這是高師學校特有的權利——過日子並不十分艱難。有時，他從他的朋友處借到一筆款，便天天到酒館去買醉。直至把錢弄完了，他便天天躲到圖書館裏面去，或者在宿舍裏面的臥榻上躺牠幾天。等到有錢到手時，他又大大的活動起來了。

這時候，恰好張子曠，鄭貧滋，郭忱逸，熊於通，李圭，黃敵煙諸人也正在患着神經衰弱症。他們便不期然而然地團結在一處了。熊於通是個很有錢的人，他每個月都可以拿出一二百塊洋錢出來喝酒，郭忱逸的經濟力量也不差，他這學期用了一千多塊錢，差不多都是用在酒館，茶室裏面的。李初燕在這一班朋友中雖然比較窮些，但他爲了喝酒一事，卻也想盡方法，弄了不少的錢出來的。

在這個神經衰弱症的時期中，他的感覺特別銳敏。學校裏每天上落課的鈴聲，紆徐而不連續，無氣力而震顫着的聲音，令他的心臟裏的脈搏起了一種異樣的跳躍。在這種聲音裏，他覺得焦燥，煩悶，和透不過氣來。有時，聽到一兩聲悠揚的琴聲，或者聽到一兩聲清脆的鳥語，他卻沉默了一個鐘頭以上，在這個鐘頭中，他是在另一個世界裏面過活的。

每一個人對他的態度，很容易使他憤恨，也很容易使他感激。他喜歡在人家的臉上去考察他們全部的行為，人家對他的一笑，一顰，他的腦海裏都是起了莫大的變化的。……

在這個神經衰弱病的時期中，他更加記念起他的嫂嫂來。在燈紅酒綠，歌聲未歇的酒家裏，他固然忘記不了她；而在不眠之夜，或者在酒消夢醒之候，鑽進他的心頭，使他淚濕心痛的，尤其是她的活潑的影子。在繁花密葉之下，在陽光醉軟之朝，他不能不憶起她的明媚的微笑。在月痕星影之下，在夜幕淒鬱之夕，他不能不憶起她的黯然的啜泣。在孤窗獨坐，萬緒淒涼，落葉片片，鐘聲隱隱之時，他不能不憶起她的眉頭的結怨。在烟雨迷茫，迅雷驚電，心靈震慄，悽惶無主之候，他不能不憶起她的爲着不忍別離而悸動的意態。……



他每一想起她時，便更加使他悲痛，更加使他決意沉淪。他在命運之前，只是戰慄着，不能夠把牠改造。他不能因愛她而把她攬在懷裏，做出惡魔般的行爲來。但他也決不是一個清教徒，他決不能夠忘記了她；因此他便進退兩難，走頭無路了。在這種走頭無路的環境中，他想尋出一條出路來，那便是酒的沉湎，和死的擁抱了。

這天，他又和張子曠，鄭貧滋，郭忱逸，熊於通，李圭，黃敵煙幾個人到酒館裏買醉去。酒館的名字叫環樂園，距離高師學校很是不遠。酒館外陽光燦爛，在陽光下面輪着的屋宇廬舍，廣場花木，都呈出一種歡欣的氣色。木棉樹高擎他們的巨掌。在晴空下伸着懶腰。他們的血紅的花朵，時不時撲下地去，點綴出無限的寂寞。酒館裏面陳設很是華麗，雲母石的台，酸枝柴的椅，壁上鑲着綠色的玻璃，有幾處掛着一些西洋畫。電燈懶洋洋地照着，

電扇用着很靈異的聲調在唱着歌。

他的頭髮散亂着，兩隻眼睛滿包着淚光，面色青白，憔悴，口裏銜着一枝雪茄煙。從他口裏噴出來的縷縷如雲的煙，和着帶病色的燈光，織成一種淒涼的而又甜蜜的，痛苦的而又美麗的境界。這種境界使他陶醉。他合上雙眼，把頭微微搖擺着，不自覺地在低吟着。這種低吟的聲音，正和着那電扇的靈異的清唱。在這樣的狀況下，他時而覺得自家的行動有點神秘和偉大；時而覺得激昂感慨，悲從中來。時而入了禪定，忘記一切。時而策劃未來，昂首揚眉，覺得大欲有所作爲。

他的幾個朋友的态度，也是瘋瘋癲癲，和他差不多一樣。張子曠神情淒苦，比較沉靜；鄭貧滋喜怒無定，而性格終有點呆滯；郭忱逸飄忽生動，歌哭無端；熊於通時常躺在睡椅上擺動着他的瘦小的雙足，帶着淚在讀着蘇曼

殊的詩，他的瘦稜稜的臉上，溢着一種憤世嫉俗的表情。李圭身材高大，面目俊秀；他有時醉了便躺下地上大哭，他們幾個人合力都是扶他不住的。黃敵煙全身時常在抖戰着。他的牙齒很長，有幾個更突出口外來。……

他們這學期到這間酒館來的次數多得很，惟一的原因，便是因爲這館裏面有了一個嬌小玲瓏的女招待。這女招待，年約十七八歲，行路時，好像小鳥在枝頭嬌跳；說話時的聲音，也特別有一種淒涼而又惹人憐愛的情調。她這種聲音是一種爲生活壓逼而沉淪所哀喊出來的聲音，那是一種多麼惻愴而又清脆，放蕩而又悲媚的聲音啊。她穿着一件織花的衣裳，草帽底下，露着她的有光澤的頭髮。她的一種玲瓏剔透的身材和舉動，特別表現出南方女人美的情調；膚色雖然不甚白淨，但圓盈柔潤處，也並不至於在江南女子之下。

他們對待她，差不多完全用着一種虔潔的，友誼的態度。他們對於她的淪落有了一種深刻的同情，和對於社會有了一種不能調解的憤悶。他們本想幫助她，要她到學校裏讀書去，但終於沒有弄得成功。她對他們也特別有好感，時常走到他們的面前訴苦。

這時候，他們很狂亂的喝起酒來。他們一口氣喝完了幾瓶最濃烈的威士忌；便開始狂歌痛哭起來。他們一面痛罵着社會制度，痛罵一切舊人物。一面卻早已東倒西歪，秩序大亂起來了。

李初燕這時全身都撲在那女招待身上，她在她的唇上吻了幾口。

「嫂嫂！我的親愛的雪英！」他把他的帶酒氣而漲熱的臉貼在她的臉上，很傷心的叫喊着。

「呀！先生，你弄錯了！我不是你的嫂嫂呢！但是！我可以做你的妹妹

哩！……」那女招待說，她慘笑着，遞過一條熱手巾給他。

『不！你不是我的妹妹！你是我的雪英！……唉！雪英！我快要死了，你可憐我吧！……』他神經錯亂的說着，不禁大哭起來了。

## 八

暑假的時候李初燕回到家中。他的母親依舊很愛他，他的父親對待他比較客氣一點，他的哥嫂弟弟對待他都還不錯。可是，關於婚姻的事體，他簡直一聲也不敢說出來了。他失了作戰的勇氣。他覺得他的行爲，無論如何，他的家庭都是不會了解的。

他見了他的二嫂嫂了。她照舊像以前一樣的可愛，玫瑰色的臉龐，和從

前一樣的嫩紅；黃鸝般的聲音，和從前一樣的嬌滴。她對待他的心情也和從前一樣的懇摯濃烈。他鎮日鬱悒不安，只有在她的面前才能夠得到安慰。他鎮日愴惻欲絕，只有在她的面前才能夠得到快樂。他怕見人，連他的母親他都覺得可怕起來了。他簡默得像一個啞吧，鎮日呆呆地一聲不響。但他無論如何是不會怕她的；在她的面前，他變成一個饒舌者。他對待她的態度，就好像一個從沉舟裏面逃生的人，在荒島上碰到一位知己一樣。他覺得除她而外，一切都是陌生，一切都是不懷好意。他覺得他的母親也不是例外，因為她對他的態度終有些太古典的，太用道義相責的。那種態度，令他只是覺得害怕起來。

他的母親的思想完全是受他的父親的支配。她雖然是莫明其妙，但她終覺得父親的說話，兒子是不能夠反對的，是不應該反對的。他對他的兒子的

這種行動可說是絕對痛恨，連一點同情的心理都沒有。她雖然是依舊愛他，但那只是一種習慣，只是一種骨肉間之情。她不能夠聽從他的說話，因為那種說話是一種叛逆的說話。

她以為他的兒子在外面中了邪，時時到廟裏替他拜菩薩去。

李初燕只是鎮日灑淚，任由家人說東說西。在這樣的時候，他的嫂嫂的跟前，便變成他的避世的桃源了。

在家中住了幾天之後，他覺得有變更戰略的必要。他想即刻離開家庭，然後再緩緩的想法子應付。在他到家後第三天的一個上午，他便向着他的母親說：

『娘！我想到蓬溝鄉看姊姊去！我出門這麼久了，回來應當去看她一下的。』

『也好！』他的母親說。『不過，你晚上便要回來才好啊！』

『好的！』他吞着淚答應着。

『叔叔！真的，你今晚一定要回來才好啊！』他的嫂嫂瞟着他，蹙着足說。她眼睛裏所表現的意思又是親密，又是柔媚，又是動情；那是男女間已經有戀愛的愛情才會那樣表示的。

李初燕心裏跳動着，他的臉微微地漲紅着。

『呀！無疑的，她完全是我的了！』他呆呆地把她望着；偷偷地去分析她臉部和全身的美。他完全迷失了，而這種迷失是含着一種隱痛的。

『嫂！我晚上一定可以回來的；相信我吧！』他強作鎮定的說。

這時候，他的弟弟站在他身旁，睜着眼在望他，表示着一種半信半疑的態度。



『相信他罷！他今晚一定能夠回來的！』她朝着他的弟弟說，態度很自信，而且很是有把握的樣子。

她這種態度，使到他的心裏加倍的苦痛。

『她是受欺騙了！天真無邪的嫂嫂是第一次受了我的欺騙了！』他的心裏的這個念頭，緊緊地纏住他，幾乎使他變更他的計劃了。但他終於把這個念頭克服，決計離開家庭了。

他的姊姊的蓬溝鄉離他這村不過五六里之遙，他從前已經是去過好多次了。這時候，他穿上一套白仁布學生制服，拿着一枝洋傘，向他的母親，嫂嫂，弟弟各各點了一下頭之後便走了。村上的路，都是他兒時走慣的路；村上的農民，也都是他兒時看慣了的農民。可是他的心情變遷得太厲害了，所以他在走路時，却覺得那些路好像故意在絆着他的足。他碰見一些熟悉的

農民時，亦只含糊地替他們點了一下頭便急急地走開了；他覺得他們的態度都像在嘲笑他似的。他對他夢裏時常懷念着的舊鄉覺得客氣起來了，覺得生疎起來了。這種客氣和生疏，使他生了一種淡漠之感。他開始覺得舊鄉已經不是他所有的了。

『欲把桂花重載酒，終不似少年遊！』他以一種半中年人的情緒和聲調唸着這兩句，不覺又是嗚咽起來了。

傍午的時候，他到了他姊姊家中。他姊姊家中屋宇頗寬廣，家中只住着她和她的媽媽。她的丈夫和她的公公都在外邊教書，她的叔叔也到C縣城讀書去了。他見了他的姊姊，在她的房裏面談不到十句話，便哭起來。他的姊姊未出嫁時在家中是很痛他的；他的指甲長了，她替他剪指甲；他的手巾掉了，她替他做手巾；他的衣服穿得太不整齊了，她替他做些不值錢的衣服。

他在家中給他的父親痛罵時，她時常替他辯護，背後時常安慰着他。

『弟弟！』他的姊姊說。她從她的衣袋裏抽出一條手巾來，替他拭淚。他雖然只是小她兩歲，但在她眼中，他仍然是個孩子氣的小弟弟。『你的意思本來是很對的。但，父母既然不贊同，只好自己受點委屈吧！……（她笑着）而且，你不是和二嫂嫂的感情很好嗎？你的妻，聽說很是美貌，你又何必這樣劇烈的反對呢？……』

『唉！……』李初燕只是嘆了一口氣。

『你所說的愛情是一件神秘不過的事體。你說男女要有愛情，才能夠結婚；但那有什麼標準呢？現在，聽說城市上有許多男女學生在鬧着什麼自由戀愛；他們不是朝秦暮楚，鬧出許多笑話來嗎？弟弟！我想你是一個誠實不過的人，別要去學着人家做出這一套勾當來。』他的姊姊說，她用手撫着他

的亂髮，態度很是懇摯。

他在她的臉上，看出她的骨肉間關心的熱情來，這種熱情把他全身包圍着，他更加恣意的哭起來了。但他這種哭不是傷心的，而是可以溶解他胸中一部份的悲哀的。

『姊姊！』他帶哭說着。『我國的婚姻制度壞到極點了！不過你是習慣於壞制度裏面的一個人，所以你不覺得痛苦。用比喻來說，一個久在黑暗中居住了的人，他便把他的求光明的念頭歇絕了，而且他以爲黑暗是最值得讚美的。實在呢，這個人如果一旦得到了機會，到光明下面站立一個鐘頭，他便會知道他一向的生活是怎樣的不幸啊！……唉！最令我傷心的，是父親和母親都不惜把我一生的幸福犧牲了，而他們究竟也得不到什麼利益！唉……』

『弟弟！你說的話何曾不是。不過，爲要討個稱心的自由女，致使父母

都痛苦起來，這也是很不對啊！」他的姊姊說，她依舊在替他拭眼淚。

「哼！自由女！……」他不覺笑起來了。但他仍然不能止住他的眼淚。

在他的姊姊那兒吃過了午飯之後，他的心裏經過了一場劇烈的鬥爭，最後終於決定不回家去了。他辭別了他的姊姊，在大路上茫茫的走着。他不知走到那兒去好，世界對於他，現在完全是荒涼和隔絕了。張子曠，鄭貧滋，郭忱逸幾個人雖然一時高興，答應幫忙他。但事到臨頭，他們除了給他一點空虛的同情外，具體的辦法一點也沒有。他的神經又是這樣衰弱，身體又是這樣病瘦，他的前途又是這樣黑暗和渺茫，所以在荒曠的大野上獨自個人這樣走動着，他又情不自禁的悲傷起來了。

他覺得他好像一個週歲的嬰兒，被人家拋棄在荒山裏面一樣。他覺得他好像一個單身的旅客，被人家拋擲在大海裏面一樣。他的全身在抖戰着，他

走路時，好像兩隻腳總是被什麼東西絆住一樣。

『雪英！我的雪英！我不能夠回家去了！這一回只好對你不住吧！唉！唉！』他望着他的頭上一片浮雲這樣說，他的心裏以爲這片浮雲頃刻間便會飛到他的鄉間去的。

是下午二點鐘的時候了，路上的行人稀少得很。天上忽然刮起風來了，刻頃間烏雲四合，如注的大雨跟着狂飄亂灑起來。這場雨真是凶猛啊，牠像挾着惡意，像要表示着牠的狂肆似的下着，幾分鐘間，路上，隴上，池塘上便都白茫茫的罩着一片水光了。他的全身都濕透了，他的洋傘也給猛烈的風吹折了，但他却仍然是在向前走着……

約莫下午三點鐘的時候，他跑到張子曠的家裏去。

## 九

「燕哥！呀！你全身都給雨水濕透了！覺得冷嗎？哎喲！我即刻去把我的哥哥的衣服，拿一套來給你穿！」張麗雲第一眼看見他時，便這樣說。她即刻走到她母親的房裏，在她的哥哥的行篋中找出一套便服來給他。

「哪！趕快到房裏面換衣服去，把這套濕衣服拿來給我，待我替你洗洗吧！……」

因為她說話時的態度太誠懇，倒引得他嗚咽的哭起來了。他把那套濕衣服交給她之後，再也不敢舉頭來看她。

「雲妹！——謝——謝——你！」他的聲音顫咽着了。

『燕哥！不要客氣啊！……』她接過那套濕衣服來，和他說了這一句。她的臉部完全爲同情所激動而漲紅着了。

他躺在張子曠房裏面的臥榻上，靜聽她替他洗衣褲的潑潑的水聲，他的心不禁爲一種感激的情緒所壓碎了。他想走到她的身旁，跪在她的腳下，挽着她的那雙小手亂吻一陣。……

張子曠走到房裏面來，他用着安慰的口吻向他說：

『老李！不要害怕！不要悲哀！過幾天我和你走到我們的親戚家裏去！他的家，離這C縣城很遠，不怕你的父母找到那邊去了。在那裏住了十天八天，我們便一道到K省城讀書去，以後的事情便很容易辦了。……』

『要是這樣便好極了！老張！我的神經現在衰弱得很呀！你要大大的指導我，幫忙我才好！……』李初燕說，他覺得前途似乎有了一線光明了。



「老郭和老鄭前天也來這裏坐談過，他們也都在替你耽心哩。不過，老鄭似乎給你的父親說服了；他那天到你的父親的店裏面去會他，本來是想替你說幾句話的；誰知他倒給你的父親說服了。他還說，他想找你，勸你服從你的父親的命令呢！哼！這傢伙，真討厭！老郭呢，他比較滑頭點，他對於什麼事都打算空喊幾句便了結了，他不大願意替人家操心！……」

「唉！我想人心究竟不可問，還是走到毀滅之路去好呀！」他感情很興奮地說，又是灑着眼淚了。

「你的感情太濃烈了，你的理性太缺乏了，這實在也有點不大好呢。這並不是情感本身的不好，不過是說在適應環境上未免吃虧了。我們的環境壞極了，那裏容得我們用好心腸去對待牠呢？」張子曠說，他的態度很是婉轉而鎮定。

晚上的時候，月光照過庭前的牽牛藤，蔭影在荷葉上隨着微風輕輕的跳躍着。廳上的燈已經亮了，晚餐已經完全預備好了。

『燕哥，吃飯啊！』張麗雲把頭探進房裏面叫着。

『好的！我便去啊！』李初燕答應着，他的心不覺地又在跳動着了。他在她這一聲普通的招呼裏面演繹出許多美的幻感出來。他覺得他好像一個迷途的人，忽然間聽見一個熟人的聲音一樣；他覺得他好像一隻迷途的羔羊，忽然間聽見牠的牧人的聲音一樣。他的心，完全在這聲音裏陶醉了。

吃晚餐的時候，她爲他捧飯。吃過晚餐後，她爲他打水洗臉。往後她伴他到房裏面替他點着燈，整着櫥，扇着蚊。她的態度好像是在服伺一個在戰場上受傷的戰士，而這戰士在她的心目中是個英雄一樣。她的臉燃燒着一層虔潔而又神秘的光輝。她的眼睛裏閃着處女的，初次的愛情的火焰。這種瑣

碎的服務使她感到滿足，使她感到輕快而甜美。她時不時把她的視線集中在他的身上，有時望了一回天空，便故意地走開去了。

李初燕心中委實有許多話想和她說，可是在她的面前，他便囁嚅着了。

他睡下去的時候，朦朦朧朧間又想起他的嫂嫂來。他想他和她兩人間那段再也不能磨滅的初戀的悲劇，他想她今早臨行時囑咐他的那種神態，想起以後因為拋棄了家庭便永遠不能相見，他的心又是不自覺的悲痛起來了。

『嫂嫂！唉！別了！我們只好從此別了！十天八天以後我便要飄泊到K省城去。以後呢，我或者因為經濟壓逼，流為乞丐，或變為異鄉的餓殍！你呢，一定生了幾個兒子，也跟着老了，死了，什麼事都完了！可是我們兩人間的那段朦朧而又有詩意的，傷心而又甜蜜的故事，要是有一個小說家給我們描寫起來，那是多麼令人感動的啊！』他悽然默想着便即朦朧睡去。

『燕哥！燕哥！』他忽然聽見張麗雲在呼喚着他的聲音，便跳起身來，走到廳上去。

廳上連一個人影都沒有，只有一隻灰黑色的母貓拖着尾，無聲地走過。月影兒射過牽牛藤，在階前盪漾着。他呆呆地站了一會，望望這邊，望望那邊，寂寞的情緒又把他包圍着了。他走到她的臥房前去，在一隻矮木椅上坐着。

他朝着她的房裏面望，不斷地在想像她的睡態。他全身的血都沸着了，胸際有了一層重重的壓逼。他想即刻走進她的房裏面去。

房門開了，她穿着一件白色睡衣走出來。

『呀！燕哥！你還未曾睡覺嗎？今晚的天氣熱得很哩！』她朝着他坐在另一隻矮櫈上，聲音很低的說。她的頭髮有點鬆亂，眼睛低視着地面，臉上

有點羞澀。她的兩隻手放在她的胸前，月色灑滿着她的全身。這時候，她真是像一朵白木蘭花一樣。

『是的！雲妹！我聽見你在呼喚我的聲音，便跳起身來，四處找你；偏又看不見你，我只得悶悶地在這兒坐着看月亮哩！雲妹！今晚的月亮很好，我想坐牠一個整晚呢。』他的聲音亦放得很低的說，他的呼吸有點窒塞了。

『不行！你當不起這樣的風露哩！我今晚也是睡不下去的，剛才因為聽到了幾聲脚步聲，疑心是你，才開門出來看一看。哎喲！誰知果然是你！燕哥！再坐多一個鐘頭便要睡覺去，你的身體不能夠這樣糟塌啊！……』

『雲妹！我的心悲痛得很呢！你……可……憐……我……吧！』

他全身軟軟地載在他的膝踝上，抽咽起來了。

『燕哥！……』她挽着她的白睡衣替他拭淚。

他緊緊地握着她的手，正想和她說下去的時候，忽然聽見她母親和她的父親在室裏面談話的聲音，便靜靜地推開她跑回自己的房裏面去。

## 十

第二天，第三天，照樣地過去了，她對待他都是好得很。他却照樣地在她的面前便低着頭，羞紅着臉，不能夠說出什麼話來。

第二天的晚上，他們都在牽牛藤下的庭子裏談論他這件婚事。張子曠的主張已是改變了，他在這羣人之前，跳起身來擺手擺腳的說：

『我現在贊成你回去好！老李！你若再硬幹下去，往後你的讀書問題可就發生困難了。而且，你現在的身體已是這樣虧損了，要是再往下和家庭鬥

爭下去，恐怕更加不能夠支持了！……」

「呵呵！……」李初燕沒精打采地答應着。

「燕哥兒，還是回家去好呢！你的父母年紀又老，又很痛你，你這回的行動，未免太令他們難過呢！……再說，將來他們知道我們窩藏你，不叫你回家去，也會埋怨着我們哩！」張子曠的母親說，她的態度雖然和藹，但顯然帶着一些責備的口氣。她的年紀約莫四十歲，是個身材矮小，面部和張子曠一樣，有德性，好心腸，善持家政的賢明的婦人。

「呵呵！……」李初燕勉強答應着。

「這差不多是下着逐客令了！唉！天哪！我再跑到那兒去呢？我現在袋裏連一個錢都沒有呢！」他不禁暗暗打算着，眼上又是罩着淚光了。

「你們所說的，完全不對！他這一回家去，不是完全失敗嗎？咳！哥

哥，你也太不負責任了！你不是說，要和他一道走到我們的親戚的家裏躲避幾天去嗎？你不是要和他一道跑到五省城讀書去嗎？爲什麼此刻便全部自己推翻了呢？母親！你光是替你們老人家這一輩人着想，你爲什麼不想想燕哥這一回去，一生便完了，是多麼痛苦呢？……燕哥，不要聽他們的說話，千萬不要回家去啊！……」張麗雲用着一種同情的，懇切的眼波向着李初燕一掠；她的臉上罩着一層又是穉氣，又是率真的神情。

「唉！雲妹！……」李初燕吞着淚答。要不是庭子裏的人物太多，他一定會撲到她的身上去。

「你說的話才是幼稚得很呀！」張子曠跳起身來叱着他的妹妹，他的眼睛睜開得很大。「你叫他不回家去，這句話是輕易說的嗎？你能夠使他經濟上不致發生恐慌嗎？你能夠使他離開家庭後不發生什麼意外的危險嗎？」



「而且，這樣，實在對不起他的父母啊！」張子曠的母親說。

「你們說怎樣便怎樣，你們的說話，都是有你們自己的理由啊！……燕哥，你的意思怎樣呢？」張麗雲把她的眼睛密脈地望着李初燕。

「唉！……」李初燕只抽了一口氣。

「燕哥！不要忘記你這回作戰的目標！不要放棄你這回奮鬥的精神！父母是什麼？父母不對的地方，我們沒有服從的必要呢！……」張麗雲鼓勵他說。她的態度又是關切，又是密脈。

「什麼？哎喲！你越說越發瘋了！燕哥兒，不要聽她的說話，你的精神也不大好，快點休息去吧！」張子曠的母親說，她的臉上溢着一些怒容了。

「唉！……」李初燕站起身來，又是嘆了一口氣。他釘了張麗雲一眼，便走開了。他到了房子裏面，即刻在榻上躺下去。他登時覺得怨恨，憤悶，

悵惘，淒涼。

『唉！唉！我明天一早起來，便回家去吧！』他擊着床板發誓。『一樣的是無情，我願作我的父母的犧牲品了！唉！麗雲！麗雲！你雖然似乎是很愛我，但，你的母親和你的哥哥的神氣是很不贊成你和我要好的！那麼，我如果和你戀愛起來，將來你豈不是又和我一樣的要被家庭擯棄了嗎！這樣，你爲着愛我的緣故，又要犧牲着家庭的幸福了！唉！那是不行的！還是我獨自個人走上十字架去吧！還是我獨自個人去做人家的犧牲品吧！趁這時候，我和我的愛根未深，我便趕快離開了你；你一定很容易把我忘記了的。只要你能夠把我忘記，你將來一定很幸福的。只要你能夠有幸福，我的心中便可以得到安慰了！』

『唉！麗雲！麗雲！我明天一早起來，（當你們還未起身的時候。）便

要回家去了！我再也受不起你的母親和你的哥哥那種對我的神氣了！你要我奮鬥下去，但我現在已經不是一員戰將了！我對於我的家庭固然是否認，可是我對於社會是更加憎惡的！我現在的目標只是毀滅！我回家去，也是毀滅的手段！便到社會去，也一樣的是毀滅的手段！唉！只要你能夠把我忘記，（你和我的愛根還淺，我知道你一定能夠把我忘記的。）我便這樣消滅去再沒有什麼難過了！……」

他全身抖戰，將嘴唇咬得緊緊，眼淚熱滾滾地擠出眼眶來。庭子裏的聲音，仍然吱吱喳喳地在私議着。他很注意的聽着，却聽不出他們說了什麼話出來。後來，他漸漸覺得朦朧起來了，終於這樣的睡去。

他警覺的時候天色已是黎明了。銀灰色的雲一秒鐘一秒鐘的亮起來了。

他揉着腫得像胡桃一般大小的眼睛，逃也似的，從榻上走下來。呆呆地坐了

一會之後，他覺得神志清爽了一些了，便在書桌上寫下了一張留別的字樣，放在容易看見的地方。於是，幽脚幽手的開開後門偷偷地走了。

## 十一

他走了一趟，已是走出城外了，他臉上忽然掛着微笑。他這時的心境已經是很平靜，他再也不思索什麼了。一路上晴麗的日光，濃綠的樹蔭，清脆的鳥語，飛動着的雲影，過往着的行人，都使他感到興趣。他覺得他已經是有點禪意了。

『形跡不拘，真神自逸；忘履適足，云胡不樂！哈！哈！』他忽然想起這幾句莫名其妙的禪話，便哈哈大笑起來。

『雨笠煙簑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嗔！』對啊！這句話真說得不錯啊！曼殊呵！薄命的曼殊呵！我這時的心境正和你一樣呢！……』他像想證實他的學說不致錯誤似的，又唸起蘇曼殊這兩句詩來。

到家的時候，他的父親和他的母親已經鬧翻了。原來，他的父親定六月十五日便要把初燕這門親弄過門來，已經吩咐家中料理各事了。現在，他一見初燕逃亡，便大大的埋怨他的老妻。這一來，便鬧得鷄犬不寧了。

初燕到家的時候，他們的糾紛立刻停息了。他只是含笑地望着他們，他們以為他的吉期快到，也再不罵他了。

『三叔！回來好！老叔和老嬸今早都氣得什麼似的呢。』他的堂嫂向他這樣說。她正在幫忙着他家中的喜事，這時候，正在宰鵝殺鴨。她是個四十靠近的人，頭頂有幾分寬廣的頭皮已經禿了。

初燕只向他輕輕地點了一下首，便含笑的走開了。他走到廚房裏面去，很親熱地站在他的嫂嫂面前。他的嫂嫂正坐在竈前造飯，火光熊熊的照着她的嫩臉。她把他瞅了一眼，帶着責備的聲口說：

「叔叔！以後你的說話，我再也不敢相信了！」

「怎麼？我有什麼事情騙過你！」初燕柔和而且帶着驚異的神氣答。

「難道你便記不起了嗎？前幾天，你說要到姑姑家裏去，不是答應我即刻便要回來嗎？爲什麼這一去幾天，累得我提心弔膽？——還有呢，那天你去後，四叔叔便說你一定不回來，我還和他打賭呢。」

「打什麼賭呢？……」

「賭兩瓶酒！」

「唉！……真對不起你啊！」

「對不起我！不要緊！還有三嬸呢？你不要對不起她才是！」

「唉！你也說這句說話嗎？三嬸？那一位是三嬸？哼！」

「快了！今天十四，明天十五。十五，是的！快到了！三嬸明天便來了！」

「你也贊成我有了三嬸嗎？」

「贊成！」

「真的麼！」

「真的！」

「你將來一定很受苦！」

「爲什麼？」

「我不告訴你！唉！」

「叔叔！這裏的人都說你已經討了一個自由女了！真的嗎？」

「胡鬧！那裏有這麼回事？」

「叔叔，今晚有新眠床了；你的房裏已經打掃得很清淨了！你的房便是火姆騰出來給你的房呢！」

「唉！夠了！夠了！我不高興聽這些說話了！」

「不高興？過幾天你便要高興起來了！」

「嫂嫂！你又何苦來呢！……」

這樣談說了一會之後，他的胸頭覺得怎麼也不寧貼。她又用她那柔和的聲音向他敘述他的父母的衝突的經過。敘述他的妻的姓氏里居，和從人家傳過來的她的風情，相貌。

「聽說是個美人兒呢！討過門來，叔叔一定喜歡她呵！」他的嫂嫂天真



爛漫的說，望着他只是笑。

晚上，他的父親到外面去了。他和他的母親，嫂嫂在廳上坐談。他的弟弟坐在廳外的臨階上。他望着他的年老的母親，心中覺得很是悲酸。他想安慰她幾句，便囁囁着說，『母親！我想和你說幾句話！』

『說什麼？是忠是孝的話才說出來，不忠不孝的話請你不要說啊！』母親很嚴厲的答。

他聽了這兩句說話之後，無論如何再也忍受不住了。他情不自禁地倒下去，放聲大哭。

『不識廉恥的！給鄰家聽見，問你羞不羞呢？』他的母親威叱着他。

『入娘賊！狗不如的東西！你想要氣死父母嗎？狗！你出來！我和你拚個生死！』這是他弟弟在門外叫罵着的聲音。

『四叔！你不要這麼野蠻，你不能這樣無禮的辱罵你的哥哥啊！……三叔！唉！起來吧！不要哭！唉！三叔！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啊！……三叔！你這一哭，……唉！真悲愴！我自己的事情還沒有一回使我這樣傷心呢！……媽媽！不要罵他，你看他是多麼悲愴啊！』他的嫂嫂帶着淚說。她坐在他的身邊勸慰他。

『狗！糊塗蟲！賊！不識廉恥的東西，你快去死吧！……』他的弟弟仍然在門外大聲叫罵。

他在地面上抽搐着，全身抖戰着。他想到一柄手槍。他覺得他是太受侮辱了。同時，他對他的嫂嫂有了一種說不出來的感激；這種感激同時又惹起他的更深的悲感。他一想他和她將來的結果，他的全身的血都變冷了！

『唉！母親啊！』他抽咽着說。『眼淚是一種聖潔的無罪的結晶體，並

不是沒廉恥的表示啊！試想一個人淪到了不能說話的位置，他那得不流淚？倘若連這種流淚的權利都要取消他，你想叫他怎樣能夠生存下去呢！唉！弟弟！你也不用這樣來辱罵我，我這樣的做舊制度下的犧牲品，已是悲慘到不可名狀了，你難道還覺得不穀嗎？唉唉！……嫂嫂！……」他抽咽着說。

『不用花言巧語！連一點男子漢的氣概都沒有！什麼舊制度，新制度，說了滿口！烏！沒廉恥的！出來！我們拚個生死吧！省得你在這裏做個害羣之馬！……』他的弟弟依舊在叫罵着。

『四叔叔！你也太沒有規矩了！世上像你這樣當面辱罵哥哥的，實在少得很啊！……』他的嫂嫂排解着。

『現在也不用罵他了！四兒！』他的母親有些可憐他了。

過了一個鐘頭之後，這場風波才算完全停息了。

『毀滅！緩性自殺！唉！這個道理是再也正確不過的了。哪！人生有什麼意義呢？人生有什麼意義呢？』李初燕一面流着淚，一面想。這時候，他和他的嫂嫂一起坐在廚房裏面，他的嫂嫂正在替他煮水。因為他哭得喉乾口渴了。

『叔叔！你心裏覺得怎麼樣？』

『倒沒有什麼。唉！只是悲哀！』

『現在反對也反對不來了，叔叔，還是把心氣放平靜些，受點委屈就是了。……唉！媽媽今晚的確是很生氣的樣子，四叔叔竟是野蠻到極點了！』

『唉！嫂嫂！不要說下去，說下去我又忍不住要放聲大哭起來了！唉！在這樣的家庭裏面，我那裏有放聲大哭的權利呢？』

『你的身體要保重些，你這樣喜歡哭，到底是有傷身體啊！』

「唉！保重牠做什麼？有了這個身體，我便不得不吃苦了！」

「唉！叔叔……！」

「……………」

他們兩人都在流淚了。

「嫂嫂，你的那部書已經讀完了嗎？我離家後，你的情形怎麼樣呢？」

「唉！你離家後，我差不多把書本都丟開了！唉！那天你去後，我偷偷地哭了一晚。以後不知爲什麼，我只一想起你，便覺得寂寞起來了。唉！我時時刻刻地在想念着你，恐怕你在地受苦。後來，你寫信回家說你想要退婚，爺媽都很生氣。他們天天在罵你，我的心裏更加難受呢！唉！叔叔！你現在回來了，我歡喜得說不出來了；你以後每天照舊要教我讀書才好哩！」

「自然的！我很高興這樣做！……！」

『恐怕三嬸來了以後，你便不高興了！……』

『不會的！永遠不會的！你還不相信我嗎？……三嬸？唉！討厭的！不要說起這個名字來啊！……』

『唉！……』

『你爲什麼又覺得難過起來呢！……』

『唉！……』

『嫂嫂！你！呀！你爲什麼哭起來呢！不行！我們都是沒有哭的權利的……』

『唉！……叔叔！水滾了！哪！這滿滿的一碗，你拿過去吧！……』

『嫂嫂！你也應該保重身體的呀！』

『唉！保重牠做什麼？有了這個身體，我便不得吃辛苦了！』

『……………』

他眼前覺得一陣昏黑，鼻孔裏酸一陣，辣一陣。不自覺地把他手裏的碗丟下地面去。

## 十二

整夜沒有睡眠的初燕，今早起來，身體更覺得軟弱了。他的面色很是憔悴，說話或感情興奮的時候，却變成青白。他茫然地，漠然地，站在門外，把頭望着天，像正在和天上的白雲談話一樣。他的眼睛不大張得開，只縮成一線般大小。

在他站着的門首貼着一張紅紙白字的橫條，寫着『麒麟到此』四個字。

他時不時望着這條紙條，作着槍笑。他笑的時候，老是合上眼，靜默地在領略着他笑裏的神秘性。

『叔叔！橄欖啊，一粒給你！』這是他的嫂嫂的聲音，跟着這聲音，一粒橄欖在他的面前飛着，他用手承住，紆徐地送進口裏去。

他的嫂嫂也走出門口來，他的嫩紅色的臉，盡情歡樂的微笑，站在他旁邊，更加襯托出他的憔悴起來。

他的母親在巷上走來走去，顯出異常忙碌。她飼完雞，便又飼豬。飼豬之後便又飼狗。以後便又忙着掃地，忙着整理一切。她日常的工作都是這樣忙，雖然她已經有了兩個媳婦。

『母親！休息一下子吧，別要這樣勞苦！』初燕說。

『三媳婦來了以後，家裏多了一個幫手，你的娘便可以偷閒一點了。』



初燕的母親說。

『你太勞苦了，我心裏總是覺得難過！現在你讓我來掃地吧！』李初燕接過他母親手裏的掃帚去掃地。

他一面在掃地，一面在想像着二三個鐘頭之後，他的妻被人抬來後的情形怎樣，不覺笑起來了。他的朱麗葉，他的屈厘歐婆脫拉，將於坐在一頂轎上被抬過來。一羣搬嫁粧的脚夫——所謂生郎——將跟着她一起來。那些嫁粧除應用的物件外，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松樹枝，紅布袋，甘蔗。……在驕陽下，在綠野上，這羣奇形怪狀的東西，便會從他的鄰鄉，浩浩蕩蕩地，投奔他這裏來。

『唉！野蠻得有趣！』他自己向自己這樣說着，便又覺得傷心起來了。正午的時候，他所預料的東西，和他的朱麗葉都到來了。他身上只穿着一件

短短的内衣怪淒涼地去迎接着他們。他一方面在摧肝斷腸，一方面卻在領略這裏面的滑稽滋味。

麻煩了幾個鐘頭，終於得到一回安息了。他怕羞地而又好奇地走進房裏面去看他的屈厘歐婆脫拉。她是個十七八歲的村女，模樣兒生得到也俊俏，她的兩隻眼睛在閨室裏放射着光。她的態度怪可憐的，又是嬌怯，又是悽惶；她的全身被鳳冠霞帔，長袍短襖之類包住，像一位菩薩娘娘一樣。她身旁站着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是她的伴娘。那伴娘一天忙着做四句——像絕詩一樣的調子，不講平仄韻律，只揀吉利的話頭填砌着，可是聽起來，卻很順口。——譬如說：——新娘生來貌清奇，嫁與郎君合佳期；鴛鴦結配情意好，早生一對狀元兒！這一類的話頭，那伴娘不用構思，二步成詩，（比曹子建更加敏捷。）他聽了這類說話，便忍不住的笑起來了。

他的屈辱歐婆脫拉，一眼也不敢看他，坐在一張凳上，低着頭，靜着氣息，像參禪入定一樣。他望了她一眼之後，覺得不好意思，便走出門外來。

晚上，他家中請了他的鄰居——大約是三四十人——到來喝喜酒。他照了他的鄉中規矩去勸着他們多喝幾杯，後來他把他的身體弄得疲乏不過了，便先離席去。

他這兩天來吃飯總是吃得很少，他走到食桌之前，老是覺得滿腔幽憤，塞住他的喉頭，什麼東西也吃不下去。

『燕兒，飯要吃多一點！』他的母親常用着憐惜的口吻說。他照例望着她一眼，便禁不住嗚咽起來。以後他總是越哭越傷心，終於丟下飯碗，走到一隻榻上去躺著。

『燕兒，便算爺娘委屈了你；你素來是很孝順的，也應該聽從父母的勸

解，來吃多一點飯啊！」照例他的母親說，她的眼睛裏也是包着淚。

他的弟弟照例地釘着他一眼，很鄙視他，而且總是想和他決鬥一樣。他的大嫂嫂對待他很平常，沒有好意，也沒有惡意。他的父親的態度，表示出很讚賞他的弟弟的一舉一動。昨天的午後，他命令着初燕到他那邊去，並命令着他的四兒朗誦着張季直的四字格言給他聽。那格言的內容是反對新思潮和提倡孔孟之道的。

他在家中，好像在一個孤島上一樣。他鎮日覺得荒涼，鎮日在灑着淚。在這種悲愴不過的環境裏面，他的二嫂嫂便是他的惟一的好伴侶了。……

約莫夜裏十點鐘的時候，他才從廳上走到他的房子裏去，他的心跳動很厲害。

室裏面燈光輝煌，他的妻孤零零地坐在一隻小木桌上。（伴娘已去他處

睡覺去了。他朝着她說：

『你還沒有睡覺麼？……』

『我在等候着你呢！……』他的妻幽幽地說，聲音低微到幾乎聽不見。

『睡覺罷！夜深了！』他亦用很低微的聲音說着。他表示着毫不掛礙地先走到眠床上去，可是他的心却跳動得更加厲害起來了。

過了一會，他倆便睡在一處了。

『你的名字叫什麼呢？』

『林蟾卿。……你的呢？』

『李初燕。……你今年幾多歲了？』

『十七歲。……你的呢？』

『二十一歲。……你覺得很怕我嗎？』

『有一點。……不過……』

『不過什麼？說下去！蟾卿！』

『不過你的舉動似乎很溫柔，過幾天我一定不怕你了！』

『天氣熱得很，你爲什麼不扇風呢？』

『這是這裏的風俗，聽說扇風會扇去自家的幸運呢！』

『這真是惡作劇，我替你扇扇風罷！唉！你額上都濕滿汗珠了！』

『……』

『你想念你的母親嗎？』

『是的！』

『唉！你好像一隻離巢的小鳥呀！』

『……』

這麼談說了一會之後，他摟抱着她又是嗚咽地哭起來了。

『你爲什麼哭起來呢？』他的妻覺得很駭異的問。

『唉！……我覺得你和我都是一樣地可憐！』

『可憐？這是什麼意思？』

『唉！橫豎我說出來你是不能夠了解的，我只好不說了。』

『……………』

他覺得無論如何也睡不下去，便向着他的妻說：

『你且睡着吧，我到外面乘涼去，過一刻便回來。天氣真是炎熱得很啊！』

說完這句話以後，他便跳起身來；悄悄地開了房門，走到外面去。天上掛着一輪皓月，南風微微扇着。像睡了去一般的鱗比的屋宇，在月色下躺着

不動。犬吠聲斷斷續續地喧鬧着，好像在唱着晚歌一樣。圍牆外是一片大野，在月色下，呈映着一派綠色。在這派綠色的大野裏面，藏着一些若泣若訴的蟲聲。他像尋索什麼，或者期待什麼似的，儘在月光下呆呆地站着。

這時候，他的表情沈默得怕人，硬挺挺的像一具死屍一樣。他的面上連一點兒血色都沒有，眼睛漲滿着血，口唇只是翕動着。

『麗雲！麗雲！只好對不住你了！……』他做夢一般的說着，全身禁不住在抖戰着。……

他回到他房子裏去的時候，他的妻已經睡熟了。她的臉上泛着一層天真無邪的笑容，一種稚氣的，貞靜的神情異常可愛。他禁不住在她的臉上接了一個吻。……

『呵！呵！我愛這悲劇裏面的神秘！……』他臉上又是掛着愴笑了。



## 十三

他在悲哀的大海裏面游泳着。他帶着驚奇的，欣賞的，有神秘色彩的意緒去領略他的悲哀。對他的妻的芳馥的肉體，他恣意沉湎；對他的嫂嫂的纏綿的深情，他任性享受；對着張麗雲的那段可紀念的情誼，他也在一種貪婪的狀況下去咀嚼着牠的餘味。他的頑固的父親，有了誤解的母親，和他的蠻野的小弟弟，都是他每天的悲哀材料的供給者。他完全在一種被污穢，被蹂躪，被誤解的狀況下生活着，這種生活使他感到滿足，覺到一種病態的美麗和偉大的氣味。

他自己欺騙自己，不斷的欺騙自己。他以爲這種生活比較任何式樣的生

活都要美妙。他的理由是，一切的失敗，破碎，被咀咒，淫亂，放縱，犯罪，都是較爲接近詩的想像，較爲有深長的意義的。

他時常覺得悲哀是一種力量，這種力量能夠使一切世人超凡入聖。對於眼淚的意義的解釋，他也是很特別不過的。他說一個人無論他怎樣地犯下滔天的重罪，只要他能夠真誠的灑淚，他便可以得赦了。

他的妻，是一個神經質的，率真的，可愛的人物；她的身材比較他的嫂嫂更加嫵娜一些；她的面部的輪廓比較他的嫂嫂似乎小了一些；她的眼睛沒有他的嫂嫂那麼有勾魂奪魄的力量。她的嘴唇微微有些外向，這一點並不傷害她的美，只增加了一點趣味；牠的牙齒白得發亮，靠門齒處鑲了一個金牙，這金牙看去也全然不俗氣。她的額比較他的嫂嫂的似乎廣闊了一點，她的鼻比較他的嫂嫂的似乎隆起了一點。她的舉動似乎有點呆滯，有點粗莽，

不及他的嫂嫂的活潑和細膩；她的性格也比較平實，寬厚，沒有他的嫂嫂的伶俐，摯刻。

他的妻到他的家來十幾天以後，他和他漸漸的親熱起來了。這種親熱不能說是一種愛情的結果，而是一種習慣了的原因。可是，在這種狀況下面，他的嫂嫂一天一天的悲傷起來了。她很仇視他的妻，一遇到機會時，她便在他的面前，在他的媽媽的面前說她的壞話。

他想把她們調解，但無論如何也是做不到的。晚上讀書的時候，她們各各要求他到她自己的房子裏去教她。她們無論如何也不願意同在一隻書桌上讀書啊！

他的嫂嫂現在對待他仍然和從前一樣熱烈。每晚，他和他仍然有一個鐘頭坐在一處，——搭着她的手教着她寫字，或者和她擠在一處去教她讀書。

可是除了每晚這個鐘頭之外，他整個地給他的妻佔據去了。事實上，好像證明她是個失敗者了。她因為感覺到這一點便極力想抓住他；但命運注定和他不能夠太於親熱，因此她只好丟在悲哀的深潭裏面去了！

這天晚上，他的母親到鄰家聽歌去了。（那種歌是用方言俗話寫成，內容專附會一些古事，加入一點勸善懲惡的意旨。每句大率七字，語尾有押韻脚——當然那韻脚也以方言為標準。）他的弟弟到外面遊耍去了。家中只留下他們三人。他照例地走到他嫂嫂的房子裏來教她。

「叔叔！我今晚不要讀書了！我想和你談幾句話……」她一見他便瞅着他一眼，這樣說。

她的面色異常蒼白，她的眼睛裏滿含着血，這很使他嚇了一跳。他預感到有一件不幸的事件要發生，或者已經在發生着。他的面部因此也變成蒼白

了。

『什麼？嫂嫂！唉！你今晚上面色爲什麼變成這樣？……』他顫聲問。

『沒有什麼，只是心裏覺得難過得很哩！……』她說着，禁不住抽咽起

來。

『嫂嫂，你碰到一件什麼事情，使你這樣悲哀呢？』

『我碰到的是一件什麼事情，難道你還不知道嗎？』

『當真是不知道的！』

『唉！……』

『你告訴我吧！你儘這樣哭着，使我不知道怎樣才好，你把我的心哭亂

了！……』

她全身抖戰着，站起身來，隨手把那盞小煤油燈扇滅了，低聲說道：

『我們到外面去，到通巷上去！』

天上也沒有星，也沒有月，漆黑得可怖。蟲聲分外叫得起勁，牠們像在讚頌黑暗，像在譏嘲人類似的，只是唱着，唱着。鄰家的兒啼聲，在陰森的夜色裏，聽去格外淒惻。那種聲音，好像根本地在否認着人生一樣。他們互相依偎地在廚房靠近的小通巷的門限上坐着。她依舊在幽幽地哭。

『嫂嫂！……』他只說了這二個字，以下便不能說下去了。他很明白她爲什麼而悲哀，但他實在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消除她的那種悲哀。他們心裏都很明白，但他們都不敢說出來。他們都被命運禁錮着，打開命運的鐵鎖，他們是沒有這種力量的。

『叔叔！做人有什麼好處呢？』他的嫂嫂帶着哭問。

『沒有什麼好處的！我敢這樣斷定！』他答，他的眼裏滿包着熱淚了。

『不過，我們既已活在世上了，便應該朝着活的路跑去。我們應該在各種情形之下，去領略人生的意味。哪！人生是多麼有趣味啊！我們領略人生的意味，就和兒童吃着糖菓一樣的。』

『吃糖菓嗎？不！好像吃藥一樣的苦！噢啊！叔叔，你說人生的意味是那麼好，你爲什麼天天這樣哭着呢？……』

『就是哭着，也很有味呢！呵！呵！呵！』

『唉！……』

一個從屋角墜下來的螢火，從他們身邊閃過。那螢火一開一闔，好像鬼靈在眯着眼睛一樣。他們因爲在黑暗裏面坐久了，所以黑暗裏面的東西，都模糊地看見了一些。那些模糊的暗影，增加他們心頭的悵鬱。她只是哭着，哭着。那種哭是多麼傷心啊！那只有覺得對於人生絕望的人，才是那樣哭着

的。

『我要提防她！她怕是要尋死呀！』他不禁這樣想像着，這想像使他全身的血變冷了。

『嫂嫂！你無論如何也是不能這樣悲觀啊！你……』他牙縫裏吃吃地吐出這個聲音來。

『唉！……』他的嫂嫂依舊任情恣性的哭着。

『今天媽媽罵過你嗎？蟾卿對你不住嗎？或者我對你有什麼對不起的地方嗎？告訴我！嫂嫂！悲哀藏在心頭，就好像一條毒蛇似的，會在那兒嚙損我們的肝腸的。所以，你應該把你的悲哀吐露出來，吐露出你的悲哀來，就好像把那條毒蛇吐露出來一樣呢。』

『唉！……』她哭得更加悲愴了。



『死！她一定是要尋死的！』他這回似乎確定了。他霎然間看見一條峻急的大河在他面前奔流着，這條大河的水是深黑色的。他看見他的嫂嫂一步一的走近這大河，終於跳下去了。他一急便伸出他的手去挽着她的手。

『嫂嫂！你不能這樣！……』他把她的熱淚漬在她的手腕上。他覺得有一股電氣從她的指尖透過他的全身，使他迷亂，酥醉，無論如何再也不能把他的手拿開來了。

『叔叔！我恨我既然嫁到你的家裏來，爲什麼不嫁給你的二哥哥的弟弟呢？……』

『嫂嫂！』

他倆緊緊地擁抱着，再也顧不到一切了。雖然在黑暗中，他們彼此都看見各人的嘴唇咬緊着，面色白得像死人一樣。他們的心臟在跳躍的聲音，他

們自己的耳朵都可以聽見。……

「噢喲呀！噢喲呀！」這聲音忽然從他的妻的房子裏發出來。

他倆都被這聲音驚醒了，急忙得連一句說話都沒有的，離開了。……

自從這一次事件發生以後，他們相見時，便沒有從前那麼活潑了，他們各把畏羞的，悲慘的眼波灼熱地閃了一閃之後，便各把各的頭兒低垂下去。在表面上，他們的形迹一天一天的生疎起來了，可是他們的心情鬱結着的惆悵，也跟着一天一天高漲起來了。他們甚至於各自窺避，各自築起壁壘，故意地弄成隔膜起來了。這種隔膜一天一天的高厚起來，他們甚至因此互相怨恨了；但他們深心裏的互相矜憐，互相諒解，也跟着他們的怨恨的情緒一天一天地深厚起來了。

他的妻，在形式上他對她很好，但他的心却時常飛翔到他的嫂嫂那邊

去了。有時，他感覺到這種矛盾還不滿足時，他便默唸起張麗雲的名字來。在這種破碎的，悲愴的，形而上學的生活裏面，他天天臉上都掛着悲慘的微笑，一步一步地在創造他的『悲哀哲學』。

## 十四

暑期度過了，李初燕離開他的家庭到C縣城去，預備和張子曠，郭忱，鄭貧滋幾個人到R省城高等師範學校上課去了。天氣還是炎熱得很，人面孔上都露出一種病酒情調。有些狗蹲伏在人家的大門前，眼睛閃着火，舌頭長長地伸出嘴外來，不停地在喘着氣。他這一月來因為對於肉慾和悲感都縱情直往，所以把身體弄得異常軟弱。他心裏時常想，要是他在跑路的時候

忽然跌下去即刻死了，那是多麼痛快啊！

他的父親依舊很憎惡他，比從前加倍的憎惡他。他時常嘲笑他，時常當他的面前用着鄙薄的口氣說：『哼！文明的學生！』他每次聽到這個稱呼時，都偷偷地走到僻靜的地方去痛哭了幾個鐘頭。他已經明白他的父親和他之間，實在沒有所謂父子之情存在了。他已經明白他的父親現在所以仍然允許他讀大學的緣故，也不過完全站在希望他畢業後能夠替他賺許多錢這個觀點上。他自己呢，也利用他的父親的這個觀點生活下去，他覺得這是一種多麼恥辱和卑鄙的生活啊！當他走到他的父親的面前伸着手和他要幾個錢零用時，他多半向他圓睜着眼，大聲叱着：『錢！你的父親並不是一個造幣廠的廠主啊！』他便恨不得地上裂開來，給他鑽下去。他覺得那是多麼恥辱的一回事啊。因此，他有許多次急待幾個錢用，想向他的父親要；可是一走到他

的父親的身邊時，便噤住不敢開聲了。

有一回，他母親在家中給了他十塊零用錢，他到店裏去的時候，給他的父親發覺了。他即刻把他的十塊錢拿去，並且冷冷地向着他說：『你有了這麼賢明的一個母親，才會把你寵壞了啊！』

他的母親一向是很愛他的，可是自從鬧了這場風波之後，她對他便終有些冷冷的神氣了。她時常對着他說：『祖公沒有風水，兒子長成變做鬼！』他自己覺得他在他的家庭中也真的是和一個鬼靈一樣。他幽幽地做他自己嗜好的事，家庭的人全不了解他，不知道他在那裏幹些什麼，這不是和一個鬼靈一樣嗎？

他將離家的前一夕，坐在巷上，用着懇切的，祈求的聲調向着他的母親說：『母親不要睡覺，談談話啊！我明朝便要離家啊！』他的母親只懶懶地

答：『有什麼話可說呢？我很疲倦了！』那是使他多麼傷心啊！

他的兩位哥哥對待他雖然還不壞，但他們都是他的經濟上的恩主。（他讀書的錢都要他們答應才能夠支用。）他對待他們自然只有了相當的敬意，沒有什麼情愛可說了。他的弟弟呢，他簡直是欺凌他，看不起他，那更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我是多麼不幸啊！我生活在這樣的家庭中簡直就和生活在沙漠上一樣！我得不到一點慰安，得不到一點憐憫。只有被侮罵，被凌辱，被誤解，被擯棄是我的幸福的總和！唉！唉！』他時常這樣自悲自弔，用他自己的眼淚去安慰他心靈上的破碎。

這時候，他和張子曠，郭忱逸，鄭貧滋都在等候着到玉省城去的船期。他們雖然是有時互相怨恨，但他們的友情實在還很不錯。他在他的朋友間時

常能夠尋出多少的同情和安慰，這是他在他的家庭間所尋找不到的。這幾天來，他們爲安慰他起見，時常伴着他到酒館裏去喝酒。他喝酒喝得真厲害，專揀猛烈的酒一碗一碗地倒入喉嚨裏去。他喝醉的時候，便亂抱他的朋友們接吻，幽幽地向他們訴起他的冤抑和不幸來。

他這次到C縣城來，好幾天都不敢到張子曠的家裏去。他一想起在他的家裏的時候的那種情景，便不得不悲愴起來了。

『我那裏還有面目去見麗雲妹呢！唉！我這樣沉淪！這樣破碎！這樣墮落！』他不斷地在咀咒着自己。

這天，因爲張子曠極力的邀請，他不得不跟他一道到他的家裏去。可是，當他剛跑到他的門首的時候，他的心便禁不住跳躍起來了。他漲紅着臉向着張子曠說：

『子曠！我不進去了！你讓我回去吧！』

『神經病！噫！豈有此理！』張子曠把他一挽挽進去了。

張麗雲剛在庭子裏和她的幾個女友及兩個妹妹在打着乒乓球。她穿着一套白衣在那兒跳來跳去，很是活潑；但她的眉宇間隱隱地像含了一點幽怨。他和她的眼波相遇時，兩人的面色都變得異樣慘白。她即刻摔下了球板，呆地站了好一會；向他只點了一下頭，便沉默着了。

他的心即刻混亂起來，他的頭有點發熱了。他和她說了許多無意識的說話，那些說話剛從他的口溜出來，他的心裏即刻加以否認。他向她說了一些空泛的，形而上學的話頭；那些話說了一千句和不說正是一樣。

她把她的臉朝着碧藍色的天空，時不時露出一些失望和悲愴的表情來。那種表情對於他是個很大很大的懲罰的。那好像是說：



『你這懦弱的囚徒！你這不振作的奴隸！你這不懂得愛情爲什麼的糊塗蟲！你這應該淪入十八層地獄下面的狠心鬼！……』

『初燕哥！恭喜你！恭喜你！祝你明年生個小孩子！』

『初燕哥！恭喜你！恭喜你！你應該請我們喝喜酒呢！』

『好！一個多月在家裏捨不得到這兒來，你和你的新夫人一定是美滿極了！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她的幾個女友M姑娘，Y姑娘，P姑娘，你一句我一句地爭在嘲弄他。

她釘了她們一眼之後，再也忍不住了；她的面色更加慘白，眼淚從她的眼眶裏猛溢出來。她把她的兩隻手掌遮在她的面上恣性地啜泣了一回之後，便頭也不回地走到她的房子裏去。

他也來不及辭別，便從她的家裏走出來。在他的面前橫着的，只是模模糊糊的一片大野，他看不清街上的擺列着的屋宇，蠕動着的人物。他只是亂走着，茫然地，悽然地亂走着，他不知究竟欲走向那兒去。

過了約莫一個鐘頭之後，他的神經稍爲清醒了一些，他發覺他已經是躺在縣城外十里路遠的一個小山的山背了。是下午四五點鐘時候，太陽光軟軟地照在萬綠攢聚的衆山之頂，現出一種美麗和平的景象來。三幾個閒情逸致的草蟲，正用着緩腔兒在唱着歌。他亂抓着他的頭髮，用力地把牠們撮了一把出來。他用他的嘴向週身亂咬，有許多處被他咬得青腫了。

他把她的名字唸了一千遍，唸了一萬遍，好像這樣唸着便可以彌補他的不幸一樣。可是，他越唸心頭越痛，眼淚越制不住，終於放聲大哭起來。

這山接連着一條土堤，堤上植着無數的木棉樹。堤畔是一條清溪，溪水

黃澄澄的倒映着日光，景色如畫。要在平時，他看見這些景物，心中的念慮一定飛到無何有之鄉去的；但這時候，這些美好的景物，却只是增加他的苦惱。他把他的不平的境遇，擴大的想像起來，他覺得他是天地間一個最不幸的人物了。

同時，他覺得他自己偉大得很；他覺得他的犧牲自己的精神好像有耶穌那麼大小。他覺得他爲他的哥哥而犧牲他對他的嫂嫂的愛；爲他的父母而犧牲他一生的幸福去和他的妻結婚；爲顧全張麗雲的幸福而犧牲他的戀愛者的地位和資格！但，這種自我的犧牲所得到的效果怎樣呢？只是增加他嫂嫂的苦痛！污淫他的妻的肉體！使得張麗雲完全陷於悲觀失望的地位！這種種情形他都看得很明白，他那裏能夠不悲哀呢？

「人生根本便是悲哀的！唉！唉！我還是在悲哀裏去領略人生的意味

罷！悲哀！我且高歌地歡迎着悲哀之來臨吧！悲哀！我且十分 Scornfully 看着悲哀之來臨吧！我決不退避！我決不畏縮！唉！唉！我敢決定說，世界上沒有許多人像我這樣勇敢，因為我根本不怕死亡了！我敢斷定我是最勇敢的，因為我敢於渺視我自己的生命，敢於和死亡，毀滅，失敗，殘破，被咀咒，被污穢，被誤解擁抱在一處啊！……』他形而上學地安慰着自己。

傍晚的時候，斜陽光差不多盡被夜色替代着的時候，他才從山上緩吞吞地拖着他的瘦長的人影，走回他的店裏去。他的面上和平時一樣的，掛着他的形而上學的愴笑。

## 十五

仲秋時候，李初燕照舊在五省城高等師範上他的功課。這學期，他特別頹廢起來了。他的性格一天一天的冷僻，他的心情一天一天地和世人築着圍牆起來了。他變成一個利那主義者，或者可以說是一個耽美派的信徒了。

他盡日在一種朦朧的意境，在一種詩的想像裏生活着。他時常創造出一些傷心的，悲愴的材料去令他自己苦痛。在這種苦痛裏他感到一種銷魂的，迷醉的，超塵世的快感。他近來發明一種淚裏的微笑的玩意，這個玩意使他覺得玄妙而神秘。

人間的一切禮法，道德，宗教，他已經完全否認。不但否認，可說是憤恨和咀咒了。他不相信歷史上的說話，對於人間的毀譽，他更等於耳邊風。他根本地否認一切。他的人生觀和他的行爲，可說是任情恣性四字做他的基本原則了。

他一天一天地覺得他沉淪下去，沉淪到無底的深淵裏去。但這種沉淪多半使他自已感到快意；好像這種沉淪便是對於人類的復仇的表示一樣。他痛恨人類，他自己亦在痛恨之列。他覺得人類是地面上最虛偽最狡詐的動物，一個人如果不虛偽，不狡詐，便馬上不適於生存！他和人類是勢不兩立了；他覺得他沒有力量消滅全人類，只好把他自己消滅。沉淪，沉淪，這便是他消滅他自己的身體的必經的途徑了。

他的感覺銳敏得可怕，無論那一種聲音，色彩，動作，他都能夠在一剎那間捉住那裏面的意義。他的詩的幻想，詩的靈感，使他對於一切事物都有了一種超凡俗的見解與享樂。在慘綠色的燈光之下，在雪茄的煙霧的 Sphere 之中，在溫暖的女人的氣息之前，在濃烈的洋酒的波濤之間，他看到另一個世界，看到一個詩的，美的，自由的世界來。這世界裏面沒有禮法，沒有

宗教，沒有道德，沒有一切虛偽和欺詐的面孔，他捨不得離開他。於是，他便沉淪下去了。

他和他的朋友們無形間成了一個專以沉淪爲事的 Party。這 Party 的黨員都是生命的反抗者，社會家國的咀咒者；他們都帶了一點虛無的傾向，日思飲酒罵人。在這個小小的 Party 中，組織是沒有的；但黨員的性格都是率真，任性，高傲，這是他們的共通點。他們不相信一切，但他們却相信「良心」。他們把「良心」這兩個字的意義引伸得異常廣大，差不多一切的動作說話，都是以是否合乎「良心」爲標準。在他們中間，什麼事都可以公開，什麼事都可互相幫助；他們時常說，在他們中間已經有了一個大同世界的雛形了。

八月十五夜，是他和他的朋友們喝酒喝得最爛醉，最淒涼，最痛快的一

回。

這晚，天上連一片雜色的雲都沒有，深藍色的天空和沒有風浪的大海一樣。天上掛着一輪明月，這明月就好像一片青銅色的鏡子一樣。師範學校宿舍面前的許多茂密的雜樹，在晚風裏搖曳着，時常發出一些沙沙的聲音來，好像在讚美天上的月亮似的。廣場上時不時有一些男女的同學在走動着；他們大都走了一會便到樹蔭下去了。宿舍裏面騰下來的學生很少，他們大都到街上或者到空曠的地方賞月亮去。

李初燕和他的幾個朋友，張子曠，鄭貧滋，郭忱逸，熊於通，李圭，黃敵煙幾個人這時都在宿舍裏面向東的一間房子裏面坐着。月光幽幽地爬進他們的房子裏來，房子裏鋪着一層薄霜。他們的心情開始地給這樣的月光騷動着了。



『呀！多好的月光，我們喝酒去吧！』

『我們一定要喝酒！酒！酒！是的！我們今晚一定要用酒來麻醉我們的神經！不然的話，我們今晚怎樣能夠把這一宵度過呢？』

『我們即刻買酒去！到那裏喝去好呢？』

『到酒館去好嗎？』

『不！太沒有意思了！到大操場上喝，倒痛快些！』

『恐怕喝醉了，傷風呢？』

『不！傷風是不成問題的，難道我們這樣偉大的，還怕起傷風來了嗎？』

呵！呵！』

『好好！到大操場去好，傷風我們是不怕的！』

『好！現在大家都同意了，開始預備吧！』

『好極了！我去買酒！』

『好極了！我去買些月餅和些青菓！』

『碗！預備幾個碗！我們今晚都要用碗來大喝一頓才痛快呢。』

他們用着狂熱的態度這樣討論一會之後，便分頭進行他們的工作去了。月亮在一秒鐘一秒鐘間，似乎更加美麗和神秘起來了。她似乎在舞蹈着，似乎在游泛着，似乎在飛翔着。她似乎用她的仁慈的，無私的，微妙的手在摸着每一人的心坎似的。因此，在她的愛護之下，每一個有情的人物都要像小孩似地哭起來了。

他們進行得很快，不到二十分鐘的工夫，一切都預備好了；這時候，他們圍成一團地坐在大操場的草地上。大操場兩端，都有一列很高很密的榕樹，這些樹的樹身上有了許多的赤色的鬚。有好幾個迷失了路似的螢火正在

裏面閃着。

『酒！每人喝乾了一碗再說！』

『好！好！好極了！再來一碗！』

『偉大極！偉大極！再來一碗！』

『哈！哈！酒於我們何有哉！每人再喝牠一碗！』

『哈！哈！他媽的！痛快極了！痛快極了！再買酒去！』

『偉大！偉大！偉大！偉大！哈！哈！哈！哈！』

『敢說是酒不好的！我們要打死他！』

『是的，誰敢這樣說，我們便要把他打死！』

『是的！酒是多麼偉大的！我們也是多麼偉大的啊！如果有一個敢在我們面前來反對酒的偉大，或者來反對我們的偉大，我們一定要把他打死的！』

哈！哈！不客氣！我們是不能向這班俗人客氣的！」

「呵！呵！酒又來了！喝罷！喝罷！一碗太少了！每人喝牠一瓶罷！」

「好極了！喝到死了才痛快的！」

「痛快！痛快！喝到死時才痛快啊！」

「哪！今晚的月色多麼好啊！她剛直令我發狂了！」

他們亂嚷亂叫了一會，眼裏都漲滿着血了。跟着，他們又亂罵了一會教員，校長，雜差，又亂罵了一會他們心目中認為惡人的一班各樣各式的大人物。後來，他們覺得痛快極了，便哈哈地大笑起來。大笑的笑聲還未完全停歇的時候，他們不知爲了什麼，忽又大哭起來了。

夜漸深了，月色愈加皓潔起來了；在她的輝光照映着的下面的世界是美化了的世界，是藝術化的世界。躺在月色下的人們漸漸地把他們的「人生的

重擔」忘記了，他們似乎已經超出生滅的境界，變成無愁的天仙了。風露漸重了，榕樹的枝葉好些在戰抖着，草葉上，衣襟上都濕滿露珠了。大操場上靜寂得很，因此，他們的哭聲顯出更加高亢和悲愴。

「大聲的哭吧！這是一個男子應有的勇氣！唉！心頭蓄着哭聲的人多着呢，但他們這班偽君子，這班怯懦的囚徒却永遠不敢哭出來！他們臉上只裝着笑，裝着笑！這是多麼無恥的表示啊！有許多大功業家，社會上的成功者，他們是會竊笑我們這輩人太消極的；但我們要知道，他們這班積極的先生，都是一些可殺的光棍！成功？他們爲什麼能夠成功呢？他們的成功，是要犧牲了許多人的身軀生命做他們的紀功碑的碑石的。他們是要挑撥是非，戴上千萬種假面具，遇強者拍拍馬屁，遇弱者拿出「樹的」來的。他們這班人，我們有機會的時候，一定是要殺個乾淨的！……酒！酒完了，再給我一

瓶！讓我喝了酒，再講下去！」李初燕用着悲壯的聲音說，他的態度好像羣衆大會裏面農工講座上的演說家一樣。

『好！好！說得不錯！哪！酒在這裏，拿去罷！』張子曠說，他的漂亮的小面孔上爲酒氣所激動而漲紅了。

其餘的人，手上都提着一瓶酒，一面在喝着，一面在靜心傾聽。這是他們在飲酒時的常態；飲了酒之後，說話者成了雄辯滔滔的演講家，聽話者都用熱忱傾聽着，即使說話的內容有些錯誤的地方。

『我們承認我們是消極；但這個壞世界，積極是積極不了的，澈底的說，含消極外還有什麼辦法呢？積極！積極！這是一個多麼好聽的話頭呢！我一聽頭就痛了！這世界上所謂積極的，是那麼一回事呢？父母要他們的兒子發財，做官，成名；教師要他們的學生發財，做官，成名；妻所期望於丈

夫的是如此這般，情女所期望於情郎的，也是如此這般。這便是所謂積極了！哼！發財？發財是一個人要用種種剝奪欺騙虛偽的手段才能夠發財的！哼！做官？做官更是一場糊塗，免不了奴顏婢膝去伺候上司，免不了作威作福去鎮壓下屬，免不了如狼似虎去吞食老百姓！哼！成名？在這樣的社會上一切成名的大人物，都是一些卑污無能的壞東西！在這壞的社會裏面而能成名，則其人的人格之壞透可知矣！這便是這世界上所謂積極的辦法了！唉！這是多麼無聊，多麼討厭啊！……唉！這些話太說多了，連我們的人格都會降低一些了！喝酒吧！酒！酒！惟酒才能消除一切的苦悶！……』

跟着，他們許多人都發了許多議論；跟着又是繼之以大哭。學校裏面的總務主任趙計陸先生遠遠地在望着他們，但不敢走上前來干涉他們，他的態度就好像一隻怕人的老鼠一樣。他望望了一會之後，覺得干涉又不是，不干

涉又不是，便派了一個雜差來向他們說：

『諸位先生！趙總務主任先生說，請諸位先生少飲一點酒，睡覺去；天快亮了，明天還有功課呢。』那雜差說時，臉上掛着笑，似乎在垂涎他們的酒和月餅一樣。

『雜差老爺！不要客氣，來和我們飲一杯吧！趙先生說的是什麼，我們醉了聽不清楚了，有什麼事明天再說。來！雜差老爺！我們用着兄弟的熱情來請你喝一杯酒吧！哈！哈！』

『哈！哈！叫老趙自己來說，難道他怕我們嗎？哈！哈！』  
他們灌了那雜差一杯酒，便又旁若無人的繼續喝下去。……

夜愈深了，有些蟲聲在叫着了，他們都像死屍似的，躺在草場上；月色像他們的慈母般地在盡着她的看護的責任。



## 十六

十一月的時候，因為Y省發生了戰事，高等師範學校和旁的學校一律停課，李初燕和他的幾個同鄉都回家去了。這學期，他因為失眠，多哭的關係把眼睛弄得有點近視了，因此，他這學期的總收穫便是多了一對近視眼鏡。可是，爲了這對近視眼鏡，他又捱他的父親一頓痛罵。

他回家的第一天住在C縣城他的父親的店裏面。他的父親第一眼看見他時便這樣叱問他說：

『燕！來！你爲什麼要在長輩的面前掛起你的眼鏡呢？』

李初燕嚇了一跳，全身不覺抖戰起來。他走到他的父親的面前，把眼鏡

脫在手上，顫聲說：

『爸爸！……我……的……眼……鏡……是……近……視……眼……鏡……啊！……』

『近視眼鏡？什麼叫做近視眼鏡？你知道麼？在長輩之前掛上眼鏡，搖搖擺擺是多麼失禮麼？』

『近……視……眼……鏡……是……保……目……的……而……且……我……不……戴……這……眼……鏡……遠……一……點……的……東……西……便……看……不……清……楚……了！……』

『胡鬧！近視眼鏡！近視眼鏡！老子看不慣的！哼！你！你知道麼？近視眼鏡越戴眼睛越壞的！』

『爸爸！你……不……知……』

『我不知！哼！反了！你老子不知，要兒子來教訓才知道的！哼！你這文明的學生！你這文明的學生！哼！』

『爸爸！我……的……意……思……並……不……是……這……樣……啊……！……』

『不准你說話！可惡！你要在你的老子的面前講道理麼？哼！文明世界！文明世界！』

他的父親臉上變成金黃色了，他的聲音就好像雷聲一樣；他的憤恨氣急的神情，就好像要撲殺他的敵人一樣。李初燕全身只是抖戰着，臉上蒼白如紙，他的表情就好像一隻兔跪在獅子之前一樣。

『爸爸……我……並……沒……有……做……出……什……麼……大……錯……的……事……出……來……，你……』他一面垂淚，一面分辯。

『你！你以為你是個十足孝順的兒子嗎？哼！十足孝順的兒子！我說，像你這樣才是個氣死父親的好兒子呢！滾開去，別要這樣無恥地站在我的面前！……你老子是個老腐敗，你那裏看在眼裏！現在是無父無君的世界了，

是你們這班文明人的世界了！哼！……禽獸！豬狗不如的禽獸！……」他的父親還是拍案大罵，嘴裏的涎沫四散地飛濺着。

李初燕偷偷地走開了，他照例地躲到僻靜的地方去哭了幾個鐘頭。他想他的父親的這種辦法，只有逼他到自殺或流亡之路去。

這天晚上，他整夜不能成眠；在深沉的悲哀裏面他吟成這首詩：

人間歸夢欲何家，

壞壁殘燈照影斜；

一夜微風孤月白，

好將餘恨撩天涯。

第二天，他到他的鄉下去，在那兒雖然家人對他親熱了一些，但他仍然免不了有在家作客之感。……

他的嫂嫂和他的懇摯的愛情，現在變成不可調解的仇恨了。她和他見面時，臉上總是呈露着憤恨之色；有時她連看也不看他一眼，便走開了。她再也不要他教她讀書寫字了。她極力的破壞他，時常在他的母親和他的哥哥的面前說他的壞話。她爲什麼這樣恨他呢，除開她自己外，沒有一個人會知道的！

他的神經衰弱症，現在也一天一天的厲害起來了。他每天總得抽了幾個鐘頭到曠野間去痛哭一回；在那兒，他每天望空的祭奠他和他的嫂嫂間的那段愛情！在那兒，他直至痛不欲生的時候，嘴裏還是不絕的唸着張麗雲的名字。他愛這些戀愛的殘影，他愛在這些裂腸摧肝的苦楚裏，求出一些甘甜出來。他輾轉呻吟，但他並不羨慕解脫。他不怕悲哀，只怕寂寞；他所以不能毅然決然捨去他的愛的殘影，也正是爲着這個緣故。他在這種矛盾的，靈肉

分離的，愛情被制死的狀況下面過活，正像墜入深坑裏，暗無天日一樣。但他不求出路，惟有埋頭作夢；他的夢越發做得離奇古怪，他的出路便越發窒塞了。

他的嫂嫂越恨他，他的心裏越感到一種殘忍的滿足。他知道愛和恨只是同一件東西的兩面；得人愛固然可以感到滿足，得人恨仍然是可以感到滿足的。他的嫂嫂把他越恨得深刻，越證明她對他的愛情是十分深刻的。這種愛情雖然無論如何都不能得到好結果的；但愛情之爲愛情，自有她的神秘和美麗在，自有她的可以令人滿足之地方在啊。他最怕的是沒有人家和他發生愛情，沒有愛情便沒有青春了；沒有愛情，便會把人生變作沙漠看待了。至於爲了愛情的緣故而受到人家的憤恨和咒罵，他是多麼感到滿足和幸福啊！

他不是呪咀「成功」嗎？在愛情的立場上，他也是願意做個失敗者。他

以爲人生根本是悲哀的，故此一切的成功和失敗，都走不脫是要悲哀的。但他覺得成功者的悲哀是多麼平凡，多麼俗氣啊；那種悲哀就好像把飯吃得太飽，消化不良，終於在打着惡氣出來一樣的。惟有失敗者，他才感到有一種所謂詩的美麗上去。在愛情上，他亦是這樣的主張的。他很想的人生努力，他想努力的結果可以創造出一個天大的失敗出來，那種失敗一定可以滿足他的詩的感覺的。在情場上，他亦具着同樣的觀念。他很讚美項王。但他不是讚美他是西楚霸王，而是讚美他垓下一列多麼悲壯啊！他不是讚美他大小七十二戰未嘗敗北，而是讚美他能夠爲一弱女子而灑淚啊！沒有悲哀的下場，便沒有美麗的想像可說，他的『悲哀哲學』或者可以說是一種根本地『享樂主義』的啊。

他的嫂嫂近來常常齒痛，痛得很厲害，每晚大半由黑呻吟到亮。在她這

樣的呻吟聲裏，他每晚也大半不能成眠。他的母親近來晚上也是時到他的大嫂嫂那邊去，因為大嫂嫂的兒子病了，她須要在那邊幫忙看顧。在這座一廳二房的屋宇裏面睡覺的，只有他和他的嫂嫂，他的妻三人。一到晚上，照例空氣便嚴重了；一種悲愴的，悽默的，無可告訴的哀痛便潛潛的走入初燕和雪英的心坎上去。她照例地吃過晚餐後，便把房門故意地，仇恨地，用力地關閉了，好像在嚴防賊人走進去一樣！不！好像在嚴防初燕和他的妻的歡笑的聲音騰進她房子裏去一樣。那砰然一聲，是她對他們惟一的復仇的表示，所以那種聲音，在初燕聽去格外響得刺心。照例地她在這樣嚴閉着的房子裏呻吟哀哭起來了，她這種哀哭爲的是牙痛，但也可以說是對初燕的一種復仇的表示。因爲惟有這種聲音才能夠使他坐臥不寧，再也不能夠和他的妻在說笑談心了。



她是多麼殘忍啊！她每晚都這樣把房門嚴緊地關住，每晚都這樣在房裏哀哭。她不允許他有向她表示同情的機會，她不允許他有向她說一句安慰她的話頭的權利。在這兒，她似乎是向他暗示着說：

『你和我是有叔嫂之分，我不允許你太親暱地走近我！……而且，你現在對待我完全變節了，你是你的妻的丈夫，你不配走近我！你沒有這種心腸走來近我！你便走近我，也不過是一種形式上的敷衍！我不要人家的敷衍的！……你現在已經變成我的仇人了，你和你的妻，故意扮出歡樂的面孔來反照出我的不幸，你是個全沒有心肝的人！我恨你！我恨不得把你活活殺死！……男子的愛情是易於轉變的，你以前對待我的愛情那裏去了！我的可憐的仇人！我的可恨的仇人！……』

每晚她都是這樣哀哭着，李初燕每晚都偷偷地陪她流了一夜淚。他們的

距離是很近的，只是一廳之隔，但他有什麼方法可以走近她的身邊去呢？她爲什麼而哭，他是知道的！牙痛！牙痛！那不過是一種掩飾的名詞，他是完全知道的。但他有什麼辦法使她不恨他呢？有什麼辦法使她不這樣哀哭呢？沒有的！那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夠找出什麼辦法來的！

他倆間的仇恨似乎一天一天的深起來，但一種悲傷的，互相憐憫的心情也跟着一天一天的增高起來了。不過，他們都不肯表示出來，他們也再不能表示出來。再表示出來麼？他們如果再把他們的心頭蘊蓄着的互相憐憫的話頭傾訴出來，那他們只好手攜手地走入地獄裏面去。……

他們的肉體因爲許久得不到接觸的機會而麻木了，一種衝動式的，不能壓制的情慾之火在他們的骨髓裏燃燒着。那以前擠在一處，捏着手湊着腰的經驗，那一回緊緊擁抱着的經驗，使他們得到一種無論如何也不能忘記的印

像。他們都渴想再做一回，但他們都不敢。現在，他們惟一的辦法，只有在行路時，彼此裝做無心的把身體撞一撞，很用力的撞一撞。他們常時不自覺地在僻靜處尋求撞一撞的機會，這種相撞是很巧妙的，相撞後還是低着頭各走各的路。他們臉上的怨恨的顏色決不因這一撞而消除。有時，反因此增加他們的悵鬱，臉上更加顯出一種悽愴的，可怖的，互相不服氣的表情來。但他們仍然免不了要每天相撞，每天故意在行路時把肉體撞擊到幾回以上。這是一種什麼生活啊，只有仁慈的上帝才能夠知道的！

他對待他的妻實在很不錯，在表面上看起來，可以說是很甜蜜呢。但，那裏面的意義，不過是他沒有勇氣去打罵她，她也沒有胆量去反對他，因此他們便也和平常人一樣，成爲似乎和好的一對夫婦了。但，只是這樣，已經令他的嫂嫂不能夠忍受了。

有一回，他和他的妻因爲一件小事爭鬧起來，他把他的妻罵了幾句，他的妻哭着走開了。他因爲餘怒未息，便說了他的嫂嫂幾句。他的嫂嫂因此便大哭大鬧起來；她走到他的面前去，現出又是嬌滴滴地，又是悲傷的，又是仇恨的神情說：

『你幫着你的妻欺負我，欺負我到這種地步！哪！現在，請你更用不着客氣了，幫着你的妻把我活活勒死吧！哪！我現在便站在你的面前，預備給你們夫妻打罵的！哪！不敢打我，便是你的老婆的兒子哩！……我和我的老婆爭鬧，用不着你來出頭！你要來出頭，便應當出頭到底！出頭到底，最好是把我活活打死哩！……』

經了這場爭鬧之後，他們間的仇恨便公開地擴大起來了。這回事不知爲什麼更傳到他的父親那裏去；他父親很生氣，他在人家的面前，大罵初燕忘

恩負義，忘記兄嫂幫助他讀書的功勞。（他用公家錢讀書，每個錢的成分都有他兄嫂的恩義在內的。）但，這在初燕，他仍然可以引為愉快的。他似乎是在說：

『哪！無妨！我在歡迎悲哀的材料之來臨呢！』

然而，他的悲哀的哲學一天一天的深刻起來，他的精神和身體也一天一天的衰靡下去。他否認一切，但有一件事他的確不能否認的，便是他一天一天地走向墳墓之路去！

## 十七

李初燕的妻自嫁來後，兩件事令她覺得最爲奇怪。第一件李初燕和他的

嫂嫂感情太好，第二件李初燕特別愛哭。她當然不懂得什麼是哲學，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詩的與非詩的，她僅於知道她的丈夫是個奇怪的人物。

她初到初燕的家中，晚上雖然和初燕睡在一塊；但一到白天的時候，初燕便很怕見她，她也很怕見初燕。一種陌生的感覺，擠滿他倆的心頭。有許多閨房的私事，初燕都告訴給他的嫂嫂知道；譬如說他夜深在垂淚時，她睡得像一隻母豬一般的不曉得安慰他。他的嫂嫂又把那些話頭拿來告誡她。因此，她知道初燕和他的嫂嫂的感情是多麼密切啊！白天的時候，他和他的嫂嫂如果站在一處的時候，他們的舉動處處是可以證明他們間是有了超叔嫂以上的感情的。他的嫂嫂對待別人很冷淡，有時甚至於刻薄；對待他便特別顯出溫柔，纏綿，多情。他呢，在旁的地方大半哭喪着臉；只有在他嫂嫂的面前才會露出他的笑容來。

有一天，他的嫂嫂給他的母親痛罵一場之後，哭得死去活來，無論何人勸她，她都不肯起來吃飯。後來，他的母親便叫初燕勸她去；誰知不到五分鐘的時光，她便止住哭，和初燕一道出來吃飯了。又有一天，他和他的嫂嫂在通巷上談心，一直談到夜半。剛離開，各歸各的房裏面去，他的嫂嫂便哭起來，說是牙痛得很厲害了。像這一類的事還很多，這真是使他的妻奇怪的了不得啊！

有一回她含笑向着初燕質問：『你和她不像叔嫂，倒像一對……啊！』說後，便吃吃的笑了。

前次初燕和他的嫂嫂擁抱着的那回事，他的嫂嫂一字不差的告訴給他的妻。他的妻爲了這件事痛苦了許多天，後來終於嗚嗚地向着初燕說：『你和她太親密了！我雖然不干涉你們，也怕人家要笑話你們呀！……』

她自從認識初燕第一日起截至現在，他們住在一處的時間，約莫是三個月的光景。（除開別離時間不說。）這三個月中，她幾乎沒有一天看見他沒有哭過。她是個農家女，她所看見的男人，都是一些粗健魯莽的農夫，一生也未會滴過一點眼淚的農夫；像他這樣好哭的男子，實在把她嚇呆了。她時常想勸慰他，向他說一些在她鄉里間所看到的舊戲，或者從鄰家唱曲時所聽到的一些故事給他聽。他聽到那些愚蠢的，迷信的，俗不可耐的舊戲和故事時，反而更加大聲的哭起來。後來，她終於發覺她自己的不擅於詞令了，便用着簡單的言語說：

『不要哭呀！不要哭呀！……啊！你爲什麼哭呢？你爲什麼哭呢？……  
啊！啊！不要哭呀！不要哭呀！……』

有時，她更帶惱帶笑向他說：



「噢！你比我們女人還好哭哩！」

後來，她也不大干涉他了，她以他的好哭，完全是一種習慣的問題。

她很率真，很誠懇，很貞靜，很樸實，一種田家女的風調，令人一見便會把她憐愛起來。她在家時，十六歲以前跟她的父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完全在田園上過活。十六歲以後，她才把她的辮髮結成髻，留在家中學習女工。因此她的手掌是很粗糙的，她的體格是很壯健的。她的頭腦是很簡單，她的感覺却還銳敏。她也很容易哭；她自出嫁後，爲思家而哭，爲被媽媽的過嚴厲的教訓而哭，爲被妯娌間的互相歧視而哭，爲感到丈夫之漠然而哭；着實也哭得不少啊！

當她在抽咽的時候，時常和初燕抱在一處的哭着。他倆各流各的眼淚，兩種不同的眼淚時常滙集在一處，把他倆的臉部都浸濕了。

愛情這件東西，無論賢愚貴賤都似乎很需要牠。他的妻雖然是一個農家女，雖然是沒有受過教育，但她居然也要向他算一算愛情的賬了，這豈不是很奇怪的事麼？

『你對待我雖然是很好，但那是很勉強的！我也知道你一個大學生配我，是很受屈的，但我也沒有什麼罪過，都是父母主婚的。』她近來時常向他提出這樣的質問。從這幾句話看起來，她不是明白地在向他要求愛情嗎？她這種要求是很對的，但初燕能夠給他這種愛情嗎？結果，他們都同樣的是可憐，都只好在漆黑的深坑裏過活了。

這中間確有幾回，初燕想把他的痴情全部歸宿到他的妻的身上，不再作沾泥的殘絮了。他想張麗雲現在雖然是很悲哀，但將來和一個漂亮的男性自由戀愛起來，不是便可把過去的缺陷填補起來嗎？她的嫂嫂雖然現在這樣的

怨恨他，但時間一長久起來，她這種淒涼的心情不也就淡漠起來嗎？戀愛是一件最具體的事，亦是一件最空虛的事；是一件最奇特的事，亦是一件最平凡的。整天整夜去思索這個問題，爲這個問題而苦惱，有什麼意義呢？把這些過去的，若有似無的戀愛的殘影擯棄了吧，我從此一心一意地去愛着我的妻。要這樣，不是一切的問題都解決了嗎？

但，他的愛的創痕畢竟是太深了，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那些殘影忘記了啊！不！如果真的拋棄了那些模糊隱約的殘影，他要更加感到寂寞了！那些模糊隱約的殘影固然使他感到悲愴，但同時卻使他感到甜蜜；固然使他感到淒涼，但同時卻使他感到微妙；固然使他感到破碎，但同時卻使他感到他的青春的力量還未曾消失；他的美麗的夢境還未嘗毀滅。他固然從這戀愛的失敗上得到一種深刻的苦悶，但這種苦悶反而是他的生活下去的麻醉劑。

他的這種麻醉劑一定要跟隨他一同葬入墳墓去，這塵世上任何人都沒有力量去動牠一動的，他的妻，因此便只好在他的漠然的態度下生活下去了！仁慈的主啊，你是怎樣把他們佈置着啊！

自從他和他的嫂嫂公開的爭鬧那一幕演過了以後，他對待他的妻更加冷然，甚至有些恨她了。他覺得他的妻是他的幸福的破壞者，爲了她，他的嫂嫂才會把他怨恨得這麼厲害啊！他看見他的嫂嫂一天一天的憔悴下去，臉上從沒有露出一點笑容，他的心就好像給刀剜過的一樣刺痛。後來，他簡直不敢見她，他只遠遠地聽到她的腳步聲，便預先避開了。

爲解除他的憂鬱和悲痛起見，他時常獨自個人在未亮的曙天，或者在已黑的晚上走到曠野間去。朦朧的星光月影，蔚藍的草樹，悠廣的田畝，蔥蘢的稼穡，涼快的風片，明耀的露珠所集湊而成的一種高曠，清遠，閒澹的田

園清趣使他感到多少的快慰。有時，使他想到結廬隱居是一件多麼高超的生活啊！但，這種感覺條來條去，結果，他又是沉到悲哀的大海裏面去了。

他有時很想叫喊，但他的聲音來到他的喉頭便止住了。他有時想走到一個遠遠沒有人蹤的地方去，但他覺得太乏力了，太疲倦了。他漸漸地痴呆起來了，漸漸地不喜歡哭了，他的淚泉似乎已經枯竭了。不！他已經覺得眼淚一點也不能夠解除他的悲哀了，他漸漸地覺得眼淚和悲哀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完全是和隔靴搔癢似的。他的悲哀更加深沉了，他已不能領略那種所謂淚裏的微笑的境界了。他完全消沉了。他覺得他更加沒有勇氣生活下去了。他更加親切的在盼望着死神之來臨了。

有時，他在夜半夢醒，在一種朦朧的意境中覺得他好像是躺在荒郊外一樣。他的妻雖然是蜷伏在他的身旁，但他和她精神上所寄托的兩個世界實在

是隔離得太遠了。他即使爲着肉慾的衝動向她有了性的行爲；但那種行爲只使他覺得極端的矛盾和不安。他再也不覺得那是一種神秘的，美麗的，詩的生活了！他覺得他的生活簡直是一種罪惡的生活！在這樣痛苦到不可言狀的情境下，他全身的血都在沸着，他簡直是要發狂了。他屢次想走到他的嫂嫂的臥榻之旁，在那兒垂着淚，跪到天亮，藉以表明他愛她愛到何種程度的心跡。他想，如果他的嫂嫂能夠諒解他，他便是即刻死去亦是甘心的。但，一種禮教的力量，一種恐怕對不住他的哥哥的宗教的情緒把他壓住着，像大石一般地把他壓住着；在這樣的時候，他是多麼痛苦啊！

但他到底是個倔强不過的人物，他在一種無可告訴的愴惻的狀況下，還不住的昂起頭來渺視着他的悲哀。『悲哀！悲哀！一百倍，一千倍的悲哀，我還是可以擔當的啊！』他時常這麼堅強而不屈服的想着。

他羨慕死，同時他亦貪戀生。他所以貪戀生的緣故，是因為他懷着和悲哀作戰，欲使最後悲哀降服他。他欲做悲哀的主人。他永遠想利用悲哀使他愉快或使他勇敢；他便走到自殺之路去，也要待到他的心平氣和才去自殺；他不願因悲哀而自殺啊！……

## 十八

過了如年的暑假，李初燕從K省城回到C縣城來，碰到張麗雲了。

張麗雲長得更加美麗，一年來向她求婚的人數來得特別多了。可是，向她求婚的人數雖然這麼多，她的心卻是一天一天的寂寞起來。她的性格變成更憂鬱和更沉默了。有時，許多人在說話說得很熱鬧時，她卻一聲不響，只

把她的大眼睛釘視着深藍色的天空，像在思索什麼似的。有時，庭子裏花香披拂，月影參橫，已是夜深人寂之候，她卻獨自個人坐在簷前，幽幽地像在向誰說話一樣。

她很多病，很愛哭。他曾經作了一篇遊記，裏面有了『兩岸木棉花，哀豔可愛！』兩句，這哀豔可愛四個字，正是她自己的寫照啊！她的音樂和唱歌的天才都很高，在細雨幽昏，庭院淒靜的時候，她時常對着一枝燭光在踏着風琴，一面用着哀怨而悲顫的聲音在唱着。在這種情境之下，她似乎看見另一個世界，——一個悲涼的，哀傷的，然而又是美化了，詩化了的世界。她在這世界裏面把含淚的雙眼釘視着；她看到一個頭髮散亂，嘴唇青白，神情悽肅的少年。這少年始終用一種嚴肅的，敬神的態度對待她，就和禮敬聖母一樣。她一看到他的這種態度便哭了，他的歌聲因此更加幽咽起來了，她



的琴聲因此更加悲慘起來了。這少年便是她的不能忘懷的李初燕。

她是G中學的三年級學生，她的男女同學對待她都很好，他們戲稱她做『薄命女』，因為她的性格和表情都有點像蘇散納·伊凡諾夫納啊。她的環境本來可以說是很好的，但因為她的身體有點虛弱和多病，所以弄到她的性格上有點悲觀的陰影。有時，她在病中，稗氣的，驕養慣了的哭喊着：『母親啊！你爲什麼要生我？你爲什麼生了我，又把我弄得這麼多病啊！』

當那月影透過疎櫺，牽牛藤在夜風裏戰抖着，一隻灰色的病貓在 Mour，Mour 地叫着時，她想起她和李初燕間的那段不可捉摸的愛情，那段愛情已經被壓死了，被否認了，她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寂寞。這種寂寞像大石般地壓住她的靈魂，因此她一天一天地覺得陰暗和銷沉起來了。

他們這一次相見是在一個天氣陰沉的下午。李初燕和從前一樣頹喪，穿

着一件銀紗長衫走到她的家裏來。他坐在廳上唸着他一年來所做的許多詩給她的父親聽。他的詩的內容和他的唸詩的那種聲音都是很悲愴不過的。後來他因為唸詩唸得多了，聲音有些嘶了；但他很是興奮，漲紅着臉，張大着眼睛地只顧唸下去：

夜黑江荒浪影涼，

哀歌狂嘯立蒼茫；

海行未盡飄零致，

留與他年聽白楊！

這首詩的題目是海行。

一室燈光澹，

晨朝誤夕昏；

花開空照夢

春老莫留痕。

去住知無計，

死生誰與論？

寧辭淪落憾，

功業盡金尊！

這首詩的題目是一室。

她的父親很稱讚他，說他的詩做得很不錯，不過未免太感傷了。

『少年人不宜這樣悲觀啊！』她的父親說時，他抱着一柄水煙筒在吸着煙。他的漂亮的面孔上溢着優閒而暇逸的微笑。

剛在這時候，張麗雲從房裏面出來，她望了他一眼，失望的，哀怨的，

而又是憐惜他的一眼，親密地在他身邊坐下，和他談說起來。她身上穿着一套白色的襯衣，一些沉沉的香味，從她的衣袖間透露出來，那種氣味剛刺入李初燕的鼻孔，他的心即刻便混亂起來了。在她的那種哀怨而又纏綿的意態中，在她的那種特別有刺激性的肉的挾逼中，李初燕感到一陣茫漠的酸辛，一陣不可言說的惆悵，他幾乎哭出來了。

從她的眼睛裏，他看出她仍然是在愛他。這種發見使他的心疼痛起來。他很愛她，但他不願意她愛他。他願意做她的 Sydney Carton，但不願意做她的 Anthony。他偷偷地望着她的頭髮，望着她的雪白的頸部，他的心不禁跳動起來，他想跪下去吻着她的足尖。但，他不敢這樣做。他極力的想鎮靜他自己，把他的眼睛的視線移到庭外的牽牛藤去。日影在牽牛藤的空隙間跳躍着，深綠色的藤葉在微風裏吹動着。他的那段深沉的，綿遠的，像隔世一

樣的悲劇的餘影，又浮到他的心頭來。

「燕哥！我們今晚到外面遊耍去吧，現在晚上的天氣好得很啊！」最後，她向他這樣提議。

他的心跳動得更加厲害，即刻地接受這個提議了。他很久以前，便想找個機會向她述說他對她的愛慕和感激。他想要像小孩在母親前訴苦般的把他所受的悲愴流着淚告訴給她。他想現在這個機會已經到了。他的心是多麼跳動着啊！

晚上，他在她的家裏吃過晚飯以後，便和她，她的哥哥，她的妹妹，她的哥哥的未婚妻一道到城外的湖山遊耍去。山上完全籠罩在朦朧的星月的微光之下，他和她故意走在後面，緊緊地擠在一處。

山傍有一湖，湖水的深綠色和夜色混和在一處，認不清楚。從湖面吹過

來的晚風，却來得特別清涼一些。山上危崖峭壁，疏疏落落的掛着些光線微弱的電燈。一陣陣從茂密的樹林間傳送過來的香氣，使他們不自覺地都深呼吸起來了。

當他倆走到漆黑的岩洞裏面，他倆都全身乏力的互相依偎着，口裏不自覺地哼出『當心些』『當心些』這句短促而親密不過的說話。在比較有些燈光在照耀着的地方走着時，他們便故意地把身子扭開各走各的路，兩人中間留下一個很不小的距離來。

在朦朧的光影裏，他倆的灼熱的面龐彼此都可以看見。李初燕心頭擠滿了悲傷的而又甜蜜的感覺；他暗暗地在叫着上帝的名字。遠遠的蟲聲在草徑上低唱着，螢火不時從林間飛來飛去，他像醉了酒一般的用着顫抖着的手把她的手緊緊地夾住。

『妹妹！』他顫聲說，臉上漲滿着血了。『你一向怨恨着我麼？……』她在他的肩上咬了一口，熱熱的眼淚一滴一滴的滾到他的肩上去。一顆墜下來的星光剛從他倆身邊掃過，照見她的蒼白的嘴唇。

『你……對……待……我……太狠……心……了！』她啜泣着，全身止不住在搖擻着。她的美麗的睫毛在朦朧的影裏照着淚光，臉色白得和一張紙一樣。

在這一剎那間，他覺得她完全爲他所有了，天地在旋轉着，他感到一種悲劇的，殉情的，惻愴的快意了。他全身的毛孔都豎起來，他在打着冷噤。他的喉嚨乾渴了，感官麻木了，眼前昏黑了；他全身都傾載在她的身上，他乏力了。

『我……錯……誤……了……！……妹妹！唉！……』他在她的頭上用力的挽出了一撮頭髮，拿到他的口裏吮吸着。『我……很……愛……你……！……但是……！……唉……！……我……』

錯……誤……了！……！』

湖山約莫有二三里路之遙，這二三里路的朦朧的光影，把他倆的酸楚美麗化了，神秘化了。

過了一個鐘頭之後，他倆跟着他們一道回去了。在牽牛藤下的席上，他們零亂地坐下去。他們拉雜地在談說一切了。

『老李，明早回去吧！你的夫人一定等候你，等候得很急切哩！』張子曠用着戲謔的口吻說。

『我不回去！』李初燕覺得有點難以爲情了。他偷眼望着張麗雲，她把一柄葵扇遮在她的面上；幽幽地在哭着了。

這一晚，他回到他的店裏面去，在他的臥榻上哭了一個整夜。他覺得什麼事都完了，他更加決心地沉沒到悲哀的懷抱裏去。



## 十九

李初燕的父親近來異常的忙碌，他時常跟着一些風水先生到山上去看風水。他的闊大的額，被日光晒黑了。他物色了許久，終於尋到三幾處龍度威猛，水神有情的去處，愜意起來，費了許多心思財力去築生基——生人預定自己將來葬身的墳墓。據他說，他的出發點完全爲子孫計；因爲這麼一來，他相信他的子孫將來一定會貴盛起來了。

有許多人說他迷信風水，他老人家很是不服氣。他時常用着拖長的，紆徐的聲調向着他們說：『天地人，各佔三分三的。天理，地理，人理盡矣，然後方有十足的效驗。我自信天理人理都說得過去，惟地理仍當極力物色。』

唉！現在世界這麼亂，留錢留銀給子孫反有多少不妙，不如留給他們三二座好的墳山，使他們享福不盡啊！……』

他的說話是帶着專斷而且十足肯定的語氣的，所以和他接近的人都不得不附和他。（但他們的心裏卻都在笑他。）

這個假期中，他更加憎惡起李初燕來。他時常拿着他來出氣。他是個十分痛恨新文化的人，而他的兒子偏偏學着新文化起來，他怎麼能夠不生氣呢！

李初燕恍惚和拉蒲特夫一樣，碰到他的父親時便覺得侷促不安起來。他自從和張麗雲最近發生那場傷心的談話以後，鎮日更加痴痴呆呆。他回家以後，間接直接間又受到他的嫂嫂的許多煎逼，因此他的神態簡直變成一塊頑石一樣。他的父親看他讀書越讀越壞，也因此更加不歡喜他了。

他讀英文的時候，他的父親便冷笑他，用一種仇恨外國人的態度來對待他。他說：『讀英文？哼！本國的文字多麼好，不學習，偏要學習英文！這簡直是用夷變夏，這怎樣行呢？哼！即此一端，便可以見世風不古了！』

他讀老莊的時候，他便向他說：『攻乎異端，斯害也矣！』他讀詩歌的時候，他又老大的不喜悅，他說：『文人無行！……』或者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他事事都要干涉他，事事都要對他下着深惡痛絕的表示，他覺得再在他的家裏生存下去，簡直是件不可能的事了。

李初燕在學校讀書的費用，每年不過二百元左右，但他在收到這二百元的費用時，前後必要接到他的父親罵他不節儉的信十次以上。他在用到每個錢時都感到一種恥辱和悲痛。他不敢怨恨他的父親，他只怨恨錢；因為有了

這件壞東西才會使他的父親這樣輕易地傷害他的感情啊！

他的嫂嫂對他仇視的結果，影響到他的哥哥對他也有點漠然。同時，因她在家中挑撥離間的結果，居然影響到他的讀書的問題上去。他的讀書的費用，因他的兄嫂有了一點不高興的表示，他的父親因此便決意令他停學了。

當他的父親向他說出這個意見時，他悲痛地哀求他收回成命。他說他自己可以設法一面教書或賣文，一面繼續他的學業。但他的父親大發雷霆，他說他不自量，不知足。他恨恨地問着他說：

「讀書？你要一輩子再讀下去，讀畢業後又有什麼用處呢？你只顧自己安閒地讀書，不顧父兄多麼勞苦！你是多麼自私自利啊！……讀書？現在的書，越讀越壞，我辛苦賺來的汗血錢，不能給你讀這種壞書啊！」

他低聲下氣地向他解釋幾句，他便照例地咆哮起來了。他大罵他無父無

君，罵他狗彘不若。

「賊種！可惡的奴才！你敢再和我爭辯，我便把你活活打死！」他的父親手上持了一柄大杖趕到他身邊去，威嚇着他。

他躲避到他的妻的房裏去，呆呆地在發着獸，一點眼淚也流不出來。

自從這回事發生以後，他的嫂嫂更加得意起來。她跳來跳去，整天儘在說風涼話。她極力拉攏他的弟弟，時常向他問字，向他表示好感。有時，她碰到他時，故意把他用冷眼看了一眼，不容情地，不客氣地，把他嘲笑起來了。

他近來不大喜歡哭，有時心裏很想哭，但無論如何總是哭不出眼淚來。他變成異樣沉滯，呆板，並且害了心臟病起來了。

他的心很易悸動，很易怔忡。在這整個的假期中，他所過的生活是一種

忘魂失魄，不知如何是好的生活。

他依舊愛他的嫂嫂。他時常在她的冷嘲熱諷嫉妬憤恨之中去領略她的深情。她對他愈加刻薄，或者破壞他愈加厲害時，他的心跟着更加得到一種殘忍的滿足。她的聲音依舊是像音樂一樣，雖然時由軟語一變而為嘲罵。她的眼睛依舊是像秋水一樣，雖然是由橫波一變而為白眼。她的唇上的嬌怯的表情，她的臉上的蒼白的顏色，她的眼裏沸熱的淚珠，她的心頭怔忡的悸動雖然都已經沒有了，遠了，渺遠了，但他的深心裏卻仍然感覺她是在愛他。

他了解他的嫂嫂所以要這樣仇恨他完全是一種戀愛的變態心理。她的這種態度雖然使他覺到痛苦，同時却使他感到慰安。他想，他從此可以對得起他的哥哥了，他同她再也不致有陷溺下去的危險了。

他的嫂嫂和他的哥哥的感情，近來很是濃烈起來。他的嫂嫂身上有孕，

他的哥哥天天買東西來給她吃；她喜歡穿好衣衫，他的哥哥不斷地買來給她穿。他們間已經變成一對快樂的夫婦了。

他碰到他的哥哥和他的嫂嫂在一處玩笑時，他的心頭便感到一層鉛一般的壓逼。他惟一的辦法，只有哭喪着臉地跑開。跑開後，他便走到茫茫的大野上去；在那兒，他呆呆地望着天上的雲，望着田隴間的稼穡。他的蒼白的面孔反映着綠油油的禾黍，加倍覺得可憐起來。

他雖然頹廢，但他却不肯屈服；雖然柔順，但却不肯終於在舊制度下犧牲他的一生。近來，他心頭擠滿着憤恨，他的反抗的心理一天一天的強烈起來，他覺得他有開闢新生活之必要了。他對他自己的形而上學漸漸有點覺得靠不住了，他不願意再做一隻引頸待戮，徒作好夢的羔羊了。

他覺得他的一切都被犧牲了，他的童年的歡娛的生活，他的青春的熱烈

的情愛，都在這樣冷酷無情的舊制度下犧牲了！他痛恨這制度，他覺得有把這種制度打倒的必要。

他的推論的結果，是一切在舊制度下偷安過活着的人們，都是在過着一種病的，不合理的生活；都是在過着一種奴隸的生活！

他澈底地憎惡這舊制度，澈底地憎惡這舊家庭，他決意離開他的家庭，去幹着一種非奴隸的生活去。

他覺得他進一步的了解生命了，生命是現實的，他不應當曲解，不應當看做飄渺虛無的東西。生命是活生生的，他不應當提着解剖刀把牠割得不成片段，他不應當朝着死之路跑去。假定說生命是一種重負，還是要擔當着，拋棄這生命的重負，是多麼怯弱的一種行爲啊！

他承認人間有永恆不變的愛存在，這種愛是生命的骨髓；失了這種愛，



便是失了生命的意義。但是這種愛，給現社會的制度破滅無餘了。他自己便是一個被犧牲的顯例。因此，他覺得有把這舊制度根本撲滅的必要。

他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信把這個理由解釋得很明白。這封信，他是留給他的家庭做最後的贈品的；他把牠丟在他的妻的梳粧檯中，不再和任何人作別，悄悄地出走了。

## 二十

他繼續到K省城高等師範讀他的書，他的愴惱的，有心臟病的，帶着叛逆性的色彩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他很倔強。他有一種昂首望空，不向任何勢力低頭的氣概。

他的朋友鄭貧滋，郭忱逸，黃敵煙幾個人已經畢業了，他們都漸漸脫了書獃子的習氣，漸漸跑向陞官發財的大道去了。他們在飲酒時代所發表的清高的議論都飄到無何有之鄉去了。他們都想做小政客了。

李初燕極端痛恨他們，他和他們的友情漸漸破裂起來了。現在，他一方面受了經濟的壓逼，一方面受了心臟病的侵襲，另一方面受了愛情的悲愴的陰影所煩惱，他覺得他已經是陷於絕境了。但這種悲愴越煎逼，他的反抗性越來得猛烈和堅決，他漸漸地喜歡研究社會科學和政治一類的書了。他漸漸喜歡閱讀一點革命論理的文章了。

他認識和他一樣的把童年和青春完全給不合理的舊制度所蹂躪，所糟塌，所侵害的人們一定很多很多。若不把這種制度根本推翻，各個人的悲哀是悲哀不了的。以前，他曾經把詩酒做他的麻醉劑，他曾經在空中建築了許

多樓閣，曾經藏身在象牙塔裏。現在他覺得這種態度是錯誤的。他覺得象牙塔裏的人物都是一些戰鬥力不足者的藏身之所，而且這種藏身很不高明，正如一隻鴛鳥給人家追急了，把頭攢入茂草裏自以為得計一樣。鴛鳥式的生涯他已經嘗試過了，厭倦了，他需要衝鋒陷陣，做個革命隊裏的戰士了。

在迷茫的夜色裏，喇叭聲從遠遠的軍營傳出來，電燈在宿舍樓前的黃葉上映着病弱的光，廚房裏面噴水管在漸漸地叫着的時候，他照例頹然地而又興奮地，感傷的而又是憤激的在忙着寫他的詩和小說，他依賴賣文去維持他的經濟。他在這樣工作裏面，受了許多挫折；他由賣智識所得到的被凌辱和被糟塌的經驗引起他對於一般的工人的被蹂躪的同情。他進一步地知道革命是客觀上所需要的一回事了。有時，他望着他的被退回來文章憤然

說：

「他媽的！他們這班大腹賈及其走狗那裏知道文章的好壞！哼！我把這些有淚有血的文章賣給他們已是一種恥辱！他們竟敢這樣把文章退回來！真是可惡！真是可恨！……他媽的！澈底的辦法，只有革命！……」

「革命」這兩個字幻成一幅美麗的，悲壯的圖畫在他的腦裏閃耀。在這幅圖畫裏，有大旗，有戰鼓，有人影，有槍聲，有星光，有月痕，有血跡。他覺得革命是科學的，同時是藝術的；是散文的，同時是詩的。是理性的，同時是情感的，他想把他的澈底沉淪的勇氣移來革命的戰場上用；他想把他的率真的，質樸的，粗糙的，近於第四階級的性格發揮出來，站在廣大的民衆之前去說幾句應該說的話，去做幾件應該做的事。

他的童年已經消逝了，他的青春亦已經消逝了。他的深綠色的夢，玫瑰花色的夢都遠了，都渺遠了。在這兒留下給他的只是一點茫漠的而又是深刻

的，飄渺的而又是具體的沉痛。這點沉痛，曾經令他迷魂失魄，想跑向墳墓之路去；現在卻使他回到人生的戰場，跑上革命的前線來。他主觀上覺得他是得救了。

他的心臟病似乎來得很厲害，在一種酸辛的，淡漠的，惻愴的，朦朧的意緒裏，他的心時常不自覺的悸動着，頭像灌鉛一樣，手足疲軟而無力。他不喜歡說話，只是喜歡呆呆獨坐。當風吹柴扉，月照玉蘭樹，電燈映着粉白的壁的當兒，他免憶起他的嫂嫂，和張麗雲來。他已經沒有熱烈的乃至衝動的愛情在燃燒着，他在守着沉默的而又忘不了的，冷靜的而又不能用理性否認的愛的殘灰。他用着一種似乎隔世的而又是同代的，客觀的而又是主觀的，茫漠的而又是具體的悲傷的心情，去悼惜他的愛的殘灰。他的態度是莊嚴的，淒肅的。他雖然哭不出眼淚來，但他的心裏始終是想哭。

他現在掛念他的嫂嫂的時候比較少，他覺得她似乎已經得到幸福了，用不着他再去替她難過。可是，張麗雲的莊嚴的，懇摯的，婉轉的愛，卻使他有了澈骨之痛。他不想對她有所佔據，但她的那種靜默的悲哀，那種近於失戀的處女的嘆息，那在牽牛藤下，在湖山上爲他而流着的幾點眼淚，已儘夠使他摧肝裂腸。然而在這樣的社會上，他有什麼可以報答她呢？只有他的心臟病！於是，他又想到革命這回事上去。

他是三年級的學生了，高等師範已經一變而爲K大學，再變而爲S大學了。S大學的校長是某黨的重要人物，他是某黨的青年部長。因爲這個關係，學校漸漸政治化了。許多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時常到校裏來演講，——某黨的總理不是例外。某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也在這裏舉行。學生運動和工商的運動一天一天的熱鬧起來了，他和幾個學生運動的領袖很接近起來，有

時替他們起草一些宣言。

是九月時候了，他離家已有兩個多月了。他的父親忽然寫了一封信來給他，信裏面報告着他的二哥病死的消息。他接到這個消息後，木然的呆立着不動。他把他的含淚的眼睛釘視着天上的雲，把手亂抓着他的頭髮。一種近於窒息着，像已經上吊了的感覺，使他連透一口氣的力量都沒有。倏然間他想起他的哥哥的種種好處來，想起兒時和他在一處玩着的種種情境來。他覺得他和他的哥哥是這樣密切的，他的哥哥死去了，好像是從他自己的生命上奪去了一部份似的。他想到他的父母親年老喪子的悲愴的情況上去，他鼻孔裏酸辛起來，覺得非即刻回家去安慰他們不可。

他又想起他的嫂嫂來，他的心悸動得更加厲害，他的臉色完全蒼白，緊緊地咬緊着他的嘴唇。她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寡婦了，（在她那樣環境裏面，

改嫁是不可能的一回事。他以後要怎樣對待她才好呢？以後，她對待他又要用着什麼態度呢？他覺得想起這些問題來，簡直比死還要難過。

他把這問題和張子曠，熊於通商量一回；他們都贊成他回家去看一下。他決定了，他預備向學校請假，即日回家去。

## 二十一

早晨的時候，李初燕把行裝預備好了，玉蘭樹上一角缺月還在瞅着他，他的心愴鬱極了。張子曠，熊於通悄悄地幫着他把行李背到學校門口；在銀灰色中他坐上手車把行李踢在脚下和他們揖別了。

一路上他還在起着許多無益的幻想，他想他或許在某一個地方，還可以



碰到他的二哥。後來，他坐的那隻車給別隻車撞倒下去，他跌下地去，爬起身來，他的神智才清楚一些了。他下意識地把那車夫罵了幾句，繼續地坐着他的車，他的被跌傷了的手隱隱地在作着痛。他心裏的酸楚，似乎因這手上的跌傷減少一些了。到了碼頭時候，他忘記付車錢，茫茫然地走下一隻他認為不久便會開駛到S埠的輪船上去。

過了幾天，他到了C縣城，他的店中。他的父親已經回家去了，他的病得黃腫起來的大哥迎接着他。

『弟弟！你回來嗎？……』只說了這一句，他的聲音便嘶咽着，哭起來了。

李初燕站在他的大哥之前，呆呆地不則一聲，眼淚偷偷地從他的眼眶裏爬出來。他望着店裏面的一切用具都和從前一樣不改，這些用具都扳着死臉

對他，像在告訴他們是很陰沉和不幸似的。一條從屋頂的小玻璃窗透過來的日光，照見許多小塵埃在滾着。李初燕想起他在這兒所受的將近十年的陰森生活的狀況來，他覺得這店裏面的淒冷有點兒像墳墓一樣，他甚至因此以為他的二哥所以病死的緣故，也和這兒的淒冷的空氣不無關係啊。他對這種店的構造，組織，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都覺得非根本推翻不可了。

他心中有了一個不吉的預感，他覺得他的病的黃腫了的大哥在不久恐怕便會死去；他自己也猛然間覺得自己全然不健康起來；他甚至懷疑他的弟弟亦不至於十分堅實。他以為這幾個人的不康健狀況，完全是受了這裏面的陰森的空气所侵襲的結果。他怨恨起這墳墓般的店來。

他的大哥身材高大，臉色微黑，眉目間有一團威猛之氣（這一點很像他的父親）。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四歲時便曉得說謊和對長輩陪小心。他

讀私塾時候的成績也很高。在店中，他辦理一切事，妥貼完善的地方總是高人一等。但是，他因為受不慣店裏面的呆板的，冷森森的空氣，所以他喜歡乘他的父親不在店中的時候走到妓館和賭博場去。因此，他家中的人都叫他做『浪蕩子』了。他的性情有點暴躁，但他的心腸却是很仁慈的。他很愛李初燕，初燕給他的父親痛罵時，他時常替他抱不平。

李初燕和他的大哥談了一會之後，便把行李丟在店中，即刻步行回家。這店離他的家裏不過二十里路之遙，他走了一個多鐘頭之後，便到了一個落葉載道，平沙冷映着日光的古渡頭。這古渡頭離他的家裏不過二三里路的光景。在這兒，他碰到他的父親了。他的父親臉上很憔悴，身上穿着一套黑色的夾長袍。

『燕兒，你回來嗎？……』他牽着他的袖拭着他眼上的淚，聲音像冷風

吹着白楊樹一樣。『好！回來好！到家裏安慰你的母親去。……』

在這一瞬間，李初燕深深地受他的父親所感動，他想到他的老境如此淒涼，是一件多麼可悲的事體啊！

他的父親要到C縣城去，他們即刻分手了。十五分鐘後，他到了他的家中。

他踏入家中的時候，他的母親，他的嫂嫂，他的妻都放聲大哭起來。他只是覺得胸腹間像隔斷了似的，喉間像堵了木塞，全身的溫度變冷了，但他眼裏却連一點眼淚也流不出來。

他的母親瘦得像一條幽魂一樣。她的眼眶深陷，像兩個地窖一般。她的兩頰凹下去，像掘成兩道戰壕似的。她一面哭一面向着李初燕述說他的二哥怎樣病，怎樣死，死後怎樣安置。她越說越悲慘，越痛哭起來。最後，她

說：

「燕兒，你的二哥已經成仙了！以後你要好好的看顧你的二嫂！……你的二嫂已有幾個月胎了，將來靠神天庇佑生得一個男孩子，也可以繼起一房香燈啊！唉！……」

他的嫂嫂面色青白，穿着一套赤布土服。她把她的眼睛死死的釘着李初燕，只是哭。那兩道目光像兩條冰冷冷的河流，在這樣的河流上面映出愛和恨，悲慘和絕望。

李初燕在她這樣的眼波裏面認出她的對人世根本絕望的悲慘，同時也認出她對他還有一絲愛情的餘燭。只這一絲愛情的燭，使他覺得比上了斷頭臺還要難捱，他用眼波安慰着她，他的最熨貼的，最溫婉的話頭都由這眼波代替着了。

他茫然地站了一會之後，便走到他的母親身邊去，婉語安慰了她幾句，用手撫着她的背。

過了一會，他的弟弟從外面跑回來，他大聲喊叱，勸他們不要儘管哭。他俠氣的有擔當的說他願意到店中帮理一切，願意改變一向的狂放的行爲。

『哥哥！我們合力來維持我們的家庭罷，我們的大哥是靠不住的！』他挽着李初燕的手熱烈地說。

他的大嫂也從外面回來，見了面，彼此又哭了一陣。

後來，他的母親叫他和他的嫂嫂，他的弟弟到他的哥哥的靈前去拜他一拜。這回事也照樣的做了。

他的二哥的性格和狀貌都有點像他。不過，他的性格比較剛強一些。他很負責任，很能夠忍勞耐苦。他的身體在那樣呆板的，無興趣的，不合衛生

的店中的工作裏面糟塌了。李初燕想到這個地方，他便更加憎恨現社會的商店的組織起來。他覺得他的責任很重大，從此以後，一方面要幫忙家庭，一方面要戮力革命。他不願意再頹廢下去了。他不能夠再頹廢下去了。

晚上，他二嫂哭得幾乎發昏，不願意起來吃晚餐。初燕的母親叫初燕到她的房裏面去勸慰她。

李初燕跑到她的房裏時，心頭不禁突突地跳着，他已經有了一年多沒有到過她這房裏面來了。在如豆的燈光下，照見室裏面的一切。他最初教她寫字坐着的小椅，當做書床的木凳像扳着譏笑而又悲慘的面孔在刺諷着他。室裏面有了一層靈濕的臭味，梳粧檯零亂着。他掀開她的帳，把她呆呆地瞅了一眼。

『嫂嫂！……』他叫了她一聲便咽住了。他覺得有萬千的哀慘攢聚他的

心頭。但他仍然是哭不出來。

她好像一朵白玫瑰給風雨摧殘了一般，頭髮披散着，臉色異常慘白。

他用着婉轉的，斷腸的聲音，勸她善自保重身體，勸她善自慰解自己。

（但他的心裏却覺得這些說話異常滑稽，在她的這種狀況之下，一生已完全無望了，還有什麼能夠善自慰解呢！）他說：

『嫂嫂！你要格外的保重身體啊！……』

『保重牠做什麼呢？唉！……』她喘着氣說着。『叔叔！我……要……死……了！……我不願意活下去！……唉！叔叔！……你要……保重……你自己……的……身體……好好地……讀……書……做事！……唉！……』

『嫂嫂！……』他再也忍不住了，他在哭着了。他想起她最初在他腦裏的美麗的影子，想起他倆間那段濃烈而被埋葬的愛情，想起她現在這樣悽楚



憔悴，頹敗，好像生命不久便要消逝一般的慘狀。他有點站立不住了，軟軟地只想傾倒下去。

『叔叔！……唉！……我答應……你……了！我……即刻……吃飯……去！……』  
『她低聲說，偷偷地遞了那條半濕的手巾給他。』

他從她的聲音裏，從她的表情上看出她仍在愛他。比較從前更加摯刻地在愛他。她的沉默的氣息，她的帶着挑撥性的眼波都像在央求他帶她到人跡絕滅的世界去度着他們的甜蜜的愛情生活似的。

在那樣蒼白的沉默，破碎的酸辛裏面，他恍惚間看見他的哥哥的死臉。那死臉像正在睜開眼睛釘着他，他匆遽間把濕手巾一丟，便走到房外來了。他的心頭兀自突突的跳着。

『避開她！我要即刻地避開她才好！唉！天哪！……』他自語着，眼前

一陣陣地只是發黑！

他在家中住了好幾天，陪着她流了許多酸淚，秘密地鼓勵她許多說話。終於在一種無可奈何的情境下撤下她，回到S大學唸書去。

## 二十一

過了一年的光景，李初燕完全變成一個革命家了。這一年的政治環境異常險惡而緊張，五卅慘案，沙基慘案，省港大罷工的事件次第發生，一般的民衆都驚醒了，起來參加革命。李初燕是這民衆裏面被潮流所震盪，所驚醒的一個。主觀的，客觀的都有革命的必要，於是他便在這革命之羣中做一個革命家了。

他由唯心的哲學變成唯物物的；他由個人的生活變成團體的；他由悲傷的，悽楚的，沉淪的，變成積極的，快樂的，向上的。這時代的潮流把他從墳墓之前帶回來了。

他加入某黨差不多一年了，初時，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英雄主義，虛榮心，投機思想——還未曾盡量解脫，現在他差不多已經充分地獲得普羅列塔利亞的意識了。他深深地認識這時代的革命是何種式樣的革命，他願意站在普羅列塔利亞的立場上去把一切反動的勢力肅清。

他的工作很忙碌，每天總有十幾個鐘頭用在團體方面。但他的精神却很快樂，他的疲倦的瘦臉上不斷地溢着微笑。花香，月影，歌聲，殘夜，愛神的箭，酒神的翼，生的厭倦，死的誘惑，現在再也沒有挑動他的力量了。

現在是清秋時候了，蔚藍色的天宇像積水潭一樣淵澈。像女人的氣息一

樣的涼風，吹下了一些不勝憔悴的梧桐葉。一般的詩人詞客都被革命的高潮捲去；嘩哩嘩啦的聲音，沒有人來細心聽取，成堆的落葉因此更加寂寞起來了。

S 大學的運動場上和東郊較場上，差不多間幾天便有羣衆大會。農工檯時常在這樣的大會中佔着最重要的位置。慷慨激昂的演說詞，嘶咽悲壯的口號，人頭的蠕動，旗影的招展，……整個地表現出民族熱血的沸騰，階級意識的醒悟。在這樣的羣衆大會中可以看出整個的中華民族已經甦醒過來，時代的潮流把這病夫國從墳墓之前帶回來了。

街上的小孩，三五成羣都在學着大人們手執紙旗，排列成行地在高喊着『打倒列強』，『打倒列強』的國民革命歌了。

李初燕因為對於學生運動十分努力的緣故，被選爲本年度的學聯會裏

面的重要職員。在人頭攢動衆手如林的會場中，他時常用他的鎮定的態度，流暢的詞令，去解決着許多問題。

這天，斜陽光無力地爬過玻璃窗，照在辦公室的辦公檯上的時候，他忽然覺得有點悽寂，像從別一個國度走來探訪他似的，像從茫茫的大海裏扁舟容與前來扣他的心的慕門似的，是張麗雲的含淚而抱怨的影子。

『麗雲！麗雲！』他做夢似地把她的名字哼了幾句之後，兩隻久已乾涸了的眼睛滿包着兩顆熱淚了。他把他的頭靠在左手肘上，右手提起筆來，蘸着濃墨，用辦公檯上的普通信箋這樣寫下去：——

『親愛的雲妹：我和你認識已有七八年之久了，但是，直至今天，我才有勇氣寫信給你。我用着做你的老友的心情，用着做你的哥哥的心情來寫這封信給你。我寫這封信的時候，雖然沒有青

春之火在燃燒着，可是我的血却也沸熱起來了。

『坦白地說吧！我會愛你，你也曾愛我。直至今刻，我相信我們還在相愛着。但這種愛的結果是怎麼樣呢？我們的青春的熱力都在這社會制度的壓逼下面，在一種愛而不能愛的情境下面埋喪了！但，現在我們是覺悟了，我們不應該為這個問題而悲傷，悼惜，甚至於頹廢。我們應該幹下去，我們應該解決這社會制度。我們應該創造新鮮的，光明的，有力的生活。這就是說，應該革命！』

『還有呢，我們應該認清楚這時代革命的性質。我們應該認清楚革命的目標。要有一番正確的批判，才不至把我們的行動弄成衝動，甚至於盲動了。』

『時代終於是向前跑進的，（甚至於飛躍的）。就我們的國度來說，是要跟着時代由半封建制度，資本制度飛躍到世界革命，一直遞進世界大同的。誰想阻礙這個進行，誰便會沒落下去的。會變成不革命，變成反革命了。』

『親愛的雲妹啊！親愛的雲妹啊！這幾句說話是我一年來從理論和工作兩方面所探討，所經驗得來的確信。到底是對呢？還是不對呢？還是請你指示一下我啊！』

『我很想流血（親愛的雲妹啊！我希望你能夠和我走在同一條戰線上！）很想在必要時，把我的死屍做達到真正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一片小小橋樑。』

『我本身雖然是個小有產者，但我相信，我現在的意志和行動』

都普羅列塔利亞化了。親愛的雲妹啊！我現在的心境是多麼快樂啊。我的人生觀，我的思想，我的一切，都是屬於普羅列塔利亞特有的了。在這時代的鐵砧之前，我只想跟着一般的同伴們持起沉重的鐵槌來打下去，打下去。我的人生觀，我的思想，我的一切，啊，親愛的雲妹啊，只是打下去！打下去啊！

「啊！親愛的雲妹啊！你聽見這些鐵槌在鐵砧上碰擊着的時代的聲音麼？來！我相信你是聽見的！啊！啊！妹妹！不要躊躇，不要悲觀，不要落後，高舉你的臂膀，持起鐵槌來，不顧一切的打下去吧！打下去吧！

「現在在表面上看起來，革命的潮流雖然是異常高漲，但內部的分化一天一天的厲害起來，說不定在不久的將來，資產階級的



背叛革命是一件可能的事實。但我們的意志是堅定的，我們只有向前幹，沒有退縮。

『……………』

『我用着一萬分熱烈的心腸，勸你走到這條戰線來！……燕。』  
他寫完這封信的時候，斜陽光已經完全銷沉了，玻璃窗外，懸着一片暮色，跟着電燈也就亮起來了。一陣噪雜的鳥聲，從玉蘭樹的茂密的枝葉間發出來，好像一羣饑餓的羣衆在討取食物時的叫喊一般。

『老李！開會去！七點鐘快到了！』門打開了，一個鬍子滿面的矮肥的他的同事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

『好的！馬上就去！』他嚇了一跳，臉上有點漲紅；即時跟着他一道走到開會的場所去。

二  
十  
三

過了年的春天，K省城發生了一回大政變，李初燕逃回家裏去。

這場大政變是法西斯蒂的勢力向民主的勢力下着一個最後的總攻擊。

K省城自從K國府和某黨部北遷以後，黨和民衆運動都在軍政實力的監視之下。革命的理論失了統一性了；有許多革命領袖在羣衆大會的演講台上公開的說，革命的應該向右轉；也有許多說，革命的應該向中間跑；也有許多說；革命的應該混和一切，不該分出左右前後和中央來。

每次的羣衆大會都有軍隊監視着，一排排冷映着日光的槍刀，像在向着革命的羣衆狞笑着。這些羣衆的心是血紅的，熱烈的；但他們的槍刀，却是

雪白的，冰冷的。

一月來的所謂羣衆大會，都是有勢力的革命領袖想在羣衆之前賣弄一點『爛於詞令』的玩意兒。挾着劍光的恫嚇，想把他們的說話裝進羣衆心裏頭去。他們愛民衆，不過他們的目的光要民衆來做他們的裝飾品，來襯托他們的威儀。他們絕對不允許民衆有意志，有要求。槍刀，槍刀，這是他們的隔絕民衆的籬笆。

K省的軍事領袖，唇邊有了兩撇鬚子。說話的聲音就如炎陽下苦叫着的蟬聲一樣。在他的口裏，革命的傾向就和螺旋般的轉着。說革命應該向左轉的是他，說革命應該向右轉的是他，說革命應該向中跑的又是他。他時常召集K省黨部和市黨部的重要人物去訓話，要他們能夠服從命令。

也有許多人在傳說着，工人糾察隊，某軍事學校的學生，和遠近郊的農

軍日間便會暴動起來。這種傳說，引起了軍事當局的注意，下令戒嚴起來。局勢一天一天的嚴重起來了。恐怖的雲棲宿在各家各室的屋瓦上。人民的心理狀態，複雜和煩悶達於極點了。

『革命的向我這邊來！』這是K省的軍事領袖最近才發明的一個口號，這個口號居然代替了向左轉，向右轉，向中跑的幾個不愉快的口號。於是，省黨部，市黨部都跟着他唱起這個口號來了。

『革命的民衆跟着省黨部跑！不跟着省黨部跑的民衆，便是反革命的民衆！』

『革命的民衆跟着市黨部跑！不跟着市黨部跑的民衆，便是反革命的民衆！』

在這種局面之下，切實在指導一般革命的羣衆的革命黨人有了一個總退

却的策略。許多比較重要的領袖都先行離開五省城。

李初燕秘密地藏匿在家中，因為他的農村比較偏僻一點，未曾捲入政治漩渦，故此在那兒藏匿，不致發生什麼危險。

他的大哥哥已經在幾個月前死去了，他的家庭的狀況愈加蕭條起來了。他的母親瘦得不成人形，悽楚的，衰颯的氣味塞滿了這個不幸的家庭。

他的二嫂嫂生了一個女孩，那女孩生得有幾分像他的二哥，他有時抱着她在玩時，忽然想起他的哥哥，忍不住一陣傷心，簌簌地淌下幾滴眼淚來。他的母親依舊很憐愛他，他的妻對待他也很好。他的父親和他的弟弟對待他比較客氣一點，但都埋怨他誤入邪黨。

他的父親說：「燕兒呀，你自己也要想一想，你幹的是那麼一回事啊！革命麼？你自信你盡心盡力在為黨國民衆謀利益，連你的哥哥死了都不回家

來；現在連你自己的性命都有點保不住，還說什麼黨國民衆的利益呢！……你的朋友郭忱逸，鄭貧滋，還有許多現在都做了大官了，他們不是縣知事，便是市廳長，他們和你一樣幹革命，他們比較你精明強幹得多了！……」

他的弟弟說：『王八蛋的某黨，統統是壞的，全國的武人，我最佩服胡匹孚，人們所說的大軍閥！……』

他的姊姊也避到他的家裏來，因為她的丈夫被控爲農匪領袖，所以全家都得跑避了。

遠近的農村，天天都有某黨和農匪打戰的消息，槍聲，火光，在許多農村裏面不斷地繼續着。

李初燕極方向他的家人解釋，他說有錢人和無錢人中間的不平，他說某黨這一次的背叛民衆利益。但他們的成見很深，他們都不能夠了解他。

他的大哥遺下來四個女孩。他的二哥遺下來一個女孩，依照他家人的解釋，他們都沒有男孩，因此香燈都絕續了。這種現象，令到他家中每一個人都覺得悽慘起來。

他的二嫂嫂變成一個殘廢的人了，她的背有點駝，腹大如瓠，（這是一種病症。）醫了許久，不見功效，她自己亦沒有心情就醫。她很消極，在她的憔悴的臉上，連一點生人的意味都沒有了。

李初燕每次看見她的時候，便想哭起來。她見了李初燕，也忍不住追想過去，悲傷的感情，塞滿了她的胸腹。她的脾氣和性情都很不好，而且又是殘廢，所以她在家中沒有人能夠諒解她。每逢她捱他的媽媽責罵，賭着氣不起身來吃飯，或者她的病——一種全身疼痛，筋骨縮成一團的病。——發作時，她整日整夜的哭着。在這樣的時候，只有李初燕始終坐在她的病榻前安慰

她。每餐都由李初燕拿飯菜到她的病榻前給她吃。她不肯喝藥的時候，亦由李初燕多方勸誘，她才肯喝下去。在一種陰暗的，霧濕的，悲慘的狀況下，李初燕天天伺候着她。

她很感激他，但她似乎仍有些恨他。他對她雖然十二分賣氣力，但她仍然時時現出一些淡漠的表情來。但，大半的時候，她卻因有他的愛撫，像一個小孩般的哭起來了。

她很聰明，這種聰明足以令她走到滅亡之路去。因為境遇不好，她更加把自己的身體作踐起來。李初燕時常勸她朝着生路跑，但這種說話，正如擲入大海裏的石子一樣。

李初燕的母親自從初燕回家之後，精神稍為慰解了一些，臉上的氣色亦比較好了一些了。她時常向着初燕說：



『兒呀！我知道你是一個好心腸的人，壞事你一定是不會幹的；但是時代不好了，你給人家騙了！以後還是在家幫忙家務好，賢者避世！兒呀！盡忠不能盡孝！父母都老了，家庭又是這樣不幸，你還忍心離開家庭嗎？』

李初燕的心，確會爲這幾句話動搖起來。他覺得他的母親的說話也有充分的理由。他真是忍不得離開他的家庭，如若在平常的時候。但，現在的局面是不同的了，他知道他要是在家中住得太久，一定會累及他的家庭的。

時代已如急流驚濤，他雖要安靜下去，亦且不可得了。

## 二十四

因爲局勢日見險惡，S埠和T縣上的報紙都登載着政府通緝他的消息。

所以他決意離開家庭，到外面去。父親因為度情審勢，也贊成他的意見了。

夜深時候，他呆呆地在收拾行裝，傷離的空氣，佈滿了全家。母親哭得不能說話，妻也哭了，嫂嫂也哭了，父親不忍相視的走開。（他的姊姊已到別一處躲避去了，他的弟弟在T縣城店中。）

一角殘月掛在簷前，清靜的夜景，如夢如烟一般。風微微地扇着，空氣澹蕩異常。一二聲病弱的草蟲聲，在圍牆外淒切地唱着；這種景象，使他憶起幾年前他村間演戲，和他嫂嫂談心達旦的那段故事來。雖然，只是幾年之隔，但他的心情却像隔了一二個世紀一樣。他覺得黯然了。

他的妻哭得呆了，她守着行裝，朝着他只是望着。

他的母親每次和他說話，說不上三幾句便咽住了。這時候，她呼喚着初燕的妻，要她用竹竿去撈些井底的泥來。據說，帶了這故鄉的井泥的人，到

外面時，便不會忘記鄉井了。

吃飯的時候，他的母親坐在他身旁，叮嚀他要吃得飽飽，但她自己却連一口飯也吃不下去。父親吃了一些，旁的人都看看了飯碗便走開了。

他的大嫂二嫂，今天都起得特別早，她們都來幫着他拿了一些行李上應用的雜物。

『兒呀！路上要小心，家信要常常寄，世界平安一些時，即速要回家來啊！……』這幾句話，他的母親和他說了將近一百次，說時總是咽着淚。

『兒子到外面去便平安了，別要心志太軟，令他難過呀！』父親說，他表示出他的最後的鎮定。

李初燕心裏頭一點也不覺得悲傷，（雖然免不得有些難過。）橫在他面前的是一幅壯闊的，活動的，有時代性的圖畫。他知道他爲什麼而出走，他

知道他以後應該怎樣幹下去。他雖然掛念着他的父母，他的家人；但他知道他有更大的奮鬥的目標在；他不能夠在已經將近崩壞了的舊制度下呻吟着過活。

他很知道，他這一回的離開家庭，是拋棄了家庭的別一個名詞。時代的高潮把他捲入漩渦裏面去做戰鬥的一員，不能容忍他在閒散裏面過活了。江村的秀色，雲的影，山的光，蔥蘢的稼穡，虛闊的隴畝，風雨的聲音，昆蟲的音樂，不能再把他縛住了。

他覺得他不再是一個稚弱的孩童了。他充分有了向舊勢力戰鬥的力量，和種種作戰的策略了。本來他的年老的雙親，他的殘病的嫂嫂，他的稚弱的妻，他的兩個哥哥的遺孤都使他有銷沉下去的危險。但他知道在廣大的羣衆還沒有脫去壓迫階級的壓逼以前，他不能營着獨善其身的生活。他依舊需要

奮發，需要加倍的奮發。

天還未亮時，他的堂姪到來替他擔行李。他靜悄悄地踏着月色，走到簷前了。他的嫂嫂從他的身邊拂過時，咽聲說：

『叔叔，一路保重身體啊！……』她的憔悴的臉上，燃着一段嬌怯的表情；這段表情是他和她初認識時在她的臉上時常看見的。她的心悸動着，眼淚即刻從她的眼眶滾出來。

『叔叔！世界平安時便要回來呀！……』他在他的耳邊說了這一句。以下，便抽咽不成聲了。

『好！……』他說着，鼻孔裏不覺酸了起來。

他的父親和他的母親和他的大嫂嫂都送他到巷口，他的妻因為哭得太不像樣，不敢出來。

他踏出巷口時，覺得戰場已經展開在他的眼前了。他恢復了他的全身的氣力。銀灰色的天宇，亮晶晶的月色，黑沉沉的屋脊像板着冷酷的面孔在鞭策他，要他趕快一點到戰陣去，去流一點青年人所應該流的聖潔的血。

狗聲狂吠着，這挑動了他的怒氣，他好像聽見了戰鼓聲一樣。挺開胸脯跟着他的姪走了約莫半點鐘的光景，天漸漸亮了。雪白色的曉霧，披在葱蘢的禾稼上。一派汪洋的水田，在曉光裏閃着澄靜的微波。他耳畔聽到三幾聲槍聲，沉沉地像從山谷中傳出來的一樣。

『聽見槍聲麼？某黨和農會天天在打仗呢！……』他的堂姪說。他的堂姪是個中年農夫，皮膚赤褐色，頭顱大而圓，身體十分強壯。

『呵！打仗嗎？你知道那方面打勝仗嗎？』李初燕問。這時候，他們已經走到這派水田之前了。（這派水田約莫幾百畝地寬廣，因為水潦的關係，

禾秧被淹沒了，所以望去只像一個汪洋的大海洋一樣——一輪朝陽已經鑽出地平面來，鳥聲在唱着。田野間，在悠廣的天宇之下現出一段浩大，悲壯的巨觀來。這種田野的表情就好像一般的農民的表情一樣。

『那邊打勝仗嗎？自然是他們有槍的時常打勝仗了。……』他的堂姪憤然說。初燕探詢他關於某黨和農會戰仗的意見。他含糊地說：

『不管誰打勝仗，誰打敗仗，如果我參加這種戰爭的時候，我一定要參加在農會這方面的！我們不曉得誰有道理，誰沒有道理。只曉得壓逼我們的，便是我們的敵人；幫助我們的便是我們的朋友！……』他的聲音是這樣粗大而且有力，簡直就和從一個巨人的口裏吐出來一樣。日光漸漸強烈了，田野間的煙霧漸漸消散了。日光所及的幾處農村，都在一種強健的，而又公正的日光下照耀着，反映出牠們的和平而不屈服的氣象來。

李初燕冷靜而又堅定的說：

『是的！說得不錯！我們有我們的武器，雖然是沒有充足的槍械。我們要有組織的聯合起來，反抗壓迫我們侵害我們的勢力！……』

約莫午前七點鐘的時候，他們到了N鄉。在這兒雇了一隻船。把行李安放下船後，他的堂姪回去，他坐船一直到S埠去。

李初燕和船夫搭越了幾句之後，便躺下去，想念着過去的一切。他想起他兒時的生活，在麥隴，田野間，池塘邊，森林裏，像野獸一般跳躍着，叫喊着，像原人一般的生活。他想起他的私塾，高小，中學時代的生活，想起那住在店裏面，被禁錮，被拘束，被壓制的生活。他想起他的大學時代的縱酒沉淪的生活。最後，他想起在革命的戰地上的各種羣衆大會裏面的生活。他覺得由童年到現在，好像度過了幾個世紀一樣。



他用一種冷靜的，不屑的神氣去回憶他的大學時代的朋友，郭忱逸，鄭貧滋，黃敵煙，李圭，做官去了。熊於通學佛去了。張子曠依舊在象牙塔裏生存着。他站在革命的觀點上，看出苟且偷安的人們格外可憐起來。

『澈底地要把民衆的游移妥協的態度克服，才能夠幹着真正的革命！在這個時代裏，我們需要流血，不需要灑淚；需要戰鼓，不需要瑤琴；需要澈底的戰鬥，不需要虛偽的和平！……』他很興奮地自語着。

過了一忽，他和那船夫攀談起來。從那船夫的口裏，他知道以前的航船工會的狀況，和現在被改組了的情形。

正午的時候，船到S埠了。太陽光猛烈得很，晒人皮膚欲裂。他躲在船艙裏面，不敢登岸。張麗雲在這S埠一個小學裏面教書，他想要是她能夠出其意外地走來訪他，那他是多麼快樂啊！

然而，他臉上只是露上微笑，並不曾感到什麼悵惘。他否認他以前的生活，他對他的嫂嫂和張麗雲的愛，並不看得怎樣神秘了。

『那只是小有產而神經質者的一種幻想罷了！』

他微微地笑着，充分地感覺到成功爲一位戰士了！

船泊在電燈廠後面，電燈廠的大煙囪噴出一朶一朶濃黑的煙來，那些煙在空中打轉着，迴旋着，漸漸地把全埠的屋宇籠罩住了。

『轟！轟！轟！……』從電燈廠裏面發出來的機器的聲音，把埠上一切繁雜的聲音都壓住着。這種聲音是粗暴的，譟雜的，破壞和平的；然而同時卻給人們以一種勇敢的，躍動的，向前進取的啓示。李初燕不禁憶起他的堂姪——那個今早替他挑着行李在田野間走動着的農夫——的說話來。他的臉上掛着冷靜的微笑。